

出版说明

“国学”一词，如果仅按照语词来解释，“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见1999年版《辞海》）。但如将“国学”作为一个体现中国独特而古老文化的专用名词的话，其内涵则历来未有权威的论断。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著名学者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胡适则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现代一般人对“国学”的理解，大多沿革于胡适。

然而，不管学术界如何争议，构建国学的基础为国故，也即中国传统文化，却是明确而不变的，那就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及历代史学等一套我国所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这个基础体系如果用我国传统的分类法来区分，便是恢弘而灿烂的经、史、子、集四部。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国学”在经历半个世纪的被冷落，近来却又以“国学热”的形态兴隆起来。“国学热”，已成为当前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然而追本溯源，当今的“国学热”与“五四”运动前后对国学的提倡却有所异同。当时“国学”概念的提出与确立，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就此而言，现在的“国学热”与百来年前一脉相承。然而，如果说当时的国学提倡，更多地体现于严肃的学理、学术层面上，那么当前的“国学热”却具有明显的普泛性。这种普泛性有其深刻的底蕴：不仅是学术界，上至中央、下至百姓的整个中国社会都在苦苦地探究，在世界视域的今天，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究竟应向何处去？然而凡事一经

普泛，尤其在普泛以至形成“热”潮之际，便需要一份冷静，以免“热”潮流于浮泛，堕于时俗。在“让历史文化走向大众”的潮流中，我们认为有一个“如何走向”的问题。要言之，也就是深化和浅切的统一，就学术层面而言是富于现代意识的深化，而就表述手段而言，则要求学术思想的社会性的浅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暂不必再就“国学热”这一名称的学理性是否科学聚讼不休；重要的是，须从其社会实践的本质意义，也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以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体系的建构提供一方面的营养，来做一些必不可少的工作。要言之，有两件事情：

一是精选。即用最小的篇幅，介绍国学中最精彩、最有生命力的精华。虽然，所谓的“最小的篇幅”只是相对而言，但无论如何，我们这套由三十本左右的小册子组成的“国学基础教程”，相对于汗牛充栋的国学典籍来说，实在是精选到极致了。

二是解读。既用通俗而不失学术内涵的文字来填平横亘在现代汉语和古文之间的鸿沟，更须在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文化现象作具有世界视域的现代人的解读。

总之，让广大向往国学的读者更方便、更快捷、更正确地了解国学的基础知识，从而在初涉国学这座辉煌的文化殿堂时产生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并激发个性化的思考，就是我们编撰这套“国学基础教程”的宗旨；而“基础教程”四字，则标志了我们企图将学术性与浅切化统一起来以“提升阅读”的努力。

本《教程》的作者，都是于某经典有积年研究心得的专家；而同时，我们又请作者或其他专家于各书每一章节的最后，给出一至两道思考题，以期多元化地启发读者在阅读各书内容后，再结合其他知识和当今社会的现状作出自己的思索。这也是我们对孔子“学而不思则罔”这一教诲的礼敬。

最后要说明的是，为了体现国学传统的原味，这套“国学基础教程”也将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为四小套。同时为了读者购买和收藏的方便，每套的封面我们也将以四种颜色——绿色（经部）、红色（史部）、蓝色（子部）和灰褐色（集部）以示区别。当然，这种做法并非我们的发明，清代乾隆年间编成的赫赫有名的《四库全书》就是这样做的。而经、史、子、集四部的具体内容，则请参见每一分部各书封底的书目。

上海古籍出版社

如果想全面探讨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便得先寻其“根”——华夏民族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著作《周易》。

在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经典中，《周易》冠于群经之首。历代学人对它的精深思想进行了数千年不懈的研究与阐发，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学术成果。直至今日，学者对《周易》哲学的思考仍在继续延伸，人们仍然在努力发掘这部古老经典中蕴含的足以启迪人类走向新世纪、新文明的思想精华。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面对奇奥的《周易》世界，为了叩开它的思想大门，我们首先必须对《周易》学说的概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里拟针对《周易》的内容和性质、《易》学的流传和影响、治《易》的方法和要领等问题略作简析，以利于读者迈出研治《周易》的第一步。

一、《周易》是一部特殊的古代哲学著作，其经传大义展示着至为深刻的变化思想，其内容特色是以象征为本。

《周易》最为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思想内涵是建立在“象征”的基点上，焕发出寓意广泛的哲理光华。

今本《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

（一）“经”，指充满象征特色的六十四卦卦形和卦爻辞。

六十四卦卦形，是由八卦重叠而成的。“八卦”的构成基础，是阴（--）、阳（—）符号，古人用这两种符号三叠为八种不同形状的三画线条组合体，便成为具有象征色彩的八卦，其卦名、卦形、主体象征物及象征意义的对应关系是：

卦名	卦形	主体象征物	象征意义
乾	☰	天	刚健
坤	☷	地	柔顺
震	☳	雷	奋动
巽	☴	风	顺入
坎	☵	水	险陷
离	☲	火	附着
艮	☶	山	静止
兑	☱	泽	欣悦

这就是“八卦”（《周礼》称为“经卦”）。八卦两两相重，出现六十四种不同形状的六画线条组合体，即“六十四卦”（《周礼》称为“别卦”）。六十四卦各有卦名及所喻示的象征意义，如两“乾”自为重叠仍名《乾》卦（☰），喻示着开创万物的阳刚元气；“坤”下“离”上为《晋》卦（☶☲），取火在地上、如日升起之象，喻示事物“晋长”的情状。其他诸卦无不如此。六十四卦的每一卦皆有六条线形，称为“爻”，阳爻（—）均以数字“九”代表，阴爻（--）均以数字“六”代表；诸爻自下而上分为六位，称初、二、三、四、五、上。因此，各卦凡阳爻居此六位者，分别称“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凡阴爻居此六位者分别称“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六十四卦的出现，形成了《周易》以阴阳爻象为核心、以八卦物象为基础的完整的符号象征体系。

卦爻辞，是在六十四卦符号下撰系的文辞，分别表明各卦各爻的寓意。卦辞每卦一则，总括全卦大义；爻辞每爻一则，揭示该爻旨趣。《周易》共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故相应地系有六十四则卦辞、三百八十四则爻辞。卦爻辞叙说哲理，运用“假象喻意”的譬喻方式，使隐含在卦形背后的《周易》哲理较为具体、生动地显示出来。

《周易》六十四卦有一定的编排次序，前二十卦为“上经”，后三十四卦为“下经”。中国古代早期文献所称“《周易》”者，特指“经”部分。因此，当卦爻辞撰成之后，一部兼具卦形和文辞两大要素的独特的古代哲学专著——《周易》，终于以完整的面目、严密的

体系出现于世，流传不衰。

(二)“传”，指阐释《周易》经文的七种专论（凡十篇，亦称《十翼》）：

《彖传》，随上下经分为上下两篇。每卦均有一节，共六十四节，分别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辞及一卦要旨。

《象传》，也随上下经分为上下两篇。《象传》有《大象传》、《小象传》之别：前者每卦一则，共六十四则，阐发各卦的取象原理及象征意义；后者每爻一则，共三百八十四则，分别解说各爻的象旨。

《系辞传》，因篇幅较长而分为上下两篇。主于通说《易》理，兼论《周易》的创作背景、占筮原则等问题，并穿插举例解说十九则爻辞的意义。

《文言传》，阐发《乾》、《坤》两卦的意义。因两卦为《周易》哲学最关键之卦，故详为解说。

《说卦传》，集中说明八卦的取象特点，广引众多象例，是探讨《易》象产生及推展的重要资料。

《序卦传》，分析六十四卦的编排次序，揭示各卦前后相承的内在含义。

《杂卦传》，把六十四卦分为三十二组，两两对举，用精要的语言阐述卦义。

这七种《易传》原皆单行，不与《周易》经文相连。汉代以后学者将《彖传》、《象传》分附于六十四卦，将《文言传》分附于《乾》、《坤》两卦；并将《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各篇附于经后。这种经传合编本《周易》便于学者以经文对照传文阅读，后人研习既久，遂成通行之本。于是，广义上的《周易》一书，即兼指“经”、“传”两部分。

《周易》的性质，就“经”部分言之，前人虽有“《易》为卜筮而作”之说，但《易》筮不过是六十四卦义理的一方面运用，而贯穿全书的反映事物对立、运动、变化规律的思想，则是六十四卦象征哲理的根本核心。因此，《周易》的“经”部分，应当视为一部以占筮为表、以哲学为里的独具体系的哲学著作。至于“传”部分，人们的认识较为一致：是一组以阐释《周易》经义为宗旨的富有鲜明思想色彩的哲学专论。

当然，《周易》六十四卦义理和《易传》思想是不同时代的产物，

其内容与价值必须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进行具体、深入的考察，才能得出全面、科学的评价。但就其大旨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包括经传在内的《周易》一书，由于其内容之独具特色、产生时代之古远及其思想意义之丰富、深邃，不能不视为中国古代一部特殊的哲学专著。

二、作为中国最早的经典之一，《周易》学说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值得人们认真研讨。

《周易》，顾名思义，指的是产生于西周时代的一部阐述变化哲学的书（“周”谓西周，“易”即变易）。旧说以为周文王撰定卦爻辞，固未必可信，但所言其书创成的大体时代范围却是可取的。

然而，若推考八卦、六十四卦符号的诞生，我们又得追溯到商、周之前的远古岁月。《系辞传》称上古的伏羲创作八卦，已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五千年前哲人观察宇宙万物而制《易》于滥觞阶段的图景。

公元前七、八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周易》的“经”部分已广为流传，孔子开创的儒学中，《周易》便属一项重要课程。而孔子弟子沿承师说撰成的《易传》十篇，既是集孔子学派《易》说之大成，又因其内容之精粹而连“经”并行，足可看出《周易》经过孔子的阐扬，进一步在学者群中传播的情实。

秦始皇焚书，《周易》独以“卜筮”类而幸存。汉代振兴经学，学人对《周易》的研究越见昌盛。当时经学之最复杂者，莫过于《易》。西汉的《易》学流别，约有四派：一曰“训故举大谊（义）”，二曰“阴阳候灾变”，三曰“章句守师说”，四曰“《十翼》解经意”。大旨皆主于以“象数”学说解《易》。东汉《易》派，则沿着西汉的象数《易》学而衍伸扩展。

自魏王弼《易注》问世之后，以老庄玄理说《易》之风盛行，汉《易》渐衰，这是《易》学变化的一大关键。

唐初修撰《五经正义》，《周易》采用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为之作疏。于是王弼《易》学在唐代为学者广泛传习，几乎定于一尊。唯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博采汉儒以至唐代《易》家之说，崇象数、黜玄言，“汉易”余绪，赖以仅存。

到了宋代，以“先天图”、“后天图”、“河图”、“洛书”解《易》的新象数学，及以程、朱理学为根柢的《周易》义理学相继兴起，遂有“宋《易》”之名与“汉《易》”相对峙，学者的研《易》途径为之一变。而《易》学派别之分歧日益繁多。

元、明两代,《易》家大都笃守程、朱遗说,主以“义理”解《易》。至清代,学者辈出,务求征实,注重汉学,此时“宋《易》”遂受攻击而逐渐消沉,《易》学风气又开始转变。

近现代以来,《周易》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即除了继承前人的成果,在象数、义理两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外,更多的学者注重于接受新的科学理论,从各种新角度研讨《周易》。其中有从社会科学(包括史学、哲学、文学、美学、文字学、音韵学等)角度探讨《周易》的种种价值的,有从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历学、医学、量子力学、生物遗传学等)角度探讨《周易》与诸学科原理的相通之处的,有运用不同的方法探讨《周易》经传的名义、作者、创作年代、发源地域诸问题的。学者们在努力尝试寻觅新领域中《易》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简言之,自西汉至现当代的两千多年中,《周易》学说随着“经学”的发展而久传不衰,历代的研《易》流派与当时的社会思想紧密结合而愈演愈繁,足见《周易》一书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影响之深广程度,乃至近年海内外的汉学界对《周易》的研究也随着学术水平的提高而日趋热切。因此,处在今天的时代,为繁荣文化学术事业,我们必须认真注重《周易》研究这一有意义的课题。

三、研读《周易》,应当把握一定的方法,并运用科学的理论品评此书各方面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

《易》学发展史中的不同流派,采用过各具特色的研究条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前人对《周易》研读方法的不同理解及运用。那么,今天我们在治《易》过程中应当采用怎样的方法呢?笔者认为,务须把握如下几方面要点:

(一)从源溯流。《易》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周易》经传,故研究者首先要熟悉经传本文,考明《左传》、《国语》所载古筮例;其次,研读汉魏古注(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存最多);再次,观阅六朝、隋、唐诸家义疏(孔颖达《周易正义》多本六朝人义疏);最后,参考宋、元以来各家经说(朱熹《周易本义》是宋、元人《易》注中的影响最大者)。不从古注入手,必将迷惑不知本源。

(二)强干弱枝。《周易》原本象数,发为义理,故当以象数、义理为主干;外此而旁及者,如牵涉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乃至现当代科学之说,皆其枝附。不从主干而寻枝附,必将

浑噩不辨主客。

（三）在明确经传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基础上，应当以《易传》作为解经的首要依据。经传的创作时代不同，两者反映的思想也互有差异；但《易传》的创作宗旨本在阐经，又属现存最早的说《易》专论，则不可不视为今天探讨《周易》经义的最重要参考资料。

（四）应当把握六十四卦表现哲理的特殊方式：象征。前儒解《易》，或重“象数”，或重“义理”；而“象”与“理”的结合，正是《周易》“象征”特色的体现。朱熹指出：“《易》难看，不比他书。《易》说一个物，非真是一个物，如说龙非真龙。”（《朱子语类》）这便是《周易》借取外在物象，喻示内在哲理的“象征”手法。掌握了象征规律，有利于熔“象数”、“义理”于一炉而冶之，较完整地挖掘出《周易》的思想精蕴。

（五）应当掌握前人总结出来的切实可行的《易》学条例。如六爻居位特征、承乘比应关系及卦时、卦主、中正等规律。明确了这些义例，有利于阐发卦形符号象征中所包含的“时间”、“空间”观念，以及导致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等特点。

（六）应当结合考古学界发现的有关《周易》资料，细密考辨《周易》经传的本来面目及《易》学史研究中各方面的问题。

（七）应当重视多学科、多课题相互贯通的比较研究。《周易》作为一部特殊的古代哲学专著，其所旁通的内容至为丰富，经传思想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学科、各领域在理论上的沟通、吻合及某种程度的启迪价值，都有认真发掘的必要。

（八）应当注意国外汉学者研究《周易》的成果，吸收其可取的因素，以增进中外文化学术的交流。

人类世界格局和科技革命的发展，决定了文化学术事业必然要出现相应的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规律。随着学者们认识的不断提高，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完善，《周易》研究必定能够出现崭新的面貌。

《周易》一书，不仅是中国古代经典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也是全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颗奇异明珠——它的丰富价值，需要今天的学术界作出新的、科学的认识，以评定其在文化学术领域中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人类新世纪的文化，呼唤着人们从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开掘出富有新生命的思想基因；所以，对《周易》哲学深入研究、努力阐扬的责任，无疑已历史地落在今天学者们的肩上。

目 录

出版说明 / 1

前 言 / 3

第一章 易喻阴阳 / 1

- 一、刚强劲健的中国龙 / 3
- 二、柔顺的大地之母 / 7
- 三、走向通泰之路 / 12
- 四、摆脱否闭之境 / 16
- 五、善处“剥落”之道 / 20
- 六、揭示正道复兴的自然规律 / 24
- 七、君子制裁小人 / 28
- 八、追寻美好遇合 / 33

第二章 易明人事 / 37

- 一、辉煌的启蒙之光 / 39
- 二、化干戈为玉帛 / 43
- 三、憧憬大同世界 / 47
- 四、谦谦君子的风范 / 51
- 五、心灵世界的感通 / 55
- 六、坚不可摧的恒久之道 / 59
- 七、古老的治家准则 / 63
- 八、纯诚信实的人格 / 67

第三章 易长于变 / 71

- 一、治与乱的交转 / 73
- 二、物态的反常和变异 / 77
- 三、为道日损的真谛 / 81
- 四、在义与利的天平上 / 85

第一章



易 喻 阴 阳

可

可以说《周易》哲学的最本质特色，是揭示宇宙、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阴阳矛盾而又统一的弘大规律。一切事物的产生、变化与发展，都植根于阴阳之理。《系辞传》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庄子·天下篇》云“《易》以道阴阳”，清人郭庆藩《庄子集解》疏曰“《易》明卦兆，通达阴阳”。这些论断都十分简明地概括出《周易》哲学的主要特征。

试观《周易》六十四卦，无非是通过阴爻与阳爻构成纷繁复杂的象征符号体系。而在六十四卦体系中，无论是卦象、爻象还是卦辞、爻辞之象，都含有至为浓厚的象征、比喻色彩。透过这些比喻或象征，读者不难感受到足以触类旁通而广博无涯的哲理意义。

这里列举六十四卦中的《乾》、《坤》、《泰》、《否》、《剥》、《复》、《夬》、《姤》等卦为例，以明《周易》所喻示的阴阳之理。这八个卦例，或为纯阳纯阴之卦，或为乾坤相配之卦，或为一阳来复之卦，或为一阴求遇之卦，或为五阳决一阴之卦，或为五阴剥一阳之卦。所举各卦内容，包括卦形、卦爻辞及该卦的《彖传》、《象传》，以便读者通过经传相互对照而加深理解。

通过细密研探这些特殊的卦例，我们可以发现《周易》六十四卦是如何向人们敞开了世界万物沿循“阴阳”之道以发展的奇奥景观。

或许，我们还将从中领悟出更多、更有益的足以启迪人类立足于今天以至走向明天的生存哲理。

刚强劲健的中国龙

䷀ 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羣龙无首，吉。《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
《乾》卦

〔原文〕

䷀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乾》卦

〔今译〕

䷀ 《乾》卦象征天：元始，亨通，富利，正固。

初九，巨龙潜伏水中，暂不施展才用。

九二，巨龙出现田间，利于出现大人。

九三，君子整天健强振作不已，直到夜间还时时警惕，这样即使面临险境也不遭咎害。

九四，（巨龙）或腾跃上进或退处在渊，必无咎害。

九五，巨龙高飞上天，利于出现大人。

上九，巨龙穷飞至极，终将有所悔恨。

用九，出现一群不抢先居首的巨龙，吉祥。

《彖传》说：多么伟大啊，开创万物的（春天）阳气！万物依靠它开始萌生，它统领着整个大自然。（夏天）云朵飘行而霖雨降落，各种物类流布成形。光辉灿烂的太阳往复运转（带来秋天），恰如《乾》卦六爻按不同的时位组成，阳气按时乘着六条巨龙驾御大自然。大自然的运行变化（迎来冬天），万物各自静定精神，保全太和元气，以利于守持正固（等待来年生长期）。（阳气就这样周流不息而又）统率万物重新萌生，天下万方都和美顺昌。

《象传》说：天的运行刚强劲健，君子因此不停地自我奋发图强。“巨龙潜伏水中而暂不施展才用”，说明阳气初生居位低下。

“巨龙出现田间”，说明美德昭著广施无涯。“整天健强振作”，说明反复行道不使偏差。“或腾跃上进或退处在渊”，说明审时前进必无咎害。“巨龙高飞上天”，说明大人奋起大展雄才。“巨龙穷飞至

极而终将有所悔恨”，说明刚强过甚不久必衰。“用九数”，说明天的美德不自居首（而刚去柔来）。

〔述评〕

人们在面对大千世界，展开思维的翅膀而凭空翱翔之时，或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何种神奇的力量开创了宇宙、大自然中万物永恒不息的勃勃生机呢？

《周易》的《乾》卦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是含藏于宇宙间的阳刚之气——这是足以开创万物，而万物的生命也赖以依存、发展的第一种本始力量。

《乾》卦，居于《周易》六十四卦之首，为六爻纯阳之卦，以“天”为象征形象，揭示了“阳刚”元素、“强健”气质的本质作用。卦辞以“元、亨、利、贞”四言，高度概括了“天”具有开创万物、并使之亨通、富利、正固这四方面的“功德”，意在表明阳气是宇宙万物的“资始”之本。但大自然阳刚之气的自身发展，又有一定的规律，于是，《乾》卦六爻又拟取“龙”作为“阳”的象征，从“潜龙”到“亢龙”，层层推进，形象地展示了阳气萌生、进长、盛壮乃至穷衰消亡的变化过程。其中九五“飞龙在天”，体现阳气至盛至美的情状；上九“亢龙有悔”，则披露物极必反、阳极生阴的哲理。六条巨龙在上下飞腾，一起一落，无不喻示着阳刚之气的发展与变化。

中国是龙的故乡，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华夏民族悠久辉煌的文化长廊中，留下了多少龙的传说、龙的英姿！但我们何曾知晓，这冲天而起的飞龙，正呈现于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周易》之中，它是宇宙间开创万物的第一支柱——阳刚之气的绝妙象征。

回首历史，从先秦时代陶器、玉器、青铜器上各种形式的龙纹图案，到历代皇宫里的龙像、历代君主身上穿的龙袍；从司马迁称春秋时代的老子为“见首不见尾”的神龙，到后代皇帝纷纷以“真龙天子”自命，足以见中国古代龙的象征终于逐渐地带上了一层至高无上的权力色彩，这显然是关于阳刚之气象征意义的高度升华。

然而，《乾》卦的象征本质，又在于激励人效法“天”或“龙”的刚健精神，永远不断地努力进取，奋发向上。这也是《乾》卦《大象传》所极力推赞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要我们细心

观察，便不难发现阳刚之气在大自然及人类社会中的伟大作用——每当阴气凝重的三九隆冬，万物的阳气受到最大限度的压抑，只能眠伏蛰藏；而一旦春天来临，阳气复苏，一切动物植物的生命又开始了新的发展进程。

中国的古人崇拜天，崇拜太阳，崇拜光明，崇拜刚强劲健的龙，事实上正是对阳刚之气的崇拜。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诸葛亮的《出师表》、文天祥的《正气歌》，之所以惊天地泣鬼神，也在于这些壮丽诗文所追求、所歌颂的是天地之间的阳刚正气。不妨试想，一个人若是缺少了阳刚正气，则见义不能勇为，遇难不敢举步，怯弱无能，碌碌无为，生命终将成为毫无价值的摆设，岂不悲哉！同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若少了阳刚之气，也将无法振奋自强，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我们可以说，阳刚之气是大自然及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生命灵魂之本质基因。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阳刚之气的发展必须遵循其内在规律。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阴阳刚柔之间的相互调济或制约至为重要，这是《周易》辩证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犹如《乾》卦中的巨龙，当潜则潜，当跃则跃，当飞则飞；但决不可亢极而穷飞，否则将走向反面而后悔莫及。因此，当人们在开创某项事业，在不懈地追求进取的过程中，恰如其分地发挥自己的阳刚之气与创造精神，不也是十分重要的吗？

研读《周易》的人，最先接触的便是《乾》卦。我们读毕此卦之后，对茫茫宇宙中无所不在的大自然阳刚之气，对飞腾了数千年的象征着华夏民族伟大气魄的中国之龙，将有何感触呢？对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中华民族精神——自强不息的坚确气质，又如何作出更新更深一层的哲学认识呢？

〔思考〕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字词不深奥，但它的表达句式却比较独特。六十四卦的象词格式差不多，把它们集中起来读一下，看看是否能对这些句子有新的认识。

二

柔順的大地之母

䷁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坤》卦

〔原文〕

䷁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

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用六，利永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坤》卦

〔今译〕

䷁ 《坤》卦象征地：元始，亨通，利于像雌马一样守持正固。君子有所前往，若是抢先居首必然迷入歧途；要是随从人后就会有人作主，必有利益。往西南将得到友朋，往东北将丧失友朋。安顺守持正固可获吉祥。

《彖传》说：美德至极啊，（配合天）创始万物的大地！万物依靠它成长，它顺从禀承天的志向。地体弘厚而能普载万物，德性广合而能久远无疆；它含育一切使之发扬光大，万物亨通畅达遍受滋养。雌马是地面动物，永久驰骋在无边的大地上；它柔和温顺而利在守持正固，君子应当这样而有所前往。若是抢先居首必然迷入歧途偏离正道，要是随从人后而温和柔顺就能使福庆久长。往西南将得到友朋，可以和朋类共赴前方；往东北将丧失友朋，但最终也仍有喜庆福祥。安顺守持正固的吉祥，正应合大地的美德永保无疆。

《象传》说：大地的气势宽柔和顺；君子因此增厚美德而容载万物。

初六，踩上微霜，将迎来坚冰百丈。《象传》说：“踩上微霜将迎来坚冰”，说明阴气刚开始凝积；顺沿其中的规律，百丈坚冰必将

到来。

六二，正直、端方、宏大，不学习也未必不获利。《象传》说：六二的变动，趋向正直端方；“不学习也未必不获利”，是大地的柔顺之道发出光芒。

六三，蕴含刚美章彩而可以守持正固；或辅助君王的事业，成功不归己有而谨守臣职至终。《象传》说：“蕴含刚美章彩而可以守持正固”，说明六三应当根据时机发挥作用；“或辅助君王的事业”，说明六三的智慧光大恢弘。

六四，束紧囊口，免遭咎害而不求赞誉。《象传》说：“束紧囊口而免遭咎害”，说明六四必须小心谨慎才能不惹祸患。

六五，黄色裙裳，至为吉祥。《象传》说：“黄色裙裳而至为吉祥”，说明六五以温文之德守持中道。

上六，龙在原野上交合，流出青黄相杂的鲜血。《象传》说：“龙在原野上交合”，说明上六的纯阴之道已经发展穷尽。

用六，利于永久守持正固。《象传》说：用（阴柔化阳刚的）六数而永久守持正固，说明阴柔以返回刚大为归宿。

〔述评〕

古老东方的中国先哲，信奉一条至为著名的关于大自然生命发展的思维原则——孤阳不生，孤阴不长。也就是说，大自然万物的诞生与成长，是建立在阴阳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基点上。

《周易》六十四卦，以《坤》卦继《乾》卦之后，作为冠居篇首的两卦，正表明有“乾”必有“坤”，有“阳”必有“阴”的思想，揭示了阴柔之气是宇宙间万物的生命赖以生存、发展的第二种本始力量。

《坤》卦，是六爻纯阴之卦，以“地”为象征形象，喻示“阴柔”元素、“温顺”气质的本质作用。全卦的整体寓意，在于表明“阴”与“阳”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这对矛盾中，“阴”处于附从的、次要的地位，它依顺于“阳”而存在、发展。《坤》卦的卦辞强调：利于像“雌马”一样守持正固，“后得主”以随从于人，获吉于“安贞”，均已明确揭出了此卦以“柔顺”为本的象征意义。在六爻之中，进一步抒发“阴”在附从于“阳”的前提下的发展变化规律：六二处下守中，六五居尊谦下，六三、六四或“奉君”或“退

处”，皆呈“坤顺”之德，而以二、五两爻最为美善；至于初六“履霜”与上六“龙战”，两相对照，又深刻体现了阴气积微必著、盛极返阳的辩证思想。

如果我们细心分析《乾》、《坤》两卦在哲理上的对应关系，便很容易发现前者主阳后者主阴，前者主刚后者主柔，这是十分明显的特色。如《坤》卦六五爻辞称“黄裳，元吉”，正是用黄色处下的裙裳来比喻此爻居尊位而能谦和柔下，于是获得“大吉”，这与《乾》卦九五爻以“飞龙在天”为喻而展示阳刚向上之理恰好相反。因此，宋代大学者朱熹曾经比较这两爻的旨趣，说道：“《乾》之九五，自是刚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顺底道理：各随他阴阳，自有一个道理。”（《朱子语类》）

大自然万物的正常发展，既依赖于阳刚之气的主导作用，又不可缺少阴柔之气的辅助作用。试想，倘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白昼而没有黑夜，或者世界上只有男人而没有女人，那整个世界将会出现怎样的混乱状况呢？即使是一个人的身体机能，也必须在阴阳协调的条件下才能健康地运转。中国传统医学的施治原理，追求阴阳表里的平衡与气血脉络的畅通，也是在极大程度上汲取了《周易》乾坤阴阳哲学的理论基础。

《乾》卦的《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表明阳气是万物最初生命的根本。《坤》卦的《彖传》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则表明阴气是万物生命赖以生长壮大的第二种本质基因。阴阳力量的相互配合，于是创造了万物的生命，并促使万物沿着一定的规律不断发展。但我们应当注意，《乾》卦之阳是“资始”与“统天”，《坤》卦之阴是“资生”与“顺承天”，足见宇宙间的两种本始力量的重大区别——阳气是为主的、主动的、开创性的力量，阴气是为辅的、被动的、附从性的力量；换言之，阳气以刚健为特性，阴气以柔顺为特性。这两者的作用既不能相互颠倒，也不能相互取代。

我们常常惊奇地发现——自然界万物之中，凡是雌性之物都比雄性来得纤细、柔小、温顺、平和而具有较明显的依赖性，雄性之物则往往呈现出壮伟、刚大、强健、奋动情态而具有明显的主动性。就人类而言，无论哪一人种，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异，也是如此。这不正体现了宇宙间阴阳气质之无所不在吗？

《坤》卦以“大地”作为阴柔之气的本体象征，我们从大地宽阔平顺、普载万物的特点中也不难看出此中所寓含的“柔顺”气质。我们习惯于把“大地”喻为“母亲”，这也是一种至为贴切的象征。

我们读到《坤》卦的《大象传》所说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把宽厚柔顺升华为“君子”的一种美好道德，显然是针对《坤》卦的内在喻意作了进一步发挥引申。然而，作为人类的高尚品德，宽容仁慈、温和谦恭之道，不正是历来为人们所尊重景仰的吗？它与刚劲果断、奋发向上的精神正相互补而成为完美人格的一个重要侧面。

宇宙、大自然、人类社会是这样奇妙复杂，而中国古代哲人却以非凡的智慧，把阴阳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视为宇宙间万物产生、运动、变化、发展的源泉，这确实是让今天的人们惊叹不已的精深绝伦的哲理思维！

〔思考〕

《周易》是一个复杂的符号体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爻分阴阳，又涉及其所属的卦以及在卦中的位置，这样，任何一爻都包含了很复杂的信息。读了这些卦爻辞，你觉得在易学中哪些方向是可能进行深入思考的？

三
走向通泰之路

䷊ 泰：小往大來，吉，亨。《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象》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行願也。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於隍」，其命亂也。

——《泰》卦

〔原文〕

䷊ 泰：小往大來，吉，亨。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泰》卦

〔今译〕

䷊ 《泰》卦象征通泰：柔小者往外而刚大者来内，吉祥，亨通。

《彖传》说：“通泰，柔小者往外而刚大者来内，吉祥，亨通”，这是表明天地阴阳交合而万物的生养之道畅通，君臣上下交合而人们的思想意识协同。此时阳者居内而阴者居外，刚健者居内而柔弱者居外，君子居内而小人居外：于是君子之道盛长，小人之道消亡。

《象传》说：天地交合，象征“通泰”；君主因此裁节成就天地交通之道，辅助赞勉天地化生之宜，以此保佑天下百姓。

初九，拔起茅草而根系相牵，这是同质类聚所致；往前进发可获吉祥。《象传》说：拔起茅草而往前进发可获吉祥，说明初九的心志是向外进取。

九二，有囊括大川似的胸怀，可以涉越长河，远方的贤者也无所遗弃；同时不结党营私，能够佑助行为持中的君主。《象传》说：“有囊括大川似的胸怀”、“能够佑助行为持中的君主”，足见九二（的道德）光明正大。

九三，平地无不化险陂，去者无不重回复；只要牢记艰难而守持正固就无所咎害，不怕不取信于人，食享俸禄自有福庆。《象传》

说：“去者无不重回复”，说明九三处在天地交接的边际。

六四，连翩下降，虚怀不有富实，与近邻未相告诫都心存诚信。《象传》说：“连翩下降而虚怀不有富实”，表明（上卦阴爻）都损去了殷实；“未相告诫都心存诚信”，说明（阴爻）内心都有交应于下的心愿。

六五，帝乙下嫁少女，以此获得福泽而至为吉祥。《象传》说：“以此获得福泽而至为吉祥”，说明六五居中不偏以施行（交应于下的）心愿。

上六，城墙倾覆到干涸的城沟里；此时不可出兵征战，应当自行减损典诰政令，守持正固以免憾惜。《象传》说：“城墙倾覆到干涸的城沟里”，可见上六的发展趋向已经错乱转化。

〔述评〕

古往今来的人们，都抱有一种共同的良好愿望：期盼这个世界永久保持通泰、平和、繁荣的景象。站在宏观的角度看世界，我们或许会萌生出试图探索某种哲理规律的念头，想弄清楚大自然万物要如何才能走向亨通？人类社会要怎样创造安泰环境？

《周易》哲学告诉我们——上下交通、阴阳应合，是导致事物“通泰”的关键——这就是《泰》卦的思想内涵。

我们初看《泰》卦的卦象，可能会大惑不解：此卦下乾为天，上坤为地，天在下而地居上，天地的位置岂不颠倒了？这样何尝有“泰”呢？殊不知这正说明本卦强调“交”而后“泰”的义理。在《周易》的作者看来，阳气是处上居尊的象征，一旦阳气下降而与阴气沟通，阴气上升而与阳气融合，则阴阳相交相应，事物的发展因之而畅通无碍、蓬勃昌盛。即使就人事现象言之，这一道理也是十分明显的，如一个公司或一个部门的首脑，其职位虽高，但他只有关心体贴下属，与之感情交融，才能使事业发达亨通，这不正展示着“阴阳交泰”之理吗？中国传统的吉祥语“三阳启泰”，即明此义。因此《泰》卦的《彖传》盛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当世界通泰之时，万物和融，社会安定，刚正“君子”之道盛长，柔邪“小人”之道消亡。所以《泰》卦的卦辞赞曰：“小往大来，吉，亨。”而在六爻之中，也纷纷体现着上下相互“交通”之

旨：初九与六四交应，为通泰之始；九二与六五交应，为通泰之盛；九三与上六交应，为通泰之终。这里最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三、上两爻所体现的“泰极否来”的哲理——九三以阳爻处下卦终位，是转化的苗头，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示警；上六以阴爻居上卦末位，是转化的终极，以“城复于隍”见义。两爻的内在旨趣，并非仅仅表明事物处泰既久必将导致否闭的哲理，更在于告诫人们当安泰之时，应注意防备可能出现的否闭状况，不能因泰致骄而忘乎所以。

中国古代哲人十分敏锐地观察到，事物的发展往往朝着对立方向转化的现象。《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说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论语·子路》也有“君子泰而不骄”之语，皆可以借来印证《泰》卦九三、上六两爻所寓涵的鉴诫意义。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当我们置身顺遂如意的安泰景况，事业通达而生活优裕，我们是否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汲取《周易》哲学的养分以“处泰虑否”呢？

通泰之路的开辟，有待于上下阴阳之间的沟通应和；通泰境界的保持，则在于因泰而知否。

开辟通泰的道路是不容易的；保持通泰的局面则更是艰难。

走向通泰之路的人们，务必珍惜今天而努力开创更美好的明天。

〔思考〕

吉、凶、亨、贞、悔、吝、无咎等，都是《周易》中常用的表示判断的术语，因为无法仅从词义过多解释，所以最易被忽略。结合卦辞和生活经验设定一下，这些词分别指哪些情形？

摆脱否闭之境

䷋「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卦

〔原文〕

䷋ 〔否：〕^{〔1〕}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否》卦

〔注释〕

〔1〕据冯椅《厚斋易学》说补卦名“否”字。

〔今译〕

䷋ [《否》卦象征否闭：] 否闭之世人道不通，天下无利，君子应当守持正固；此时刚大者往外而柔小者来内。

《彖传》说：“否闭之世人道不通，天下无利，君子应当守持正固；此时刚大者往外而柔小者来内”，这是表明天地阴阳互不交合而万物的生养之道不得畅通，君臣上下互不交合而天下离异不成邦国。阴者居内而阳者居外，柔弱者居内而刚强者居外，小人居内而君子居外：于是小人之道盛长，君子之道消亡。

《象传》说：天地不相交合，象征“否闭”；君子因此以节俭为德而避开危难，不可追求荣华而谋求禄位。

初六，拔起茅草而根系相牵，这是同质类聚所致；守持正固可获吉祥，亨通。《象传》说：拔起茅草而守持正固可获吉祥，表明初六（守正不进）的心志是为君主着想。

六二，被包容而奉承尊者，小人获得吉祥；大人否定此道，可致亨通。《象传》说：“大人否定此道可致亨通”，说明不能被（小人的）群党所乱。

六三，被包容为非而终致羞辱。《象传》说：“被包容为非而终致羞辱”，足见六三居位不正当。

九四，奉行（扭转否道的）天命而无所咎害，众类尽皆依附均获福祉。《象传》说：“奉行（扭转否道的）天命而无所咎害”，表明九四（济否）的志向正在施行。

九五，休止否闭局面，大人获得吉祥；（但心中仍须自警：）将

要灭亡、将要灭亡，就能像系结于丛生的桑树一样安然无恙。《象传》说：（九五）大人的吉祥，说明居位中正得当。

上九，倾覆否闭局势；起先犹存否闭而最后通泰欣喜。《象传》说：否闭终极必被倾覆，怎能保持久长呢？

〔述评〕

就像大自然万物有阳必有阴、有正必有反一样，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有“泰”必有“否”。因此，《周易》继《泰》卦之后，便是与之相对的《否》卦。

《说卦传》指出：“《否》、《泰》反其类”，正是表明这两卦的意义相互反对。就卦形来看，《泰》卦是天在下、地在上，而《否》卦则是地在下、天在上。本来，上为天、下为地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但在《周易》作者的心目中，这却是阴阳上下不相沟通的象征，遂喻示着“否闭”情状。因此，《彖传》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大自然的阴阳之道“否闭”之时，万物的生机阻塞不通；人类社会的治理之道“否闭”之时，国计民生也将衰败不振。《否》卦的卦辞所谓“大往小来”，《彖传》所言“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即揭示了这一道理。

然而，《否》卦的象征意义实不止于此，它在展示事物“否闭”情状的同时，还指出了扭转否闭而回归通泰局势的方向。就卦中六爻分析，下三爻针对阴柔者“处否”而言，初六知时之不利，谨慎退避，获得“贞吉”；六二被包容而顺柔尊者，虽一时得“吉”，但为“大人”所不取；六三也有恃于上者之包容，怀谄奉承而妄作非为，徒致羞辱——这些都在于警戒群阴要守正勿进。上三爻则是针对阳刚者“济否”而言，九四是从下卦进入上卦之始，“否”道将有扭转，奉“天命”以济否，乃获“无咎”；九五尊居“君”位，阳刚中正，当否世转泰之时，以休止天下否闭为己任，遂有“大人”之“吉”；上九居“否”道穷极之时，刚健勇猛，故能一举倾覆否闭局势而有“喜”——这三爻都在于嘉勉群阳用力行志。

可见，“否”之时尽管万物闭塞而阴阳不通，但“否极泰来”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由此不难看出，本卦的核心思想是教人如何当“否”之时，激发转“否”为“泰”的毅力与信念，并给人带来在

“否闭”中走向“通泰”的期望。

大自然与人类社会，总是在阴阳两方面相互制约与反制约、平衡与反平衡的尖锐矛盾中一步步艰难地向前发展。“泰”与“否”现象，即是此类矛盾的一个典型反映。从哲理角度观之，《泰》卦重在防“否”，《否》卦重在转“泰”。《周书·萧誓传》载后梁宣帝萧誓的《愍时赋》曰：“望否极而反泰，何杳杳而无津”，正表露了作者处“否”求“泰”的焦虑心情。

《周易》的“变化”思想往往展示出多层次的辩证思维。在《否》卦九五爻辞中，我们既看到否闭局面正在休止，通泰前景遥遥在望的转化情状，又感受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所蕴含的“惧危能安”的哲理——言下之意，此时虽在转“泰”，但若掉以轻心，不虑艰危，又将陷入否闭——此种诚意，对后人产生过颇为深刻的影响。王符的《潜夫论·思贤篇》曾就此发出一番议论说：

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是故养寿之士，先病服药；养世之君，先乱任贤。是以身常安而国脉永也。

显然，在关键时刻，否与泰的转化仅仅系于一念之差。这是很足以让我们认真汲取而时时借鉴的。

作为人类，当我们处在特定的“否”之时，如何促使阴阳上下沟通，努力把局势转向通泰，有效地摆脱否闭之境，岂不是至为重要的吗？

〔思考〕

否极泰来是由两个卦名组成的成语，你还知道哪些包含卦名的成语？

五

善处“剥落”之道

䷖ 剥：不利有攸往。《象》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象》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
《剥》卦

〔原文〕

䷖ 剥：不利有攸往。

《象》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四，剥床以肤，凶。《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剥》卦

〔今译〕

䷖ 《剥》卦象征剥落：不利于有所前往。

《彖传》说：“剥”，意思是剥落，犹如阴柔者侵蚀改变了阳刚的本质。“不利于有所前往”，表明此时阴柔小人的势力盛长。应当顺势抑止小人之剥，这从观察（《剥》卦的）卦象可以获知；君子崇尚消亡与生息、盈盛与亏虚的转化哲理，这是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啊。

《象传》说：高山颓落委附在地面，象征“剥落”；居上者因此努力丰厚基础而安固住宅。

初六，剥落大床先剥及床足，床足必致蚀灭；守持正固以防凶险。《象传》说：“剥落大床先剥及床足”，可见最初是蚀灭下部基础。

六二，剥落大床已经剥至床头，床头必致蚀灭；守持正固以防凶险。《象传》说：“剥落大床已经剥至床头”，说明六二未获互应者相助。

六三，虽处剥落之时，却无咎害。《象传》说：“虽处剥落之时却无咎害”，说明六三离开上下群阴（独应阳刚）。

六四，剥落大床已经剥至床面，有凶险。《象传》说：“剥落大床已经剥至床面”，说明六四迫近灾祸了。

六五，像贯串一排鱼一样引领众宫女承宠于君王，无所不利。《象传》说：“引领众宫女承宠于君王”，说明六五终究不会出现过失。

上九，硕大的果实未被摘食，君子摘取将能驱车济世，小人摘取必致剥落万家。《象传》说：“君子摘取（硕果）将能驱车济世”，说明天下万民将因此有所庇载；“小人摘取（硕果）必致剥落万家”，说明小人终究不可任用。

〔述评〕

大自然的发展规律，有时是至为无情的。每当秋风骤起，寒气萧瑟、万物剥落之时，人们的“悲秋”情绪也往往随之而生。无怪乎《楚辞·九辩》一开章便叹曰：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嫫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这里咏及“秋”之可悲，草木之衰落，甚至借用游子远行、登高送别的悲凉心境来衬托秋天对于人们所产生的心理感应。

古谚有云：一叶落而知秋。但此叶之落，因何而致？仅仅是因秋风之力而飘落吗？非也。究其内在原因，乃是大自然在发展过程中，阳气被阴气消剥所致。这是自然规律造成的，绝非“风”之力或“人”之为。

《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剥》卦，便是展示了阴阳力量消长到了特定时候，导致阴气剥阳的情状，宛如用一枝哲理之“笔”描绘出一幅寒秋之季万物零落的图景。

试观《剥》卦的义旨，在于阐发善处“剥落”之道，揭明事物“剥”极必“复”、顺势止“剥”的哲理。从卦象看，卦中五阴爻在下、一阳爻居上，恰似阴气侵阳，万物凋零，阳刚被群阴消剥殆尽，故卦辞深诫“君子”不宜有所往，即应当竭力固其本以防“剥”。

再看卦中六爻，分别通过不同的喻象，指出事物的阳刚之气逐渐被消剥的过程，以及处“剥”、转“剥”的规律。其中三阴爻以“床体”被侵蚀剥落设喻：初六剥及床足，六二剥及床头，尚未致危，均戒以守正防凶；六四剥至床面，此“床”行将败坏，遂有凶险。其余两阴爻虽然也置身于“剥”，但因皆能“含阳”、“承刚”，蕴育着复阳的期望，于是六三获“无咎”、六五“无不利”。至于上九，则是全卦唯一的阳爻，它极处卦终，犹如迎着西风寒霜傲然高悬于树巅的一颗硕大果实，代表事物“剥”而不尽、终将回复的阳刚气质。这种“硕果”独存、阳刚不灭的形象，寓意至为深刻：一方面，生动地表明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生生不止”的本质规律；另一方面，显示了只有象征“君子”的“阳刚”之气，才能使“硕果”萌发生机，转“剥”为“复”。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秋风一起，尽管草木之叶纷纷飘落，但草木之果实却保存着充沛的生命力，成为来年春天重新萌发生命的

种子。而这些果实或种子的生命元气，又是含藏在果壳内部的“果仁”之中，是健强坚忍的草木之精华。有趣的是，中国古代哲人也把人的阳刚正气喻之为“仁”，视为“正人君子”不可泯灭的刚正气质之象征。明代学者乔中和对《剥》卦上九爻辞曾作出至为精辟的注解，他说：“‘硕果不食’，核也，仁也，生生之根也。自古无不朽之株，有相传之果，此‘剥’之所以‘复’也。”（《周易折中》引）这一解说，道出了《剥》卦上九爻喻意深远的象外之旨。

古代的文人墨客，颇有以“悲秋”为创作题材者。其实，秋天固能引发人们悲哀之叹，但也未尝不带给人们硕果累累的喜悦。“春华秋实”，岂不是同样具有美好的诗意吗？正如《剥》卦，所喻示的虽是阳刚被消蚀剥落的情状，而卦中爻义所揭示的完葆“硕果”、“剥”尽“复”来的君子有为之时，不也是足以振奋人心的吗？

那么，面临秋风劲吹之际，置身阳气遭受消剥之时，有作为的阳刚“君子”应当想些什么呢？

这就是——永葆正气，不失刚健本质，迎接阳光明媚的春天的到来。

〔思考〕

剥卦䷖倒过来看就是复卦䷗，这与否、泰两卦的情况是一样的，易学上称为“反卦”。通过实例玩味一下，反卦的“反”体现在什么地方。

揭示正道复兴的自然规律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
《復》卦

〔原文〕

䷗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象》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六二，休复，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六三，频复，厉无咎。《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六四，中行独复。《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六五，敦复，无悔。《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复》卦

〔今译〕

䷗ 《复》卦象征回复：亨通。（阳气）内生外长无所疾患，（刚健）友朋前来必无咎害；返转回复沿着一定的规律，过不了七日必将回复转来。利于有所前往。

《彖传》说：“回复，亨通”，表明阳刚复苏返回；（阳刚回复）奋动而顺畅通行，因此“（阳气）内生外长无所疾患，（刚健）友朋前来必无咎害”。“返转回复沿着一定的规律，过不了七日必将回复转来”，这是大自然的运行法则。“利于有所前往”，说明阳刚日益盛长。回复之理，大概体现着天地（生育万物）的用心吧！

《象传》说：春雷在地中（微动），象征（阳气）“回复”；先代帝王因此在（微阳初动的）冬至之日闭关静养，商贾旅客不外出远行，君后也不省巡四方。

初九，起步不远就回复（正道），必无灾患与悔恨，至为吉祥。《象传》说：“起步不远就能够回复（正道）”，足见初九善于修美自身。

六二，美好的回复，吉祥。《象传》说：由于美好的回复而获得吉祥，说明六二能够俯就亲近仁人。

六三，皱眉勉强回复（正道），虽有危险却无咎害。《象传》说：“皱眉勉强回复（正道）虽有危险”，但从六三仍能努力复善的意义看却无咎害。

六四，居中行正而专心回复（正道）。《象传》说：“居中行正而专心回复”，说明六四正遵循正道而行。

六五，敦厚笃诚的回复，无所悔恨。《象传》说：“敦厚笃诚的回复而无所悔恨”，说明六五居中不偏并能自我省察（而促成复善之道）。

上六，迷入歧途而不知回复，有凶险，将要招致灾殃祸患。若是用于带兵作战，终将惨遭败绩；用于治国理政，必致国乱君凶，乃至十年之久也无法振兴发展。《象传》说：“迷入歧途而不知回复的凶险”，表明上六所作所为与（阳刚）君主之道背逆而行。

〔述评〕

春天，是自然界至为美好的景象——当此之时，阴气渐消，阳气回复，万物生机更发，一切都沐浴在和煦温馨的灿烂阳光之中，所有的生命都绽放出勃勃向上的气息。

于是，人们赞美春天，歌颂春天。宋人叶绍翁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游园不值》，诗曰：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诗中以浓郁的感情描绘了大自然春色之美，把读者带入了如醉如痴的春的世界。

《周易》的《复》卦，则是通过特有的哲理象征，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大地微阳初动，春天即将到来的图景。全卦的哲理内涵，是喻示生命剥落不尽，一阳终将来复，揭示正道复兴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由此，我们不禁联想起《圣经·新约全书》记载的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天后的“复活”：这是一种不可压抑的神圣思想的回复，是千百年来引导无数虔诚的基督徒在潜修中追求“肉体”与“精神”复活的动力。后来西方便有了纪念耶稣的“复活节”。这一节日所规定的日期，正当中国阴历“春分”节气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阳气复苏的春季季节，与富有宗教意义的复活节，其情其景不是正相切合吗？这或许不仅仅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吧。

诚然，《周易》思想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义，但就《复》卦所体现的正气复兴之旨，则与复活节的理趣颇有互通之处。

《复》卦的卦象，合卦形爻画而视之，上五爻为阴，下一爻为阳，为一阳微动之象；分内外卦而观之，内卦震为雷，外卦坤为地，

犹如春雷在地下隐隐萌动，也是阳气欲复之象。因此，卦辞极力称述阳刚“回复”之际顺畅无碍，疾速利物，表明“复”必致“亨”的道理。

卦中六爻，初九是唯一的阳爻，潜伏卦初，为全卦“回复”的根本，是“仁”与“善”的喻象；《彖传》所谓“天地”生育万物之“心”即是系此一阳。于是，五阴爻凡与初九之阳相得者，均获“复善”之吉：六二比近于初九，有“下仁”的美称；六四应合于初九，有“从道”的佳誉。其余三阴爻与初九未曾相得，但六三处阳位，能勉力“复善”获“无咎”；六五居尊位，能敦厚“复善”获“无悔”；只有上六与初九之阳背道而驰，迷不知复，终致灾凶。可见，《复》卦是借阳刚喻“美善”，其象征意义以“复善趋仁”为归。清代学者陈梦雷指出：“天地一阳初动，犹人善念之萌，圣人所最重。”（《周易浅述》）即属此意。

孔子有一位得意门生颜回，是个聪慧好学、趋善犹恐不及的仁人君子，孔子曾经称赞他“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系辞下传》引）；战国时楚国的屈原，忠君爱国，为实现美好的理想而上下求索，他曾咏唱出“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离骚》）的心声……这些，都是《复》卦所盛赞的“复善”美德的具体体现。

自古以来，人类心灵的主体趋向，总是向往着阳光绚丽的思想之“春天”，总是追求着人世间的真、善、美。既然爱美、爱善之心“人皆有之”，那么，抛弃昨天的阴暗与邪恶，回复今日之光明与美好，岂不是人人都应“日三省吾身”的吗？

为了心灵的春光永驻，为了发扬光大先哲所倡导的纯洁仁善的美德，我们不妨时时舀取《复》卦的一汪清泉来涤荡我们偶或浑浊的心胸。

〔思考〕

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暗用了本卦哪句典故？

七
君子制裁小人

䷗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九五，覓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夬》卦

〔原文〕

䷗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六，无号，终有凶。《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夬》卦

〔今译〕

䷪ 《夬》卦象征决断：可以在君王法庭上公布小人的罪恶（予以制裁），并心怀诚信地号令众人戒备危险；此时应当颁告政令于城邑上下，不利于兴师出兵（用强力制裁）；这样就能利于有所前往。

《彖传》说：夬，意思是决断，恰如阳刚君子果决制裁阴柔小人；于是能通过刚健手段令人心悦诚服，通过果决气势导致众物协和。“可以在君王法庭上公布小人的罪恶（予以制裁）”，说明此卦一柔爻肆意乘凌于五刚爻之上；“心怀诚信地号令众人戒备危险”，说明时时危惧警诫就能光大处夬之道；“此时应当颁告政令于城邑上下，不利于兴师出兵（用强力制裁）”，说明若崇尚武力必使处夬之道困穷；“利于有所前往”，说明阳刚盛长最终必能制胜（阴柔）。

《象传》说：泽中水气升腾于天（决然降雨），象征“决断”；君子因此要果决施降恩泽于下民，若居积德惠不施必被憎恶。

初九，强盛在足趾前端，冒进前往必难取胜而反致咎害。《象传》说：不能取胜而急于前往，说明初九若这样必遭咎害。

九二，时刻戒惕呼号，尽管深夜出现战事，也不必忧虑。《象传》说：“出现战事也不必忧虑”，说明九二深得居中慎行之道。

九三，强盛在脸部颧骨上，（怒形于色）必有凶险；君子应当刚毅果断独自前行（与小人周旋而待时决除），尽管遇到（阴阳和合的）雨并被沾湿身体，甚至惹人愠怒，但（终究能制裁小人而）不遭

咎害。《象传》说：“君子应当刚毅果断”，说明九三若这样终将（能制裁小人而）不遭咎害。

九四，臀部失去皮肤，行动趑趄难进；要是紧密牵系着羊（一般强健的阳刚尊者则）悔恨必将消亡，无奈听了此言不能信从。《象传》说：“行动趑趄难进”，说明九四居位不妥当；“听了此言不能信从”，说明九四尽管能听其言却不能申明其理。

九五，像斩除柔脆的芄陆草一样刚毅果断（地清除小人），居中行正必无咎害。《象传》说：“居中行正必无咎害”，说明九五的中正之道尚未光大。

上六，不必痛哭号咷，凶险终究难逃。《象传》说：“不必痛哭号咷”而“凶险难逃”，说明上六的（阴恶）气势终究不能久长。

〔述评〕

一阴一阳之气，充斥于大自然与人类社会。

有时，阴阳力量之间处于极度对立，必然导致两者无法缓解的殊死“斗争”，于是出现不可避免的“制裁”与反“制裁”的“非常”景况。

《红楼梦》第八十二回叙述了林黛玉的一句话：“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这虽是出自女子的一句家常谚语，却包含着事物对立面的矛盾斗争无时或息、难以调和的哲理。

《周易》中的《夬》卦（“夬”字训“决”），立义于“果决”，正是从阴阳矛盾激化的角度，强调阳刚必须以“决断”性的气魄制裁阴柔的道理，换言之，即“君子”应当清除“小人”，“正气”应当压倒“邪气”。

大自然与人类历史的发展，社会的组构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往往是不平衡的，由此便产生了矛盾、对立和斗争。古已有之的“君子”与“小人”的概念也就逐渐形成，而“君子”发起的制裁、决除“小人”的行动，遂被人们视为无可非议的正义之举。

《夬》卦的卦辞，即围绕本卦的大义，喻示君子“决”小人的三方面基本准则或要领：一是必须公正无私，宜于在“王庭”上公开宣判“小人”的罪恶；二是必须谕人戒惕，即以孚诚之心号令众人戒备“小人”造成的危害；三是必须以德取胜，说明此时不利于滥用武

力，而要通过颁布政令来宣扬美德，使人诚服。准此三端，则君子处“夬”必能“利有攸往”。

《周易》的象征体系中，往往以“阳”象征君子，以“阴”象征小人。我们今天仍然习惯于把阳刚不阿、光明正大者奉为君子，把阴邪不端、昏暗鄙恶者看作小人，似乎也与这种早期的阴阳象征有一定的联带关系。

就《夬》卦六爻的爻象分析，卦中一阴爻高居五阳爻之上，恰如“小人”得势、凌驾于“君子”，必被决除。显然，卦中阴阳爻力量的对比是十分悬殊的：以五阳之刚健盛长，制裁一阴之孤立困穷，足见阳胜阴败、正存邪亡是必然的结局。《彖传》指出：“刚长乃终”，即揭明这一道理。

然而，君子于决除小人之时，实非顺畅无碍的，阳刚虽处优势，却不可掉以轻心，故爻辞时时发出处“夬”艰难的诚意：初九诫其“不胜”而往必有“咎”，九二诫其时刻“惕号”，九三诫其刚壮过甚有“凶”，九四诫其刚决不足则“次且”难进，九五诫其居中慎行才能“无咎”。可见，尽管以“五阳”的强盛要彻底清除“一阴”，也非轻而易举；那么，当“阴”盛之时若欲对之制裁，其艰难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中外历史上，小人与君子之争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一旦小人窃居高位，不但残害君子，甚或祸国殃民；而君子在与小人斗争的过程中，稍有不慎，或把握时机不当，皆有可能致使事败而遭罹祸害。北宋末年民族英雄岳飞为奸佞秦桧所陷，以“莫须有”之罪被杀于风波亭，便是君子遭受小人之害的千古奇冤。因此，《周易》作者在《夬》卦中所流露的“君子”戒防“小人”的用心，实甚深切。《周易折中》曾引宋代学者徐几的话分析说：

以盛进之五刚，决衰退之一柔，其势若甚易。然而圣人不敢以“易”而忽之。故于《夬》之一卦，丁宁深切，所以周防戒备者无所不至。

古人对正邪斗争之严酷性的认识，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人间的阳刚正气毕竟是占上风的。世界上的阴邪之物，终将要被一一清除。《夬》卦上六爻辞所谓“无号，终有凶”，不正是一切“小人”的必然下场吗？

为了人类的“正气”，所有的“君子”都负有扫除“害人虫”的

历史使命，为我们的今天与明天更加美好而除恶扬善，廓清乾坤。

〔思考〕

六十四个卦名，有的十分浅显，不用多解释就能看出大意，如同人、大有、谦、恒等；有的用字虽然平常，却是取的古义，如屯、蛊、咸等；也有的干脆就用冷僻字，如贲、夬、姤等。把它们整理一下，看看各自都是什么意思。

八

追寻美好遇合

䷵ 姤：女壯，勿用取女。《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姤》卦

〔原文〕

䷵ 姤：女壯，勿用取女。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初六，系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牽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九四，包无鱼，起凶。《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姤》卦

〔今译〕

䷫ 《姤》卦象征相遇：要是（所遇）女子过分强盛，不宜娶作妻室。

《象传》说：姤，意思是相遇，犹如阴柔遇到阳刚（就能相合）。“不宜娶这女子作妻室”，说明不可与行为不正的女子相处久长。天地阴阳相互遇合，各类事物的发展都能显明昭彰；刚者应当遇合居中守正的柔者，天下（的人伦教化）就大为通畅。相遇之时的意义是多么弘大啊！

《象传》说：天下吹行着和风（无物不遇），象征“相遇”；君王因此施发命令而传告四方（以求上下遇合）。

初六，紧紧系结在（大车的）金属刹车器上，守持正固可获吉祥；要是急于有所前往，必将出现凶险，那就像羸弱的母猪轻浮躁动难以安静。《象传》说：“紧紧系结在（大车的）金属刹车器上”，说明初六必须守持柔顺之道而接受（阳刚者的）牵制。

九二，厨房里发现一条鱼，不致咎害；但不利于擅自用来宴享宾客。《象传》说：“厨房里发现一条鱼”，从九二与初六本不相应的意义看，是不能擅自用来宴享宾客。

九三，臀部失去皮肤，行动趑趄难进；有危险，但没有重大咎害。《象传》说：“行动趑趄难进”，说明九三的行为未曾牵制外物（因此虽无遇合也免遭邪伤）。

九四，厨房中失去一条鱼，兴起争执必有凶险。《象传》说：“失去一条鱼”而“有凶险”，说明九四（居于上卦犹如）远离下民

而失去民心。

九五，用杞树枝叶蔽护（树下的）甜瓜；内心含藏章美，必然有理想的遇合从天而降。《象传》说：九五“内心含藏章美”，是由于居中守正；“必然有理想的遇合从天而降”，说明九五的心志不违背天命。

上九，遇见空荡的角落；心有憾惜，但不遭咎害。《象传》说：“遇见空荡的角落”，说明上九居位穷高极上而导致（相遇无人的）憾惜。

〔述评〕

我们常常喜欢说“机遇”二字。

在现实生活中，“机遇”的内涵则具有多重意义：包括事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有利时机、良好环境以及和谐的人事关系等各种因素。《孟子·公孙丑》中概括的“天时”、“地利”、“人和”，实属最为典型的三大要素。

《姤》卦所阐明的事物“相遇”之理，从广义上说，也属于“机遇”的范畴，但它却是着重就阴阳遇合之道来展示其理；就人事言之，乃侧重于上下之间的遇合。“姤”字，即是“遇”之意（古文“姤”也写作“遘”）。《姤》卦的卦辞，用“反证”法作为“说理”方式：先拟取“女壮”之象，譬喻卦中初六阴爻与其上五阳爻的关系是“一女遇五男”，进而戒人勿娶此“女”；于是，作者的宗旨昭然可见——原来本卦是主张“相遇”之道必须合“礼”守“正”，而对不正当的遇合深恶痛绝。

司马迁《史记》专设一篇《佞倖列传》，罗列了一些不以真才实学而以柔邪手段获得君主宠幸的例子。其《序》指出：“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这是用憎嫉的笔调鞭笞那些以巧言佞色求遇者流，与《姤》卦的象征主旨略可相通。

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哪一种社会形态，人们只要生活在具有等级差别的现实环境中，就必然会面临着上下之间的遇合问题。如何寻求遇合，怎样处理不同的遇合关系，则往往因人们思想观念的正邪之别而大相径庭，由此导致的结局也利弊各殊。

我们不妨看看《姤》卦六爻的大义：初六是全卦唯一的阴爻，地位卑微而最处卦下，乃此卦设诫的主要对象，就其自身而论，必

须专一系应于九四之阳，守“贞”则吉；若轻浮自纵、邪媚求遇必“凶”。至于其他五个阳爻的处“遇”情状，则主于严守正道、避防“阴”邪——九二刚中不擅有阴物，获“无咎”；九三过刚而进止艰难，无所遇亦“无大咎”；九四失遇于阴物，不可强争，争执必有凶险；九五阳刚中正暂未有遇，宜于含藏章美以待贤者；上九居于穷极之地，所遇无人，但未遭阴邪之伤故“无咎”。显然，诸阳爻虽当“阴遇阳”、“柔遇刚”之时，却不可盲目遇合不正之阴。这一点，与卦辞“勿用取女”的喻意正相呼应。

这里，我们已经明白地看到，卦中所示阴阳遇合之旨，实即譬喻上下遇合之道。而上下之“遇”，一有不正，大则误国家，小则害自身；前者如变节事敌者即是，后者如用情不专者亦然。

若从正面意义分析，《姤》卦实又深寓着《周易》作者对理想、美好的“上下遇合”的追求。九五爻辞所称“有陨自天”，正是“尊者”修德求贤的典型象征，流露出“君臣际遇”将从天而降的期望。这无疑是本卦义理中所蕴存的一定程度的政治思想。相传古代尧帝了解到舜是位聪明有德的贤者，遂妻以二女，让以帝位，终致天下大治，成为千百年来传诵不衰的君臣遇合之美谈。南宋杨万里曾引用这一典故印证《姤》卦九五之义曰：“舜遇尧，为天人之合，‘有陨自天’之象，何忧驩兜？何畏孔壬？”（《诚斋易传》）

今天，我们称颂幸福的婚姻为“天作之合”、“珠联璧合”，不也是《姤》卦哲理的一种正面体现吗？

只要立身纯正，人间将处处都可以寻到美好的遇合。

〔思考〕

《周易》难读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看上去很零散，不仅没有故事情节，连基本的逻辑联系都很难找，一卦六爻常常出现好几种全不相干的事物。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热衷于这本“不堪卒读”的书？乐趣究竟在哪里？

第二章



易明人事

作

为一部哲学著作，《周易》固是以揭示大自然万物的阴阳矛盾规律为基本宗旨，但在揭示各种规律的过程中，又往往结合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现象加以分析、阐发。因此，《周易》是自然哲学与人生哲学兼而有之的作品。

汉代学者有《周易》“上经明天道，下经明人事”之说，晋代韩康伯曾破此义，指出：“夫《易》六画成卦，‘三才’必备；错综天人，以效变化。岂有天道、人事偏于上、下哉？”唐代孔颖达并举《讼》、《师》两卦为例，认为：“上经之内，明饮食必有讼，讼必众起，是兼于人事，不专天道。既不专天道，则下经不专人事，理则然矣。”（《周易正义》）这是指明上下经皆是糅合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规律阐述《易》理，颇为可取。

北宋大哲学家张载，提出“《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张子正蒙》）的观点，表明《周易》是为君子出谋划策的著作，足见他也深刻认识到《周易》的“人事”之功用。

这里选列六十四卦中的《蒙》、《讼》、《同人》、《谦》、《咸》、《恒》、《家人》、《中孚》等卦为例，以明《周易》所反映的“人事”之道。其中既有涉及教育、政治、家庭、婚姻等琐事的，又有关系到为人的各种美德。

《周易》是象征的哲学，有人把六十四卦喻为打开人生大门的六十四把“钥匙”。从特定的角度观之，此说似颇生动而贴切。

那么，我们研读了六十四卦后，将对分析人生、观察社会以及指导自己的立身处世方面产生哪些有益的作用呢？

辉煌的启蒙之光

䷃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
《蒙》卦

〔原文〕

䷃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蒙》卦

〔今译〕

䷃ 《蒙》卦象征蒙稚：亨通。并非我强求幼童来启发蒙稚，而是幼童需要启发蒙稚有求于我；初次祈问施以教诲，接二连三地滥问是读乱学务，读乱就予以施教。利于守持正固。

《彖传》说：蒙稚，譬如高山下有险阻，遇险止步而徬徨不前，正像蒙稚的情状。“蒙稚，亨通”，说明可以顺沿亨通之道施行启蒙并把握适中的时机。“并非我强求幼童来启发蒙稚，而是幼童需要启发蒙稚有求于我”，于是双方的志趣就能相应。“初次祈问施以教诲”，表明蒙师有阳刚气质而行为适中；“接二连三地滥问是读乱学务，读乱就予以施教”，因为读乱了启迪蒙稚的正常程序。蒙稚之时正可以培养纯正无邪的品质，这是造就圣人的成功之路。

《象传》说：高山下流出泉水，象征渐启“蒙稚”；君子因此果决坚定自己的行为而培育自身美德。

初六，启发蒙稚，利于树立典型教育人，使人免犯罪恶；要是急于往前进取必有憾惜。《象传》说：“利于树立典型教育人”，是为了让人就范于正确的法则。

九二，包容培育一群蒙稚者，吉祥。像纳配妻室一样（获得贤者为学子），吉祥；又像身为儿辈却能治家。《象传》说：“身为儿辈却能治家”，说明九二阳刚和六五阴柔互为应接。

六三，不宜娶这女子，她眼中所见只是美貌郎君，不顾自身体统，娶她没有利益。《象传》说：“不宜娶这女子”，说明六三行为

不顺合礼节。

六四，困陷于蒙稚，有所憾惜。《象传》说：“困陷于蒙稚”的“憾惜”，说明六四独自远离刚健笃实（的蒙师）。

六五，幼童的蒙稚（正受启发），吉祥。《象传》说：“幼童的蒙稚（正受启发）”而能获致的“吉祥”，是由于六五（对蒙师）恭顺谦逊。

上九，猛击以启发蒙稚；不利于施用强寇暴起的方式（治蒙），而利于采用抵御强寇的方式。《象传》说：“利于采用抵御强寇的方式（治蒙）”，这样可以使上下的意志顺应和谐。

〔述评〕

事物发展的初级阶段，必多蒙昧。

当一个婴儿呱呱堕地之时，它的智慧之门尚是紧紧关闭着，只有通过循序渐进的开启，才能不断焕发出人类所应有的各种智能。纵使是一位圣人，于幼儿时期也必须接受最初的启蒙教育。

世界文明的历史是这样走过来的；古今中外众多俊彦贤哲的成长过程，也留下了一道道这样的足迹。中国古老的《尚书·太甲》叙述殷商贤相伊尹的话说：“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旁求俊彦，启迪后人。”《礼记·学记》也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可见，中国古代对传道授业、启蒙教育是十分重视的。

《周易》的《蒙》卦，可以说是翻开了中国早期教育史的有系统的第一页。

此卦取名“蒙稚”，其意义在于揭示“启蒙发稚”的道理。卦辞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体现尊师敬学的思想，这是启蒙教育的前提，与《礼记·典礼上》所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之义可谓异曲同工；又称“童蒙”初问则“告”，再三滥问则“不告”，展示了启发引导式的教学原则，与《论语·述而》所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之义颇可沟通。短短的几句卦辞，事实上已经道出了启蒙教育的最本质问题。

一切教育学家大概都认为：教育科学虽是一门复杂的专业学问，但若归纳其最重要的内涵，则无非是教与学这两大要素。

《蒙》卦的六爻，正是抓住这两大要素，逐层揭示了作者的“启

蒙”思想。卦中以两个阳爻喻“师”，以四个阴爻喻“蒙童”，即程颐所指出的“二阳为治蒙者，四阴皆处蒙者也”（《伊川易传》）。其中九二阳刚处下，启迪群蒙，为有道“师表”之象；上九刚健居终，以严格施教则利，以暴虐施教则不利——这是从“教”的角度揭明治“蒙”规律。其余四阴爻，六五居尊谦下，虚心受教，为好学“君子”之象，其义乃吉；初六阴柔蒙稚，潜心“发蒙”则可，急于求进必“吝”；六三、六四两爻，或不循正路而盲目躁动，或远离其“师”而困陷蒙昧，均不能去蒙发智，无利有弊——这是从“学”的角度揭明“启蒙”规律。

综观全卦，实是紧扣“教”、“学”两端，抒发作《易》者颇具辩证因素的教育思想。明代《易》学家蔡清曰：“在蒙者便当求明者，在明者便当发蒙者，而各有其道。”（《易经蒙引》）正是本卦大义的绝好概括。

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丰富的教育学文献，是古代华夏文明的一方面重要宝藏。透过《蒙》卦的思想内容，我们似乎看到了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精粹教育理论的哲理渊源。

当今世界，物质文明迅猛发展，在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巨大物质浪潮的冲击下，人类教育事业的现状与前景究竟如何呢？西方有识的教育家已经忧心忡忡，甚或向东方寻找教育科学的希望。而东方的教育景况又是如何呢？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周易》的《蒙》卦《彖传》极称“蒙以养正，圣功也”。人类的明天和后天，能否培养出更多的“圣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让天真烂漫的儿童“以纯一未发之蒙而养其正”。

为了世界文明的延续与发展，我们有必要回首往日，认真感受一下古老而辉煌的人类启蒙之光。

〔思考〕

杜甫《寄司马山人》“道术早留意，先生早击蒙”是什么意思？《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离索晚相逢，包蒙欣有击”呢？

二

化干戈为玉帛

䷅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中正也。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
《訟》卦

〔原文〕

䷅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象》曰：天与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讼”，归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九五，讼，元吉。《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讼》卦

〔今译〕

䷅ 《讼》卦象征争讼：这是诚信被窒塞而心有惕惧（所导致的），持中不偏可获吉祥；始终争讼不息则有凶险，利于出现大人，不利于涉越大河巨流。

《彖传》说：争讼，譬如阳刚居上而险陷在下，临险而强健，就能争讼。“争讼，这是诚信被窒塞而心有惕惧（所导致的），持中不偏可获吉祥”，说明阳刚前来（处险）而保持适中。“始终争讼不息则有凶险”，说明穷极争讼不能成功。“利于出现大人”，说明决讼崇尚守正持中。“不利于涉越大河巨流”，说明（恃刚乘险）将陷入深渊。

《象传》说：天西转与水东流背道而行，象征（不和睦而）“争讼”；君子因此办事先考虑其初（以杜绝争讼的本源）。

初六，不久缠于争讼事端；此时略受言语中伤，终将获得吉祥。《象传》说：“不久缠于争讼事端”，表明争讼不可长久不停；尽管此时略受言语中伤，但初六通过辨析终将分明。

九二，争讼失利，逃窜速归，那是三百户人家的小邑，（居此）不遭祸患。《象传》说：“争讼失利”，就应当“逃窜速归”；居下与尊上争讼，说明九二灾患临头（但及时躲避）而又中止。

六三，安享旧日的德业，守持正固以防危险，终将获得吉祥；或辅助君王的事业，成功不归己有。《象传》说：“安享旧日的德

业”，表明六三顺从阳刚尊上可获吉祥。

九四，争讼失利；回心归就正理，改变（争讼的）念头，安顺守持正固可获吉祥。《象传》说：“回心归就正理以改变（争讼的）念头”，说明九四安顺守持正固必无损失。

九五，（明决）争讼，至为吉祥。《象传》说：“（明决）争讼而至为吉祥”，表明九五居中守正。

上九，偶或（凭借胜讼）被赏赐饰有大带的显贵之服，但在一天内被三次剥夺。《象传》说：由于争讼（获胜）而受赐官禄，这也不值得尊敬。

〔述评〕

地球上一开始出现生物，大概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各种形态的生存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无处不有。

人与人之间，此类竞争尤为激烈。由此而萌发的“争讼”现象，则是人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竞争过程中的“副产品”。在人类历史上，大至国与国，小至家庭邻里之间，事无巨细，争讼事件可谓繁不胜数。即使是当代社会，这种现象仍是屡见不鲜的。

中国古人经常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其宗旨是在于尽可能平息争讼，创造一种和睦宁静的生存环境。或许古人早就意识到，争讼事端若不加以平息，必将危害当事各方的利益，甚至酿成重大社会灾害。

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描写了一场毁灭一座古城的“特洛伊战争”，便是由“纷争”女神的一颗“不和的金苹果”引起的。相传在古希腊的一个婚宴上，三位女神赫拉、雅典娜、阿弗洛狄忒为争夺这颗题为“送给最美的女神”的金苹果而引起纷争，最后，由于阿弗洛狄忒许诺担任评判的特洛伊王子娶一个天下最美的女子为妻而得遂心愿。于是，阿弗洛狄忒协助特洛伊王子拐走斯巴达国王的妻子——美女海伦。从而导致希腊诸王对特洛伊的远征，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拉开了序幕，最后以特洛伊城的毁灭告终。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无怪乎中国古人崇尚“化干戈为玉帛”这句话，其义也在于消解争斗，平息讼事。

《周易》设立《讼》卦，并非教人如何“争讼”，而是诫人止讼免争。卦辞的要旨体现于两方面：一是指出必须在“信实”被止塞的

情状下才能“起讼”；二是深诫讼事应当持“中”，若讼极不止必凶。显然，卦辞对处讼之事表达了至为谨慎的态度。

再看《讼》卦六爻的喻象，最重要的是九五，喻示着全卦的“听讼”尊主，负有判定是非、明断曲直的重任，以其阳刚中正与明察果决之德而获“元吉”。其他五爻，皆是身系讼事之象，其中初六不与人争而获“终吉”，九二败讼之后能及时退归乃获“无眚”，六三安分守位不愿争讼亦获“终吉”，只有上九极居末位，穷争强讼，虽一时获胜，但最终必自取“夺赐”之辱。可见，全卦大旨是始终申言“讼”不宜穷争，应当及早平息的道理。

考察人类的一般心理，对于“争讼”之事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除非个别凶悍喜斗、擅于挑惹是非之徒。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也日渐加强。在自身正当权益遭受侵害时，能勇于诉诸法律，寻求正当保护，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周易》的《讼》卦精神的另一方面体现。

然而，若要真正杜绝争讼，首要措施是必须治其本原。《讼》卦《大象传》称“君子作事谋始”，提出“作事”之初先要防“讼”于未萌的观点，即是强调凡事先明确章约、判其职分，使讼无从生，争无由起。今天的社会强调“法制”，在各个社会领域制定了不厌其详的条规法律，则人人遵纪守法，各循其序，这无疑也是减少讼事的十分有效的“良方”。三国时期杰出《易》学家王弼在《周易注》中引用孔子的话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见《论语·颜渊》，又见《礼记·大学》）此语正合《大象传》的精蕴——既揭出《讼》卦的象外之旨，又反映了古人追求息讼罢争、人人平和的社会理想。

期盼社会安宁、人心和悦，是我们的共同追求。深刻领会《讼》卦旨趣，似乎有益于人们当涉身讼事之时，努力寻找“化干戈为玉帛”的适当途径。

〔思考〕

我们现在提到“讼”，首先想到的是起诉、打官司。这里的“讼”是这个意思吗？

三

憧憬大同世界

䷌〔同人：〕「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初九，同人於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六二，同人於宗，吝。《象》曰：『同人於宗』，吝道也。九三，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於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上九，同人於郊，无悔。《象》曰：『同人於郊』，志未得也。」

——《同人》卦

〔原文〕

䷌〔同人：〕^{〔1〕}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初九，同人於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於宗，吝。《象》曰：“同人於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同人》卦

〔注释〕

〔1〕据冯椅《厚斋易学》说补卦名“同人”二字。

〔今译〕

䷌ [《同人》卦象征和同于人：]在宽阔的原野和同于人，亨通，利于涉越大河巨流，利于君子守持正固。

《彖传》说：和同于人，犹如柔顺者处得正位而守持中道又能上应刚健者，于是能够和同于人。和同于人，强调“在宽阔的原野和同于人，亨通，利于涉越大河巨流”，这是表明刚健者（的求同心志）在施行。稟性文明而又强健，行为中正而又互相应和，这恰是君子和同于人的纯正美德。只有君子才能会通统一天下民众的意志。

《象传》说：天亲和于火，象征“和同于人”；君子因此分析人类群体而辨别各种事物（以审异求同）。

初九，刚出门口就能和同于人，必无咎害。《象传》说：“刚出门口就能和同于人”，又有谁会施加咎害呢？

六二，在宗族内部和同于人，有所憾惜。《象传》说：“在宗族内部和同于人”，这是导致憾惜的所由之道。

九三，潜伏兵戎在草莽间，登上高陵（频频察看），三年也不敢兴兵交战。《象传》说：“潜伏兵戎在草莽间”，说明九三前临刚强之敌；“三年也不敢兴兵交战”，怎么能贸然行进呢？

九四，乘据城墙之上，（悄然自退）不能进攻，吉祥。《象传》说：“乘据城墙之上”，表明九四在和同于人的意义上是不能发动进攻；之所以获得吉祥，是由于困厄时能够回头遵循正确的法则。

九五，和同于人，起先痛哭号咷但后来欣喜欢笑，大军出战告捷

而（与志同者）相遇会合。《象传》说：“和同于人”之先（痛哭号咷），表明九五中正诚直（急与人同）；“大军出战才（与志同者）相遇”，是说明九五（与敌对者）交战获胜。

上九，在荒远的郊外和同于人，（虽未遇志同道合者也）不觉悔恨。《象传》说：“在荒远的郊外和同于人”，可见上九（与人和同的）志向未能实现。

〔述评〕

在《圣经》哲学中，人类往往被喻为上帝的羔羊，而上帝则希望“羔羊”们以爱己之心爱人，创造一种人人博爱、人人相亲的理想社会。

中国古代经典《礼记·礼运》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这无疑是中国古人的一种美好理想。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善良人们，不论何种肤色，不分何种宗教，大概对“大同社会”均有着共同的追求与向往吧。

《周易》的《同人》卦所发“和同于人”的意义，与“博爱”、“大同”的思想境界，颇可相通。卦辞以“同人于野”为喻，表明与人和同必须处于广阔无私、光明磊落的境界，虽远至“原野”之外者也能广为通同，于是前景亨通畅达，无所不至。而能达到如此崇高意境者，则务必具备无限纯美的“君子”品德，故卦辞称“利君子贞”，《彖传》也特别强调“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在追求“同人”之道的同时，我们似乎还必须注意一个现象：世界上众多的人和物，其性格、气质、特征本有区别，则必须存其所异而同其所当同。《大象传》所谓“君子以类族辨物”，即言同中存异之理。清代学者李光地云：“虽大同之中，各从其类，自有区别。故上下有等，亲疏有杀，人之知愚善恶有分，物之贵贱精粗有品，类而辨之，各得其分，乃所以为‘大同’也。”（《周易观象》）此说揭明了本卦《大象传》的重要旨趣，展示了“同人”的一项“艺术”准则——如何在“和同”中恰到好处地把握“同”与“异”的关系。

然而，要真正实现“同人”愿望，却不是轻而易举的。《同人》卦六爻，一一揭明了“同人”之时的各种曲折情状：初九刚出门即与人和同，仅获“无咎”；六二“同人”于宗族，所同偏狭，未免憾

惜；九三、九四争相强“同”于人，违“中”失“正”，故前者徒劳无益，后者改过乃吉；九五先遭危厄，后以刚正执中得遂“同人”之志；上九孤身远遁荒外，“同人”之道穷尽。可见，《周易》作者毕竟正视现实，没有停留在抽象的理想境界，而是在“同”与“争”的尖锐矛盾中极力展示出“同人”艰难的本质规律。尤其是三、四、五爻，以“兵戎”、“攻战”设喻，更见“同人”过程中矛盾激化的程度。王弼于此卦曾叹道：“凡处‘同人’而不泰焉，则必用师矣。”（《周易注》）换言之，今日的“和同”，往往是在往昔“争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有人说，和平与战争是孪生兄弟。这是颇具辩证哲理的看法。回顾历史，中国的秦始皇曾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号称书同文、车同轨，但凡政治、经济、法律、度量衡等一切都置于统一的规范之中；而这种“统一”，正是以数十年的兼并、混战为前提的，甚至在“统一”的凯歌声中仍然要辅以“焚书坑儒”的严酷措施。尽管如此，秦朝的统一只不过维持了短短的十五年。中外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民族的真正“和同”，何其之难！

即使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经历中，要想与周围各种层次的人都“和同”而不悖，也是极不容易的事。人们常说“做人难，难做人”，恐怕也含有不少在人际相处方面未能完全和谐之遗憾吧。局部的人际“和同”尚且不易，更何况国家之“和同”，世界之“大同”呢？

不过，美好的东西愈是难以获得，人们就愈想追求。从正面宗旨分析，《同人》卦所喻示的广泛“和同于人”的理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具有深远的进步意义。

今天的人们仍然处在愈演愈烈的各种无益和平事业的纷争之中，但我们还是憧憬着遥远明天的大同世界。

〔思考〕

同人和讼在很多方面是相反的，这和它们六爻的组合方式有什么关系？

四

谦谦君子的风范

䷎ 谦：亨，君子有终。《象》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六二，鸣谦，贞吉。《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六四，无不利，撝谦。《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谦》卦

〔原文〕

䷎ 谦：亨，君子有终。

《象》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鸣谦，贞吉。《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谦。《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谦》卦

〔今译〕

䷎ 《谦》卦象征谦虚：亨通，君子能够保持谦德至终。

《象传》说：为人谦虚，必致亨通。正如天的规律是下降济物而天体愈显光明，地的规律是低居卑处而地气源源上升。天的规律是亏损盈满而补益谦虚，地的规律是变易盈满而充实谦虚，鬼神的规律是危害盈满而施福谦虚，人类的规律是憎恶盈满而爱好谦虚。谦虚的人高居尊位而道德更加光明，下处卑位而外物也难以超越：只有君子能够保持谦虚至终啊。

《象传》说：高山低藏在地中，象征“谦虚”；君子因此引取多余而补充不足，权衡各种事物而公平地施予。

初六，谦而又谦的君子，可以涉越大河巨流，吉祥。《象传》说：“谦而又谦的君子”，说明初六用谦卑来制约自己。

六二，谦虚名声外闻，守持正固可获吉祥。《象传》说：“谦虚名声外闻而守持正固可获吉祥”，表明六二靠中心纯正赢得名声。

九三，勤劳谦虚的君子，保持谦德至终，吉祥。《象传》说：“勤劳谦虚的君子”，广大百姓都服从他。

六四，无所不利，发挥扩散谦虚的美德。《象传》说：“无所不利而发挥扩散谦虚的美德”，表明六四不违背谦虚的法则。

六五，虚怀不有富实，与近邻一起都利于出征讨伐，无所不利。《象传》说：“利于出征讨伐”，说明六五是征伐骄横不顺者。

上六，谦虚名声远闻，利于出兵作战、征讨外旁邑国。《象传》说：“谦虚名声远闻”，但上六的心志尚未完全实现；可以出兵作战，此时只是征讨外旁邑国。

〔述评〕

中国古代有一句著名的成语：“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历来被人们奉为至理名言。

十九世纪德国文豪歌德说过：“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都是严重的错误。”（《歌德的格言和随想集》）

所谓谦虚，是指一个有成就有作为的人，不因自己的成功而妄自尊大、盛气凌人，而是保持平和敦厚的作风，继续努力进取。它与懦弱无为、妄自菲薄的“自卑”概念是截然相反的。

《周易》的《谦》卦大义，便是主于赞扬“谦虚”美德。此卦的卦象是上坤为地、下艮为山，犹如大山居于地下，含有外虽谦逊而内实高大之旨。卦辞称：“谦，亨，君子有终”，指明君子推行谦虚美德，必能自始至终。

更引人注目的是，《彖传》指出：“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这是泛举“天道”、“地道”、“鬼神”、“人道”为例，说明宇宙间的事理无不抑盈扬谦，进一步申明“谦”道美善可行。相传周公旦曾经借《谦》卦告诫其子伯禽说：“《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韩诗外传》引）

卦中六爻，各从不同的角度揭示行谦必益的道理：初六处下“谦谦”，无往不吉；六二谦德广闻，中正获吉；九三勤劳谦虚，“有终”致吉；六四发挥其谦，无所不利；六五居尊行谦，亦“无不利”；上六谦极有闻，利于“行师”。元初人胡一桂曰：“《谦》一卦六爻，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纯全者：谦之效故如此也。”（《周易本义附录纂疏》）记得先师六庵先生书斋中曾悬挂一幅旧联云：“谦卦六爻皆吉，恕字终身可行。”短短十四言，以工整典雅之对仗，展示了中国传统道德——谦虚、忠恕之崇高内涵。

相传春秋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大军攻打鲁国，鲁军败归，鲁国的一位将领孟之侧（字之反）奋力殿后，掩护部队撤退。当鲁军安全撤回城门之际，孟之侧挥鞭打了一下坐骑，说道：“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见《论语·雍也》及《左传》）既立大功，却不自矜夸，反而托言其马“不进”，足见这位孟氏的谦虚美德，与那些“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者适成鲜明对照。因此，孟之侧的

高尚行为，也成了历史上传颂的“谦谦君子”之美好象征。

世人崇尚谦虚，并不意味着世界上不存在骄逆现象。事实上，“谦”与“骄”是相对立而并存的两种反差极大的人品。欲使“天下归谦”，必当平“骄”去“逆”。倘若对骄逆者也一味用谦姑息，则人类社会的正常“心理秩序”便难以平衡。《谦》卦六五、上六两爻有“侵伐”、“行师”之象，正是揭明在广泛施谦于下的同时，又当讨伐制服骄逆者；《大象传》所谓“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亦寓此旨。马振彪先生曾指出：“君子以德服人，然有时亦不得不用兵”，“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其用行师，志虽未得，所以济谦德而妙其用，平天下之不平者一归于平，故五、上两爻言‘征伐’也。”（《周易学说》）可见，《周易》作者在强调“谦”的思想之际，未曾忘记排除“骄逆”的一面——这又是本卦辩证观念的体现。

在今天趋向于全面进取的社会生活中，为了让高效率、快节奏的人生更加纯美，我们似乎仍有必要提倡发扬中国古代“君子”的“谦谦”之风。

〔思考〕

鸣谦、劳谦、撝谦后来都成了独立的词语，它们的用法是怎样的？

五

心灵世界的感通

䷞ 咸：亨，利贞，取女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明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上六，咸其辅颊舌。《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咸》卦

〔原文〕

䷞ 咸：亨，利贞，取女吉。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明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辅颊舌。《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咸》卦

〔今译〕

䷞ 《咸》卦象征交感：亨通，利于守持正固；求娶女子为妻可获吉祥。

《彖传》说：咸，意思是交感；恰如阴柔往上而阳刚来下，二气交感互应而两相亲和。（交感之时）稳重自制而又欢快欣悦，就像男子要以礼下求女子，所以“亨通，利于守持正固，求娶女子为妻可获吉祥”。天地交感带来万物化育生长，圣人感化人心带来天下和平昌顺：观察交感现象，天地万物的性情就可以明白了！

《象传》说：山上有大泽（而山泽之气相通），象征“交感”；君子因此虚怀若谷而广泛容纳感化众人。

初六，交感相应一脚拇指。《象传》说：“交感相应一脚拇指”，表明初六的交感志向是向外发展。

六二，交感相应一小腿肚，有凶险；安居守静可获吉祥。《象传》说：尽管有凶险但安居守静可获吉祥，说明六二能柔顺（安守交感正道）则可免遭祸害。

九三，交感相应在大腿，执意盲从泛随于人，如此往前必有憾惜。《象传》说：“交感相应在大腿”，说明九三不安于恬静退处；心志在于盲目泛随于人，说明所执守之意是卑下的。

九四，守持正固可获吉祥，悔恨必将消亡；心意不定地频频往来，友朋终究顺从你的思念。《象传》说：“守持正固可获吉祥”而“悔恨必将消亡”，说明九四未曾因交感（不正）而遭害；“心意不定地频频往来”，说明此时（交感之道）尚未光大。

九五，交感相应一背脊肉上，不致悔恨。《象传》说：“交感相应一背脊肉上”，说明九五的（交感）志向颇为浅微。

上六，交感相应一口头上。《象传》说：“交感相应一口头上”，可见上六不过腾扬空言而已。

〔述评〕

人类生活在花红柳绿、风清月朗的情感天地之间，心有所触，情必动之。大凡阴阳男女之相感，无疑是普天下人人不能或免的现象。

中国古代正统的典籍《礼记·乐记》也堂而皇之地认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换句话说，没有充满情味的通感，便失去人类本然的天性。

《周易》的《序卦传》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并谓“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这正是针对《咸》卦的义理，从男女通感以成夫妇而作出的一番分析。

《咸》卦的卦名“咸”字，即是“感”的意思。全卦的主旨，从广义看是普遍阐明天下万物的“感应”之道，从狭义看则是侧重揭示男女的“交感”之理。卦辞称万物“交感”能“正”必致亨通，又言男子“取女”可获吉祥，便是明确喻示上述意义。故孔颖达《周易正义》说：“此卦明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必须男女共相感应，方成夫妇。”又云：“既相感应，乃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则凶害斯及，故利在贞正；既感通以正，即是婚媾之善。”

卦中六爻取象颇为别致，分别以人体各部位的感应作譬喻，展示“交感”的不同情状及是非得失——初六感于“足趾”，吉凶未见；六二感于“腿肚”，安居则吉；九三感于“大腿”，泛随有吝；九四感于“心神”，守正获吉；九五感于“背脊”，未能广应，仅得“无悔”；上六感于“口头”，感应转微，吉凶难测。各爻由下体感应到上体，喻象简明贴切而又生动。就诸爻多言“居吉”、“往吝”、“贞吉”之辞分析，可知《周易》作者于《咸》卦虽言“交感”，却以守正“不动”为美，此中似有男女交感当以“礼”为防之意寓焉。朱熹《周易本义》也曾指出：“此卦虽主张‘感’，然六爻皆宜静不宜动也。”

诸爻之中，以九四所感最具“贞吉”美德。爻辞赞扬“朋从尔思”的境界，无非强调“感”止于“正”必吉，悦以能静为宜，恰似《诗经·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义在《易》理中的体现。就这一点看来，《咸》卦的“咸”以“利贞”论，又可与《国风》“好色而不淫”的“诗教”，一并纳入卦建社会早期关于男女、夫妇礼教的道德范畴之中，为研究古代社会礼法制度尤其是婚娶制度提供了一方面资料。

当然，《咸》卦的象征意义实非拘限于男女交感之道。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以及社会上的各阶层人物，都存在着相互沟通、感应的渠道。站在宏观的角度看，正如《彖传》所言：“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若从具体的人际关系看，则《大象传》云“君子以虚受人”，表明了有虚怀若谷之品德者，便能广泛感应于众人而普遍容纳人心。可见，从男女、夫妇之间的“交感”，到“圣人”、“君子”对于众人庶民的“感化”，显然构成了人类社会中感应现象的一些重要内容。

只要人们的心灵窗户都能敞开，我们的通感世界必将更加光明而美好！

〔思考〕

这一卦说到了很多人体部位，它们分别用哪些字来表达？这些字今天还保留了哪些相关用法？

六

坚不可摧的恒久之道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象》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
《恒》卦

〔原文〕

䷟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象》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恒》卦

〔今译〕

䷟ 《恒》卦象征恒久：亨通，必无咎害，利于守持正固，利于有所前往。

《象传》说：恒，意思是恒久。恰如阳刚居上而阴柔处下，雷发风行常相交助，先要逊顺而后能动，刚柔稟性皆喜应合：这都是恒久可行的事状。“恒久，亨通，必无咎害，利于守持正固”，说明要永久保持美好的道德。天地的运行规律，是恒久而不停止；“利于有所前往”，表明事物的发展是终而复始。日月顺行天道而能永久照耀天下，四季往复变化而能永久生成万物，圣人永久保持美好的道德而天下就能遵从教化形成美俗：观察恒久现象，天地万物的性情就可以明白了！

《象传》说：雷发风行（常相交助），象征“恒久”；君子因此树立恒久不变的正确思想。

初六，深求恒久之道，要守持正固以防凶险，（否则）无所利益。《象传》说：“深求恒久之道”的“凶险”，是由于初六刚开始就求之过深。

九二，悔恨消亡。《象传》说：九二“悔恨消亡”，说明能恒久守中不偏。

九三，不能恒久保持美德，时或有人施加羞辱；要守持正固以防憾惜。《象传》说：“不能恒久保持美德”，说明九三（长此以往）将无处容身。

九四，田猎获不到禽兽。《象传》说：九四久居不当之位，田猎

哪能获得禽兽呢？

六五，恒久保持（柔顺）美德，长守正固；妇人如此可获吉祥，男子如此则有凶险。《象传》说：妇人长守正固可获吉祥，表明要跟从一个丈夫终身不改；男子必须裁制事宜，若像妇人那样（柔顺）必有凶险。

上六，振动而不安于恒久之道，有凶险。《象传》说：“振动而不安于恒久之道”又高居上位，说明上六（立身处世）必然大为无功。

〔述评〕

一个人如果没有坚确不移的恒心，则无论从事何种事业，最后都终将一无所成。《孟子·告子上》记载了一则生动的譬喻：“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这本是孟子借以讽谏齐王要经常接近良辅的话，后来便成为告诫所有立心不恒者的箴言。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俗谚：“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也是从正面劝勉人们应当在投身于某种事业的过程中树立起长久不懈的恒心。

《周易》的《恒》卦阐发事物的“恒久”之理，就人事而言，正是教人立身处世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卦辞用“亨通，无所咎害，利于守正，利有所往”诸语，极力赞美“恒”道可行。

然而，此卦虽发“恒久”之义，卦中六爻却无一爻全吉：初六急于深求“恒”道，欲速不达，诫以守正防凶；九二失位，因能恒守刚中，幸得消“悔”；九三守德不恒，或致“羞”、“吝”；九四久居不当之位，徒劳无益；六五恒守柔德，于妇人有吉，男子则凶；上六好动不能守恒，面临凶险。显然，诸爻虽得失利弊的程度不同，但均不能尽“恒”之义，乃至古人有“恒之道岂易言哉”（《周易折中》引邱富国语）的慨叹。试究“恒”这一概念本身的寓意，似非一朝一夕、一时一事所能即刻尽赅，谚云“路遥知马力，日久识人心”，正属此理；那么，一爻之中难获“完吉”，则是卦旨之所然，不能不如此。

至于六五爻辞称“妇人吉，夫子凶”，说明此爻以阴柔居上卦之中，虽不当位，但下应九二刚中（阳爻居下卦之中），有妇人恒守其德、坚贞从夫之象，故王弼《周易注》论曰：“居得尊位，为恒之

主，不能制义，而系应在二，用心专贞，从唱而已，妇人之吉，夫子之凶也。”这一爻辞之象，明显地流露出“妇从夫”的古代礼教之含义。《孟子·滕文公下》云：“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并谓：“是焉得为大丈夫乎！”正可视为此卦的注脚。尽管爻辞只是一种喻象，但其内涵却深刻反映了古代“妇德”、“男权”思想，与今天的观念实是格格不入的。

事实上，“恒久”之道的波涉面是至为广泛的。《恒》卦的《彖传》盛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即是广举日月、四时、圣人守“恒”之例，深阐此卦大旨。而《大象传》言“君子以立不易方”，则表明“君子”的立身务必坚守恒久不变的思想准绳，才能成为人们的典范。由此可见，“恒”之为义，应当合“不已”、“不变”这两端而兼有之，不可偏执于一隅。

纵观《恒》卦的整体意义，无论各爻的占语是否理想，作者所喻示的道理却无不在于勉人守“正”处“恒”。就此而言，“人贵有恒”的思想，显然是本卦象征意义的核心。《荀子·劝学》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又曰：“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此说固为论学，但也与《恒》卦旨趣无异。

一切有作为的人们，当你确定自己远大抱负的同时，是否也必须树立起持恒之心呢？

〔思考〕

本卦卦名和卦辞看上去都比较吉利，爻词却以凶居多。这种卦、爻吉凶不合的情况还有不少，再选几例对比一下，看看能否有什么新的认识。

七

古老的治家准则

䷤ 家人：利女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家人》

〔原文〕

䷤ 家人：利女貞。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家人》

〔今译〕

䷤ 《家人》卦象征一家人：利于女子守持正固。

《彖传》说：一家人，要求女子在家内居正当之位，男子在家外居正当之位；男女居位都正当得体，这是天地阴阳的大道理。一家人有严正的君长，指的是父母。父亲尽父亲的责任，儿子尽儿子的责任，兄长尽兄长的责任，幼弟尽幼弟的责任，丈夫尽丈夫的责任，妻子尽妻子的责任，这样家道就能端正；端正了家道而后天下就能安定。

《象传》说：风从火的燃烧生出（而自内延外），象征“一家人”（事关社会风化）；君子因此在日常言语方面必切合实际，而居家行事必守恒不变。

初九，防止邪恶然后保有其家，悔恨必能消亡。《象传》说：“防止邪恶然后保有其家”，说明初九在（家人）心志尚未转化变迁之时（就预先防范邪恶行为）。

六二，无所成就，掌管家中饮食事宜，守持正固可获吉祥。《象传》说：六二的“吉祥”，是由于柔顺温逊所致。

九三，一家人伤怨嗷嗷，尽管有悔恨及危险，但可获吉祥；若让妇人孩童笑闹嘻嘻，终致憾惜。《象传》说：“一家人伤怨嗷嗷”，说明此时（家人）尚未敢放逸纵乐；“妇人孩童笑闹嘻嘻”，则显然有失家中礼节。

六四，增富其家，大为吉祥。《象传》说：“增富其家”而“大为吉祥”，是由于六四顺承居于尊位的阳刚者所致。

九五，君王用美德感格众人然后保有其家，无须忧虑，必获吉祥。《象传》说：“君王用美德感格众人然后保有其家”，说明此时人人交相亲爱和睦。

上九，心存诚信，威严（治家），终获吉祥。《象传》说：“威严（以治家）”的“吉祥”，正表明上九要先反身严格要求自己。

〔述评〕

家庭组合，大概从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而跨入文明进程的远古岁月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伴随着家庭的出现，与之相适应的治家理论也逐渐萌生、发展，并最终形成各具民族特色的种种学说。

古代中国人十分重视家庭的治理，历史上流行着不少有关“家诫”、“家训”、“治家格言”之类的著作，成为古人争相传阅、引为借鉴的作品，有些内容甚至对当代社会家庭的改善与稳定也颇有参考价值。

《周易》中的《家人》卦，集中阐发“治家”之道，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第一篇“家训”。卦辞以“利于女子守正”设喻，指明家庭的整体建构以女子为主要因素，故女子奉行正道，必为家庭的顺畅发展打下扎实的根基。这一点，显然是《周易》作者所抓住的家庭问题的首要矛盾，因此作为全卦象征旨趣的第一前提而写入卦辞。

然而，一个家庭是由男和女共同构成的，岂能只言“女”而不及“男”呢？于是卦中六爻便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展示男女上下如何“正家”的意义。其中四阳爻喻男子之道——初九于立家之始便防止邪恶，遂能保家而消“悔”；九三治家过刚，致使家人哀怨，但不失正道而终获吉祥；九五以美德感格众人而保有其家，无忧有吉；上九以诚信威严治家，亦获吉祥。其余二阴爻喻女子之道——六二处下守中，专主“中馈”，不求有成，唯以持“正”而获吉；六四居得柔正之位，上承下应阳刚，勉力增富其家，终获“大吉”。显而易见，六爻中所喻家庭男女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男子之“正”在于以刚正气质把握全家的“主舵”，女子之“正”则必须绝对“柔顺”、无所专遂：“妇德”缘此能立，“家道”于是不失，而卦辞“利女贞”之旨也昭然若揭。那么，真正的治家主权自然非“男”莫属了，上九“威如”之喻便成为“男权”的绝好象征。

阴阳、刚柔、尊卑，固然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气质、生理诸方面的客观现象，自有一定的规律；但由此引发出以男性制约女性为特色的传统家庭礼教，根深蒂固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家人》卦所反映的某些思想正是如此，这是今天应当辨析与批判的。

若深究《家人》卦的全部义蕴，我们还可以发现那些超乎“家庭”之外的宏大宗旨。此卦的《彖传》指出：“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大象传》也说：“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前者言及治家与“天下定”的关系；后者强调家庭之事牵涉社会风化问题，故“君子”居家应当不忘修言行、美风化。南宋俞琰《周易集说》尝云：“君子知风之自，于是齐家以修身为本，而修身以言行为先。”由此，我们看到贯穿在“身”、“家”、“天下”之间的一条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线索。从这一角度分析，《家人》卦的大旨又与《礼记·大学》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密合无间。

古代的家庭模式已经远离我们而去。面对新时代、新世纪，我们将怎样建立起人类明天的家庭学说呢？从《家人》卦的象征哲理中，我们能否寻觅出几许可资参照的有价值因素呢？

〔思考〕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病逝之后杨仪把军队领了回去，还剿灭了魏延，他自认为诸葛亮的继承人非他莫属，便请人用《周易》算卦，得到的就是家人卦——杨仪“默然不悦”，这是为什么？

八

纯诚信实的人格

䷄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九五，有孚挛如，无咎。《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中孚》卦

〔原文〕

䷄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中孚》卦

〔今译〕

䷼ 《中孚》卦象征中心诚信：能感化小猪小鱼必获吉祥，利于涉越大河巨流，利于守持正固。

《彖传》说：中心诚信，犹如内情柔顺（谦虚至诚）而中涵刚健（笃实有信）；上下和悦逊顺，诚信之德就能被化邦国。“能感化小猪小鱼必获吉祥”，表明诚信施及猪和鱼这类微物；“利于涉越大河巨流”，正像乘驾木船（畅行无阻）；中心诚信而利于守持正固，于是应合天的（刚正）美德。

《象传》说：大泽上吹拂着和风（无微不至），象征“中心诚信”；君子因此（以诚信之德）审议狱事而宽缓死刑。

初九，安守（诚信）必获吉祥，别有他求将难以安宁。《象传》说：初九“安守（诚信）必获吉祥”，表明（笃实的）心志尚未改变。

九二，鹤鸟在山阴鸣唱，其同类声声应和；我有一壶美酒，愿与你共饮同乐。《象传》说：“其同类声声应和”，这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意愿。

六三，（存心不诚而）前临劲敌，或击鼓进攻，或疲惫退撤；或恐惧悲泣，或无忧欢歌。《象传》说：“或击鼓进攻、或疲惫退撤”，说明六三居位不妥当。

六四，宛如月亮接近满圆，又似良马亡失匹配，将无咎害。《象传》说：“良马亡失匹配”，说明六四弃绝其配偶而上承（九五阳刚）。

九五，精诚至信而广系天下之心，无所咎害。《象传》说：“精诚至信而广系天下之心”，说明九五居位中正适当。

上九，飞鸟鸣音虚升于天，守持正固谨防凶险。《象传》说：“飞鸟鸣音虚升于天”，这种虚音怎能保持长久呢？

〔述评〕

忠诚笃信，无疑是人世间受到普遍赞美的一种至为美好的人格。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曾经反复以“信”德施教，《论语》二十篇屡屡强调这一宗旨，如“敬事而信”（《学而》），“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等，皆是孔子论“信”的名言。

相传西周的周公（姬旦），以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而辅政，仍是保持兢兢业业的诚信之心礼待天下贤士，有“握发吐哺”之美行。他曾经告诫其子伯禽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这里所言“捉发”，指沐浴未毕即握住湿头发以接待来访者；“吐哺”，指进餐未竟即吐出口中食物以与来宾接谈。这种礼贤下士唯恐不及的诚信之德，使周公成为中国历史上受人景仰的卓越政治家。故曹操《短歌行》有“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句。

《中孚》卦，正是揭明“中心诚信”的意义。卦辞用“感化小猪小鱼可获吉祥”，喻诚信之德应当广被微物，无所不及；并称此时既利于涉险，又利于守正。孔颖达《周易正义》指出：“既有诚信，光被万物，万物得宜，以斯涉难，何往不通？故曰‘利涉大川’。信而不正，凶邪之道，故利在贞也。”

卦中六爻，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人须保持诚信之理。其中初九安于下位以守信，九二笃诚中实以感物，六四专心至诚而不贰，九五广施诚信以居尊，这四爻虽处位不同，阴阳有别，但皆为有“信”的正面形象。而六三居心不诚、言行无常，上九信衰诈起、虚声远闻，则皆为无“信”的反面形象。尤其上九以“飞鸟鸣声”设喻，至见诚意。故王弼《周易注》云：“飞音者，音飞而实不从之谓也。居卦之上，处信之终，信终则衰，忠笃内丧，华美外扬。”

六爻之中最受推崇的，是二、五两爻。九二取“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为象，体现了人类以至诚之道相互感通的道理，贾谊由此推

得“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新书·春秋》）的论旨。至于九五所取以“诚信”牵系“天下”之象，更蕴含着对“有国者”必须“取信于民”的期望，与卦辞申言：信及“豚鱼”、感化万物的观点相合。刘向论曰：“人君苟能至诚动于内，万民必应而感移。尧、舜之诚感于万国，动于天地，故荒外从风，凤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鱼吉’，此之谓也。”（《新序·杂事篇》）

可见，《中孚》卦所发“诚信”之义，既泛及一般的社会道德，又兼及特殊的政治伦理。那么，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思想中，尤其在探索“信”这一道德范畴的历史渊源时，本卦实可提供颇有价值的资料依据。

即使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一般的交友接物、待人处世，还是身居要职、治理民众，我们不是仍要始终谨守纯诚信实的美善人格吗？

〔思考〕

关于“爻位”，在易学中有很多理论。联系具体的卦爻辞，对各个爻位的吉凶状况作一分析。

第三章



易长于变

我

们常说《周易》是一部奇特的哲学著作，它的“奇”之所在，很大方面在于这部作品至为深刻地反映了大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奥秘哲理。

就内容言之，《周易》是喻阴阳而明人事，但其所喻“阴阳”，无非阴阳变化之道；所明“人事”，无非人事变动之理。故司马迁指出：“《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史记·太史公自序》）

《周易》的变化哲理，广泛体现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象征大义之中。这里选列六十四卦中的《蛊》、《大过》、《损》、《益》、《革》、《鼎》、《既济》、《未济》等卦，以展示《周易》所言事物的“变化”之旨。诸卦中或涉事物治与乱的转化、损与益的变迁、成功与未成的交相更迭，或有物态反常的调济之机，或及“革故鼎新”的推移之运，无不不可视为《周易》论“变”的典型例子。

北宋理学家程颐说：“《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二程集·易传序》）这是用颇为精炼的语言，概括了《周易》通过“变化”哲理以揭示宇宙间万物发展规律的特色。

我们生存的世界在变化，我们涉入的人生在变化。如何适应瞬息万变的环境？如何把握无可回避的事物变化规律？这或许仍然是今天的人们研读《周易》时所欲寻求的哲理启示吧。

治与乱的文转

䷆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蠱》

〔原文〕

䷆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

咎也。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蛊，用誉。《象》曰：“幹父”“用誉”，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周易》卷三《蛊》

〔今译〕

䷑ 《蛊》卦象征拯弊治乱：至为亨通，利干涉越大河巨流；应当预先思虑（喻示终始转化的）“甲”日前三天的事状，然后推求“甲”日后三天的治理措施。

《彖传》说：拯弊治乱，犹如阳刚居上而阴柔处下，当物情驯顺之时就能抑止弊乱。拯弊治乱，至为亨通而后乃见天下大治。“利干涉越大河巨流”，表明此时努力往前可以大有作为。“应当预先思虑（喻示终始转化的）‘甲’日前三天的事状，然后推求‘甲’日后三天的治理措施”，说明事物总是终结前事之后又开始新的发展，这是大自然的运行规律。

《象传》说：山下吹来大风（物坏待治），象征“拯弊治乱”；君子因此（于弊坏之世努力）振济百姓而培育道德。

初六，匡正父辈的弊乱，儿子能够成就先业，必无咎害，即使面临险境也终将获得吉祥。《象传》说：“匡正父辈的弊乱”，表明初六的意愿在于继承前辈的成就。

九二，匡正母辈的弊乱，情势不许可时（不强为而）守持正固（以待时）。《象传》说：“匡正母辈的弊乱”，说明九二应当掌握刚柔适中的方法。

九三，匡正父辈的弊乱，稍有悔恨，却无重大咎害。《象传》说：“匡正父辈的弊乱”，说明九三最终必无咎害。

六四，宽裕不急地缓治父辈的弊乱，长此以往必然出现憾惜。《象传》说：“宽裕不急地缓治父辈的弊乱”，表明六四长此以往将无法获得治弊之道。

六五，匡正父辈的弊乱，备受称誉。《象传》说：“匡正父辈（的弊乱）”而“备受称誉”，足见六五发扬自身美德以继承先业。

上九，不从事王侯的事业，把自己（逍遥物外）的行为看得至高无上。《象传》说：“不从事王侯的事业”，说明上九的高洁志向值得效法。

〔述评〕

事物的“治”和“乱”，往往表现为交替出现的相互矛盾、相互牵制的情状——乱久必治，治久必乱，其中寓有一定的发展与变化规律，正如身体或健康、或患病，国家或治理、或衰乱，无不如是。

东汉末叶，中国的社会政治百弊丛生，正直的士大夫忧心如焚。当时一位名人崔寔曾撰《政论》一文，指出：“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也；德教者，兴平之梁肉也。”

（《后汉书·崔骃列传》）这里举出防治弊乱的两大措施：一是乱之时用“刑罚”来拯救，二是安定之时用“德教”来致养。这显然是当时较为可取的政治见解。

《蛊》卦，虽是拟取“蛊害”、“蛊乱”、“蛊惑”之名，却是侧重揭示“除弊治乱”的大义。卦辞既指明此时利于涉难及至为亨通的前景，又用“先甲”、“后甲”喻示鉴前戒后、谨始慎终的“治蛊”之道。所言“甲”之象，以其在天干十数中寓有“终而复始”的涵义，故取“甲日”作为转化弊乱、重为治理的象征。细求“先甲”、“后甲”的旨趣，隐约流露着“前车覆后车戒”、“殷鉴不远”的意味。

全卦六爻，初、三、四、五诸爻均以匡正父弊设喻——初六志承“先业”，虽危“终吉”；九二刚直遽行，终“无大咎”；六四柔弱不争，久必“见吝”；六五柔中寓刚，备受称誉。唯九二以匡正母弊为喻——诫其务须因势利导，慎守“中道”。这五爻处位不同，治“蛊”手段、方法及决心之大小强弱各有差异，因而或吉或咎、或悔或吝，其结果颇有区别。至于上九独居治蛊穷厄之时，则以远避在外、“不事王侯”为宜。

社会的弊乱倘若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境地，往往非一、二人之力所可拯济，中国古代儒家提倡“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即是出于“时”不可为而暂作退避，其宗旨主于抱道守志，以待来日复兴再起。南宋杨万里曾认为《蛊》卦上九“不事王侯”，正是处于“不必为”、“不得为”、“不可为”之时，非“事”之“高尚”，而是“人高尚其事”；并谓上九犹如“畎畝不忘君，江湖存魏阙”者的形象（《诚斋易传》），其论至为可取。

世界上一切弊乱的出现，均有特定的内在因素；而弊乱产生之

前，又多呈现出平静安宁的祥和状态。如果细加深寻《蛊》卦诸爻取象于“子正父蛊”的蕴义，我们似又可看出作者意识到“弊乱”多是积久而成的特点，甚或延续一代、两代人，终至酿成大患。北宋苏轼曾经就这一问题分析说：

器久不用而蛊生之，谓之“蛊”；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谓之“蛊”；天下久安无为而弊生之，谓之“蛊”。……蛊之灾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后见，故爻皆以“父子”言之。（《东坡易传》）

此论正可揭明事物生“弊”的规律性，颇可印证爻辞多以“父子”见义的哲理内涵。

当然，拯弊治乱实非简单易行之事，在现实社会中，治弊者有时还得勇于担当一定的风险。韩愈所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政，肯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其言即体现出为清除弊政而甘遭贬谪的大无畏精神。

就变化角度言之，治与乱不过是一步之差。本卦《大象传》从“救世”的角度阐发“振民育德”之义，认为这是转乱为治的根本措施，似属古人深究历史和现实的变迁之道而总结出来的一条“政治理论”。

〔思考〕

这一卦中“蛊”一般解释为什么？字幹蛊、裕蛊后来分别被用来表达什么意思？

二

物态的反常和变异

䷛ 大過：棟桡；利有攸往，亨。《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桡」，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惧，遯世无悶。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九三，棟桡，凶。《象》曰：「棟桡」之「凶」，不可以有輔也。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桡乎下也。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大過》卦

〔原文〕

䷛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象》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九三，栋桡，凶。《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大过》卦

〔今译〕

䷛ 《大过》卦象征大为过甚：犹如栋梁曲折弯挠；利于有所前往，亨通。

《象传》说：“大为过甚”，指刚大者过甚；“犹如栋梁曲折弯挠”，说明首尾两端柔弱。阳刚过甚时能够适中调济，驯顺而和悦地施行整治，因此“利于有所前往”，可获亨通。大过之时的功效多么弘大啊！

《象传》说：大泽淹没树木，象征“大为过甚”；君子因此于（处身“大过”之时）能够独自屹立而毫不畏惧，毅然逃世而无所苦闷。

初六，用洁白的茅草衬垫承放（奉献尊者的物品），免遭咎害。《象传》说：“用洁白的茅草衬垫承放（奉献尊者的物品）”，说明初六柔顺处下（行为敬慎）。

九二，枯槁的杨树生出嫩芽新枝，龙钟老汉娶了个年少娇妻；无所不利。《象传》说：“龙钟老汉”配上“年少娇妻”，说明九二阳刚过甚而能和（初六）阴柔相互亲与。

九三，栋梁曲折弯挠，有凶险。《象传》说：“栋梁曲折弯挠”而将“有凶险”，说明九三的刚势不能再给予辅助。

九四，栋梁隆起平复，吉祥；要是有所应于他方，必生憾惜。《象传》说：栋梁隆起平复而获吉祥，说明此时栋梁不再往下曲折弯挠。

九五，枯槁的杨树开出新花，龙钟老太配了个强壮丈夫；不致咎害也无所佳誉。《象传》说：“枯槁的杨树开出新花”，生机怎能长

久呢？“龙钟老太”却配上“强壮丈夫”，说明九五的情状也太可羞丑。

上六，涉水过深以至淹没头顶；有凶险，但无所咎害。《象传》说：“涉水过深以至淹没头顶”而“有凶险”，说明上六（献身救世）的行为不可视为有咎害。

〔述评〕

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事物的发展变化有时将导致阳刚过甚、阴柔极弱，或主体因素过甚、附属因素极弱等情形——于是“生态”失调，物象反常。这就是《大过》卦所揭示的“大为过甚”的事状。

从卦形的组成看，此卦的两阴爻处于头尾过弱，四阳爻居于中部过甚，所以称为“大过”。从上下卦的结构看，上卦兑为泽，下卦巽为木，大泽淹没了树木，也是“大为过甚”的象征。卦辞先取“栋梁”曲折下挠为喻，表明“阳刚”者“大过”而“阴柔”者不胜其势的景况；再指出此时亟待“大过人”之举奋力拯治，则可以调济阴阳，走向“亨通”。王弼以为，面临“大过”，“是君子有为之时也”（《周易注》）。程颐也指出：“如立非常之大事，兴百世之大功，成绝俗之大德，皆‘大过’之事也。”（《周易程氏传》）

卦中六爻，分别说明善处“大过”的道理，其义主于：上下两阴须取刚济柔，中间四阳须取柔济刚；如此互济，才能救“大过”之弊，成调和之功。但诸爻处位各异，遂致吉凶有别：初六、九二相比，善于互调刚柔，故初爻“无咎”，二爻“无不利”；九五、上六也相比，但阴阳悬殊太甚，虽竭力调济，终难圆满成功，故五爻“无咎无誉”，上爻“凶，无咎”；唯九三、九四两阳（爻）最远两阴（爻），必当自损阳刚、静居顺调，而三爻违逆此道致“凶”，四爻遵循此道获“吉”。

可见，拯治“大过”的过程，充满复杂的矛盾变化因素，其根本原则在于“刚柔相济”，力求平衡。

显然，拯治过程中，“大过人”的举动又是至为重要的。卦中所取“枯杨”生芽开花，“老夫”、“老妇”得配“女妻”、“壮夫”等象，即含“非同寻常”之义。最使后人警醒的，莫过于上六“灭顶”所寓含的“杀身成仁”以救“大过”之旨。《大象传》称“独立不惧”，《论语·季氏》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将焉用彼相矣”，似乎也足以借来启示我们对拯治“大过”情状的必要性的理解。

也许，我们对《大过》卦的象征内涵还没有全部参透。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地球上的许多区域，自然生态严重失调的种种现象，不是十分类似于“大过”情状吗？甚至有不少日益加剧地威胁着人类生态环境的现象，较之“大过”，是否有过之而无不及呢？当代庞大的工业源源不断地排出浓烟、废气、污水，在一天天侵袭人类生活的领域，同我们争夺着有限的生存地盘。地下水源被无休止地汲取，地层石油被日复一日地抽出。我们何曾想到，对地球索取过度，人类的明天将要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呢？人类为了让土地永葆肥沃，不顾一切地对地全面灌输人为的“营养”。于是，我们久违了蛙群欢乐的合唱，罕见到泥鳅活泼蹦跳的身姿。许多与我们长期共处的生命在悄悄地萎缩。据说，连南极洲的企鹅体内，居然也发现了“六六六粉”的存在。地球上似乎已经容不下一块可怜的净土了。

《周易》的变化哲学是一种象征，而人类面临的却是严峻的现实。对照《大过》卦喻示的象征义理，我们是否意识到，人类的环境污染、地球的生态失调等一系列问题，亟待我们全力奋起以拯治“大过”呢？

〔思考〕

这一卦中的“栋隆”、“栋桡”、“枯杨生稊”、“枯杨生华”后来都被作为成词使用，你知道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吗？

三

为道曰损的真谛

䷨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象》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象》曰：九二「利贞」，中以爲志也。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损》卦

〔原文〕

䷨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象》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损》卦

〔今译〕

䷨ 《损》卦象征减损：心存诚信，至为吉祥，必无咎害，可以守持正固，利于有所前往。（减损之道）用什么来体现呢？两簋淡食就足以奉献（给尊者与神灵）。

《彖传》说：减损，意思是减损于下而增益于上，其道理是下者有所奉献于尊上。减损之时能够“心存诚信”，于是就“至为吉祥，必无咎害，可以守持正固，利于有所前往”。“（减损之道）用什么来体现呢？两簋淡食就足以奉献（给尊者与神灵）”。奉献两簋淡食必须应合其时，减损（处下的）阳刚以增益（居上的）阴柔也要适时：事物的减损增益和盈满亏虚，都是配合其时而自然进行的。

《象传》说：山下有深泽（犹如泽自损以增山高），象征“减损”；君子因此抑止忿怒而堵塞邪欲（以自损不善）。

初九，完成了自我（修养）之事就迅速前往（辅助尊者），必无咎害；应当斟酌减损自己（的刚质）。《象传》说：“完成了自我（修养）之事就迅速前往（辅助尊者）”，说明初九与尊上心志合一。

九二，利于守持正固，急躁冒进将有凶险；不必自我减损就可以施益于上。《象传》说：九二“利于守持正固”，说明应当以坚守中道作为自己的志向。

六三，三人同行（欲求一阳），必将损彼阳刚一人；一人独行（专心求合），就能得其强健友朋。《象传》说：“一人独行（专心求合）”，说明若三人同行将使对方疑惑无主。

六四：自我减损（思恋的）疾患，能够迅速（接纳阳刚）必有喜庆，不致咎害。《象传》说：“自我减损（思恋的）疾患”，说明六四（能接纳阳刚）也颇为可喜。

六五，有人进献价值十朋的大宝龟，无法辞谢，至为吉祥。《象传》说：六五“至为吉祥”，这是从上天施予的祐助。

上九，不用自我减损即可施益于人；必无咎害，守持正固可获吉祥，利于有所前往，将得到广大臣民的拥戴而限于一家。《象传》说：“不用自我减损即可施益于人”，说明上九大得（施惠天下的）心志。

〔述评〕

有时，为了崇高的目的，我们往往要付出某些应当付出的代价。

比如在磨砺宝剑的过程中，必然要磨去剑锋应当减损的成分；为了培育参天大树，在一定的時候也須削去树干下部的一些旁枝小叶，以促进其向上成长。这就是事物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变化哲理——损下以益上。

《老子》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所言“日损”之旨，与上述哲理正相通不悖。

《周易》的《损》卦，即着重展示事物“损下益上”的各方面意义。卦辞指出，“减损”之道应当以“诚信”为本，就能“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并认为，只要心存孚信，虽微薄之物如“二簋”淡食者，亦足以奉献“益上”。《彖传》进一步阐明此义，极言“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这是把“诚信”与“合时”联系起来分析，表明“损下”不可滥损，“益上”不可滥益，否则必将事与愿违，难获“减损”之功。这一义理，可以用“垒土筑墙”为喻：损取墙下土石增益墙上之高，若取之不正、用非其时，则墙必危坠（略本程颐《周易程氏传》）。

卦中六爻，分别就上下体抒发“损益”之义——下三爻在下自损，与上三爻居上受益两两相对。其中初九“酌损”已刚而“遄往”应四，与六四“有喜”获益相对；九二不自滥损而“守正”益上，与六五受益“十朋之龟”相对；六三应当以“专一”之诚益上，与上九“得臣无家”相对。这些两两相对之爻，皆是阴阳爻之间的应合。可见，《周易》爻象对应的一般规律，在《损》卦中体现为上下适时损益的关系。

再从卦辞与爻象深入考察诸爻大旨，我们又可以看到：下卦三爻的爻辞有“酌损”、“弗损”及“三人行则损一人”之诫，可知其义主于“损所当损”；上卦四、五两爻以阴居于尊高之位，有虚己谦下而受益之象，并见“损中有益”；至于上九居卦之极，因所受之益广益于下，表露了“损”、“益”互为转化的哲理，说明“自损”者损极必获益，“受益”者益极当益人。

约言之，本卦以颇具辩证色彩的观点，喻示了这样一种道理：事物的发展变化，或有损下益上、损小益大、损有余益不足的过程，但损益之间必须孚诚守正，损益之际必须适合其时。当然，《损》卦的象征意义是十分广泛的。《大象传》谓“君子”于损之时，当知“抑止忿怒、堵塞邪欲”，即是从“修身”的角度推阐“自损不善”的意义。马振彪先生认为：“‘损’之为道，重在损下益上。推此义言之，在为学则自损其私欲以益公理，在处世则自损其身家以益天下，是皆损道得其正而合于时中者。”（《周易学说》）此论可与《大象传》的寓意相互发明，并可推见《损》卦足以触类旁通的象外旨趣。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不处在永恒的变化状态中。损与益，事实上也是变化规律的一种体现。人们在充满复杂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或许会因一时的利害得失而茫然不知所措。然而，我们若能以长远的眼光，从变化的角度把握损与益的关系，则无疑将能涤尽一时烦忧之迷雾，使心胸豁然开朗，满怀信心地展望光明的前景。

从《周易》的“损下益上”，到《老子》的“为道日损”，显然一脉相承地为我们揭示了一种人生哲学之真谛。

〔思考〕

损卦的哲理和宋人所说的“存天理，去人欲”有什么不同？

四

在义与利的天平上

䷩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擊之」，自外来也。

——《益》卦

〔原文〕

䷩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象》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益》卦

〔今译〕

䷩《益》卦象征增益：利于有所前往，利于涉越大河巨流。

《象传》说：增益，意思是减损于上而增益于下，于是民众就欣悦不可限量；从上方施利于下，其道义必能大放光芒。“（施行增益）利于有所前往”，说明尊者刚中纯正必将大呈庆祥；“利于涉越大河巨流”，正如木舟渡水征途通畅。增益之时下者兴动而上者逊顺，其益就能日日增进广大无疆；恰似上天施降利惠而大地受益化生，自然界的施化之益遍及万方。事物当增益之时所体现的道理，都说明要配合其时施行得当。

《象传》说：风雷交助，象征“增益”；君子因此看见善行就倾心效法，有了过错就迅速改正。

初九，利于大有作为，至获吉祥，必无咎害。《象传》说：“至获吉祥而必无咎害”，说明初九处位低下原本不能胜任大事（但此时获益则可以大有作为）。

六二，有人赐下价值十朋的大宝龟，无法辞谢，永久守持正固可获吉祥；此时君王正在献祭天帝（祈求降福），吉祥。《象传》说：“有人赐下（价值十朋的大宝龟）”，说明六二所受增益是从外部不召自来。

六三，受益至多应当施用于救凶平险的事务，必无咎害；要心存诚信而持中慎行，时时像手执圭器致意于王公一样（恭敬虔诚）。

《象传》说：“受益至多应当施用于救凶平险的事务”，说明六三只有这样才能牢固保有所获之益。

六四，持中慎行而致意于王公必能言听计从，利于依附君上迁国（益民）。《象传》说：“致意于王公必能言听计从”，说明六四以增益天下的心志劝谏王公。

九五，怀抱真诚施惠天下的心愿，毫无疑问是至为吉祥的：天下人也必将真诚地感惠报答我的恩德。《象传》说：“怀抱真诚施惠天下的心愿”，说明九五（的吉祥）是毫无疑问的；“天下人也必将感惠报答我的恩德”，说明九五大得（损上益下的）心志。

上九，没有人增益他，有人攻击他；居心不常安（而贪求无厌），有凶险。《象传》说：“没有人增益他”，足见上九片面发出（求益的）言辞；“有人攻击他”，这是从外部不招自来的（凶险）。

〔述评〕

人类之心，莫不好利。然而，在义利之争的关头，则是“君子”与“小人”原形毕露之际。当此之时，有的人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有的人损己益人、利他利己，这是何等的泾渭分明！

《周易》的《益》卦，即针对“获益”、“施益”问题揭明其义，主于“减损于上，增益于下”之旨。北宋程颐曾用“垒土筑墙”作比喻：犹如损取墙上多余的土石，增益墙下单薄的基础，则墙基坚实而墙体安固（略本《周易程氏传》）。范仲淹也曾说：“损上则益下，益下则固其本”（《范文正公集·易义》）。两人之说，把一损一益而互得其利的辩证转化关系展示得颇为明显。因此，《益》卦的卦辞盛称“益下”之时“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正是表明“损上益下”之道美善可行。

就《益》卦六爻的大义分析：下卦三爻侧重“受益”，上卦三爻侧重“自损”。其中初九阳刚处卑位而获益，利在“大有作为”，遂致“元吉，无咎”；六二柔中得正被赐“十朋之龟”，当长守中正美德，以“永贞”为吉；六三不当位而受益至甚，须不辞辛劳，努力施用于“救凶平险”之事则“无咎”——这三爻以居下获益，均当有所作为，不可安逸无事。至于六四柔正而居上卦之始，利于依附尊者行“益下”之道；九五刚中而居尊位，能够真诚施惠“天下”，遂获“元吉”——这两爻体现损己益人的意旨，并表明凡施益于人者，终

将也获人之益。惟有上九爻极处高位而不旨自损，反有损人利己、求益无厌的居心，故被攻击而致“凶”。

若将《损》、《益》两卦相比较，还可以看出，两者的立义是相通互补的：损下足以益上，上者受益又当施惠于下；损上足以益下，下者受惠亦可转益于上。显然，“损”、“益”的转化之理，一方面流露了《周易》作者对现实社会中上层与下层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认识；另一方面，在广义的象征哲理中，则着重揭示作者所理解的事物发展过程中常体现的利弊、祸福的交互变化规律。

传说孔子读《周易》至《损》、《益》两卦时，禁不住喟然长叹，发出“自损者益，自益者缺”的感慨（《说苑·敬慎篇》），乃至抒发其论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淮南子·人间训》）

诚然，世间万物，利、害或损、益之间的更转变化，是至为微妙的。而人心趋利避害，自古而然。战国时期的韩非曾就人心因所利而忘其所恶作了一番生动的比拟：

鱣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然而妇人拾蚕，渔者持鱣，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皆为贵诸。（《韩非子·内储说上》）

这是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现象，韩非由此总结出一个规律，凡利之所在，连令人嫌恶之物也将显得十分美好。广而推之，古今中外颇有利欲熏心者在，有利令智昏者在，《益》卦上九求“益”无厌而遭击致凶的喻象，正属于此类人物的写照。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如何处理好“益”与“损”的关系，明确利与害的交转变化规律，似乎也是至有必要的。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无疑可作为人们严于义利之辨的重要准绳。

〔思考〕

损益之道当然可以用来分析利益的得失，但在并非利益的问题上应该如何运用呢？比如学习、情绪。

五

变革途径的开拓

䷰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初九，巩用黄牛之革。《象》曰：「鞶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九三，征凶，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革》卦

〔原文〕

䷰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

也。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革》卦

〔今译〕

䷰ 《革》卦象征变革：（在喻示转变之时的）“己”日推行变革才能取信于众，前景至为亨通，利于守持正固，悔恨必将消亡。

《彖传》说：变革，恰似水火相灭相生（交互更革）；又像两个女子同居一室，双方志趣不合（终将生变），这就称为“变革”。

“（在喻示转变之时的）‘己’日推行变革才能取信于众”，于是变革过程天下就纷纷信服；凭着文明的美德使人心愉悦，守持正固使前景大为亨通，这样变革就稳妥得当，一切悔恨必将消亡。天地变革导致四季周转；商汤、周武变革桀、纣的王命，既顺从“天”的规律又应合百姓的愿望：变革之时的功效是多么弘大啊！

《象传》说：水泽中有烈火，象征“变革”；君子因此（深知事物变革之理而）撰制历法以辨明四季的更迁。

初九，用黄牛的皮革束缚住。《象传》说：“用黄牛（的皮革）束缚住”，说明初九不应当有所作为（而妄行变革）。

六二，（在喻示转变之时的）“己”日断然推行变革，往前进发必有吉祥，不致咎害。《象传》说“（在喻示转变之时的）‘己’日断然推行变革”，表明六二努力前行必获美好结果。

九三，急于求进将生凶情，守持正固谨防危险；变革（既已初见成效）更须多番俯就人心（安定大局），要胸怀诚信。《象传》说：

“变革（既已初见成效）更须多番俯就人心（安定大局）”，说明九三此时又何必过急前行呢？

九四，悔恨消亡，心存诚信以革除旧命，必获吉祥。《象传》说：“革除旧命必获吉祥”，说明九四要畅行变革之志。

九五，大人像猛虎一样推行变革，毫无疑问必能昭显精诚信实的美德。《象传》说：“大人像猛虎一样推行变革”，说明九五的美德文彩炳焕。

上六，君子像豹子一样助成变革，小人纷纷改变旧日倾向；此时继续激进不止必有凶险，静居守持正固可获吉祥。《象传》说：“君子像豹子一样助成变革”，说明上六的美德（因大人的辉映）蔚然成彩；“小人纷纷改变旧日倾向”，这是顺从君主的变革。

〔述评〕

变化更革，大概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发展进程无法避免的规律。大至地壳裂动、沧海桑田之变，小至移风易俗、衣食住行之变，皆可纳入这一规律的范畴。

朱熹曾经说过：“革，是更革之谓，到这里须尽翻转更变一番”，“须彻底从新铸造一番，非止补苴罅漏而已”（《朱子语类》）。此语揭示了事物“变革”的激烈性质，表明这是一种内在的质的变化，是彻头彻尾的更新，与温柔从容的“改良”或“修补”不可同日而语。

《周易》的《革》卦，专从事物变革的角度，阐明如何把握变革的时机、方法等问题。卦辞的主旨，是集中强调变革取得成功的两大要素：首先，要抓住特定的时间与“气候”，犹如选择亟待转变的“己日”断然推行变革，必能顺畅（古代以“十干”纪日，“己”正当前五数与后五数之中而交转相变之时，故有“转变”的象征寓意）；其次，要存诚守正，即推行变革者必须遵循正道，以孚诚之心取信于人。以此行革，“元亨”可致，“悔恨”皆消。《彖传》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正是用史例说明上述两义：“顺天”，则顺合当变之机；“应人”，则行正获人信从。

可见，此卦大义，是立足于社会变革的基点以衍发“革”之旨趣。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天地之道，阴阳升降，温暑凉寒迭相变革，然后四时之序皆有成也。”又说：“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主；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计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变革，而独举汤、

武者，盖舜、禹禅让，犹或因循；汤、武干戈，极其损益，故取相变甚者，以明人革也。”尚秉和先生也指出：“四时相代实相革，期无或爽，信也；汤武革命，天人皆应，亦信也；不信则不能革，故时之所关甚大，此其义也。”（《周易尚氏学》）

就卦中六爻的喻象分析，皆是围绕卦辞大义申发其旨，展示事物变革初期到末期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作者对变革规律的深刻认识——初九阳微位卑，时未可变，暂须固守常制；六二柔中有应，其时将变，应当断然行革；九三变革小成，不可激进，宜于慎抚人心；九四以刚处柔，变局将著，务必力改旧命；九五阳刚中正，“虎变”创制，遂使信德昭彰；上六助成革命，“豹变”立功，必须安守成果。显然，诸爻分别反映变革过程某一阶段的特征；而初爻与上爻始于固守旧规和终于安保新制的义理，又表露出事物全面、彻底更革的“质变”情状。如果我们把此卦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有体系的关于“变革”思想之结晶，似乎是颇为切合的。

《周易》哲学置根于“变”，《革》卦则是论“变”的典型。尽管诸家《易》说多从政治变革的角度阐述卦旨，但其象征意义实可广为旁通。就文学现象而言，刘勰《文心雕龙》撰立《通变》一篇，论说文学发展的“参伍因革”之道，即与此卦理趣相通。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力扫齐梁积弊，推行旨在改革文风的“古文运动”，极力倡扬“惟陈言之务去”、“变浮靡为雅正”，更是“变革”哲理在文学理论上的体现。

纵然是今天，我们仍然时时处在世界大动荡、大变革的社会环境中，或许还可以从《革》卦的象征哲学中汲取某些有益于认识世界、分析世界的思维走向。

〔思考〕

这一卦是“革命”一词的出处，想一想，我们现在熟悉的“革命”一词究竟是如何来的，跟它的原意有什么不同。

六

推陈出新的气象

䷱ 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鼎》卦

〔原文〕

䷱ 鼎：元吉，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

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鼎》卦

〔今译〕

䷱ 《鼎》卦象征鼎器：至为吉祥，亨通。

《象传》说：鼎器，是（烹饪养人的）物象；用木柴顺从火的燃烧，即为烹饪情状。于是圣人烹煮食物来祭享天帝，又大规模地烹物来奉养圣贤。（烹物养贤）可以使贤人逊顺辅助尊者而尊者就能耳聪目明，此时尊者凭着谦柔美德前进并向上直行，高居中位又能下应阳刚贤者，所以至为亨通。

《象传》说：木上烧着火焰，象征“鼎器”（在烹煮）；君子因此（效法鼎象）端正居位而严守使命。

初六，鼎器颠转脚跟，利于倾倒废物；宛如娶妾生子而妾被扶作正室，必无咎害。《象传》说：“鼎器颠转脚跟”，说明初六（的行为）未曾悖理；“利于倾倒废物”，说明初六应当上从尊贵者（以期弃旧纳新）。

九二，鼎中装满物品；我的配偶身有疾患，暂不前来加重我的负担，吉祥。《象传》说：“鼎中装满物品”，说明九二要谨慎前行；“我的配偶身有疾患”，说明九二（暂未获应于六五）终将无所过尤。

九三，鼎器耳部变异，插杠举移的路途堵塞，精美的雉膏不得获食；待到出现（阴阳调和的）霖雨必能消除悔恨，终获吉祥。《象传》说：“鼎器耳部变异”，说明九三有失虚中的意义。

九四，鼎器难承重荷折断足，王公的美食全被倾覆，鼎身沾濡一

派齷齪，有凶险。《象传》说：“王公的美食全被倾覆”，可见九四怎么值得信任呢？

六五，鼎器配着黄色的鼎耳和金属鼎杠，利于守持正固。《象传》说：“鼎器配着黄色的鼎耳”，说明六五居中而获刚实之益。

上九，鼎器配着玉制的鼎杠，大为吉祥，无所不利。《象传》说：玉制的鼎杠高居在鼎器上端，说明上九阳刚能用阴柔来相互调节。

〔述评〕

从“上帝”那里盗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大概也要感谢那位发明鼎器的能工巧匠，终于使人间的火种有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

可以想见，穴居野处的初民用上第一个鼎器的时候，是何等的欣喜若狂——生冷坚硬的食物，经过它的烹煮，变成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人类的历史从此迈入了更高一层的文明。

由于人们对鼎器的崇拜，以及制鼎工艺的不断提高，中国古人们造出了精美巨型的大鼎，将之作为部落、集团或国家权威与力量的象征，这是中国古代鼎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时期。

于是，提起古鼎，中国人往往认识到它的两方面作用：一是作为烹饪之器，它有“养人”的功用；二是作为“法器”，它又是“权力”的象征。《九家易》曰：“鼎者，三足一体，犹三公承天子也。三公，谓调阴阳；鼎，谓调五味。”（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可见，鼎之所以能够象征“权力”，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从它调理五味、推陈出新的客观功用而衍生出来的。

《周易》设立《鼎》卦，内在寓意便是藉鼎器烹物化生为熟，譬喻事物调剂成新之理，其中侧重体现行使权力、“经济天下”、“自新新人”的意义。六十四卦的次序，《鼎》卦紧接于《革》卦之后，两者之相承也有内在关系，《杂卦传》所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即明其旨。马振彪先生指出：“革之大者，无过于迁九鼎之重器，以新一世之耳目；而鼎之为用，又无过于变革其旧者，咸与为新，而成调剂大功。故《鼎》承《革》卦，以相为用。若器主烹饪以养，犹其小焉者也。《大象》括以‘正位凝命’四字，养德养身、治家治国之道，为有天下者所取法，皆不出其范围。”（《周易学说》）此论对《鼎》卦的立意，作了较为深入的评析。

从卦辞大义观之，所称“君子”掌持鼎器可获“元吉”而“亨

通”，也是立足于强调“去故取新”、法制昌明的宗旨。故王弼《周易注》云：“取新而当其人，易故而法制齐明：吉然后乃亨，故先‘元吉’而后‘亨’也。”

再看卦中六爻，爻辞各取鼎器的某一部位或配件为喻，无非说明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任事执权的不同情状。诸爻吉美之占居多——如初六阴柔在下，颠倒鼎脚以清除废物可获“无咎”；九二鼎中有实，谨慎处之以不使充溢可致“吉祥”；九三鼎耳变异，鼎用受碍，若能调和阴阳亦终有吉；六五犹如鼎之“黄耳金铉”，为一卦掌鼎之主，利在守正，必能尽鼎用之至美；上九犹如鼎之“玉铉”，体刚处柔，为鼎功大成之象。遂获“大吉”而“无不利”。全卦唯九四一爻不称职权，其位不正不中，行事不自量力，遂致“折足”、“覆餗”（餗，即鼎中食物）之辱，是寓诫最为深刻的反面形象。董仲舒曾引此爻之辞论曰：“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国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得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春秋繁露·精华篇》）

显而易见，《鼎》卦六爻的正反面喻象集中揭示了本卦的核心意义：鼎器功用之所能成，事物新制之所以立，必须依赖多方面的纯正、坚实“力量”的协心撑持；《大象传》盛称“君子”应当端正居位、严守使命，实是这一义理的绝好阐述。

〔思考〕

观察一下这一卦的六爻叠成的形状，看看它和卦名有什么关系。

七

大功告成之后

䷾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億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既濟》卦

〔原文〕

䷾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义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上六，濡其首，厉。《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既济》卦

〔今译〕

䷾ 《既济》卦象征事已成：柔小者也都获得亨通，利于守持正固；（若不慎保成功则）起初吉祥而最终将致危乱。

《象传》说：“事已成”之时的“亨通”，意思是连柔小者也都获得亨通。“利于守持正固”，表明阳刚阴柔都必须行为端正而居位适当。“起初吉祥”，是由于此时即使是阴柔者也能持中不偏；最终若止于苟安必致危乱，说明成功之道已经穷尽。

《象传》说：水在火上（正可煮成食物），象征“事已成”；君子因此（于事成之后）思虑可能出现的祸患而预先防备。

初九，向后拖曳车轮（不使急行），小狐渡河沾湿尾巴（不能速进），必无咎害。《象传》说：“向后拖曳车轮（不使急行）”，说明初九的行为符合（谨慎守成的）道理而不致咎害。

六二，妇人丧失车辆上的蔽饰（难以出行），不用追寻，过不了七日必将失而复得。《象传》说：“过不了七日必将失而复得”，是由于六二能守持中正不偏之道。

九三，商朝高宗讨伐鬼方，持续三年终于获胜；小人不可轻易任用。《象传》说：“持续三年终于获胜”，说明九三已相当疲惫。

六四，华裳美服将要变成敝衣破絮，（应当）整天戒备祸患。《象传》说：“整天戒备祸患”，说明六四此时有所疑惧。

九五，东边邻国杀牛盛祭，不如西边邻国举行微薄的禴祭，更能切实承受到神灵赐予的福泽。《象传》说：“东边邻国杀牛盛祭”，却不如西边邻国（的禴祭）适合其时；“（西边邻国）更能切实承受到神灵赐予的福泽”，说明吉祥将源源来临。

上六，小狐渡河沾湿头部，有危险。《象传》说：“小狐渡河沾湿头部”而“有危险”，说明上六（不审慎而行）怎能长久守成呢？

〔述评〕

人们在从事某一事业的过程中，往往努力发愤，进取不息。而一旦事业有成，或许便会产生“歇一口气”的念头，甚至躺在“成功”的高枕之上安然享乐，一反昔日的奋斗精神而颓然不思进取了。

殊不知天下事物总在变化与发展，今日的成功，若不谨慎守之，继续努力以扩充之，则所成之业，必将有朝一日化为乌有，重新回到两手空空、一无所成的境地。谚云“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也是揭示此理。

《既济》卦的取名含义，是借“涉水已竟”喻“事已成”。观其卦象，上卦坎为水，下卦离为火，火在水下燃烧，恰为煮成食物的象征。然而，全卦大旨并非拘限于“事成”的本身，而是用“变化”的观点，阐发“守成艰难”的道理。唐太宗于大唐基业创定、天下大治之时，曾问身边的侍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魏征答曰：

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更难。（《贞观政要·论君道》）

此论虽言“帝王事业”，但其义却甚合《既济》卦旨。

从本卦的卦辞看，虽称“事成”之时，物无大小，俱获亨通，但紧接着又以“利贞”二字强调不可忘忽守“正”；尤其是最后“初吉终乱”一语，更是深明此时稍不敬慎必将复乱的诚意。故孔颖达指出：“人皆不能居安思危，慎终如始，故戒以今日‘既济’之初，虽皆获吉；若不进德修业，至于终极，则危乱及之。”（《周易正义》）尚秉和先生也说：“其在既济之初，上下得所，民物咸宜，故‘初吉’；然《易》之道以变通为贵，无或休息，止而终于是，则《易》道穷矣，故‘终乱’。”（《周易尚氏学》）

《既济》卦既是阐发对“成功”者的诚意，则卦中六爻，无不见警戒之旨——初九处“既济”之始，应谨慎守正，戒其当“曳轮”而不可急行；六二柔顺中正，上应阳刚之尊，虽“丧茀”也必不失所成，戒其“勿逐”所失，静待而能复得；九三以阳爻居下卦之终，犹“事成”之后尚致力于排除余患，戒其安保所成而“小人勿用”；六四居上卦之始，“既济”之道将有转化，勉其“终日戒”而守正防患；九五高居尊位，刚健中正，事成物盛，当以“东邻”为戒而

敬慎修德；上六以阴爻居“既济”之终，济极终乱，遂以“濡首厉”为戒。可见，此卦六爻自始至终皆设“危辞”以为警，旨在反复表明“既济”之时虽万事皆成，但要安保这一既成局面，却非轻而易举的事情。

事实上，许多明智的人当成功之时，仍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预先思虑此时应认真防备的弊端，增强“治不忘乱”、“存不忘亡”的忧患意识，则终将立于不败之地。《大象传》言“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意味颇为深长。欧阳修论曰：“人情处危而虑深，居安则意殆，而患常生于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济’，则思患而豫防之也。”（《易童子问》）此语可以视为对《既济》卦精义的概括。

成功来之不易。大功告成的人们，为了善葆成果，再接再厉，不妨认真研读一回《既济》卦，从中获取哲人们的一些启迪。

〔思考〕

“思患而豫防之”，我们今天有哪些词汇表达这个意思？

八

没有句号的人生进取

䷿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九二，曳其轮，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於大国。《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未济》卦

〔原文〕

䷿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象》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九二，曳其轮，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未济》卦

〔今译〕

䷿ 《未济》卦象征事未成：（勉力使成）可获亨通；若像小狐渡河接近成功，被水沾湿尾巴，则无所得利。

《彖传》说：“事未成，（勉力使成）可获亨通”，这是要求（行事者）能够柔顺持中。“小狐渡河接近成功”，表明此时尚未脱出险中；“被水沾湿尾巴，则无所得利”，是由于（付出努力却）不能持续至终。（卦中六爻）尽管居位都不妥当，但阳刚阴柔皆能相互援应（故可促使成功）。

《象传》说：火在水上（难以煮成食物），象征“事未成”；君子因此审慎分辨物类使之各居适当的处所（于是万事可成）。

初六，小狐渡河被水沾湿尾巴，有所憾惜。《象传》说：“小狐渡河被水沾湿尾巴”，表明初六也太不知谨慎持中。

九二，向后拖曳车轮（不使急行），守持正固可获吉祥。《象传》说：九二“守持正固可获吉祥”，说明要持中行事而端正不偏。

六三，事未成，急于进取将有凶险，但利于涉越大河巨流（以排除险难）。《象传》说：“事未成而急于进取将有凶险”，说明六三居位不妥当。

九四，守持正固可获吉祥，悔恨消亡；以雷霆之势讨伐鬼方，经过三年奋战功成必被封赏为大国君侯。《象传》说：“守持正固可获吉祥而悔恨消亡”，说明九四（努力求济）的志向正在践行。

六五，守持正固可获吉祥，必无悔恨；这是君子的光辉，心怀诚信便有吉祥。《象传》说：“君子的光辉”，表明六五光耀焕发正呈现出吉祥。

上九，信任他人而自己安闲饮酒，不致咎害；但（若逸乐过度）将如小狐渡河被水沾湿头部，那是（无限度地）委信于人而损害正道。《象传》说：饮酒逸乐而像小狐渡河被水沾湿头部（遭致祸

害），说明上九也太不知节制了。

〔述评〕

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无穷无尽的。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0—前470左右）认为：一切都在变动中，像流水一样，前水已不是后水，没有人能在同一河流里插足两次（《论自然》）。

以此对照人生的进取，我们也会时时感受到，无论何人，对任何一项事业的追求，均是没有止境的。换言之，即使我们取得一时的成功，但在茫茫无边的事业长河中，却无法找到“成功”的终点。我们常听到一些潜心治学的人深有感触地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讲的也是这种道理。

然而，恰恰是“无涯”之路，“未成功”的思想，在推动着有志进取的人们深明事物的变化之理，而不断地从“零”开始，迈开永不停止的脚步。

《周易》六十四卦，以《未济》为终，似乎正蕴含着对“《易》者，变也”这一义理的归结，启示着人们以“未成功”为起点而努力追求新的成功之路。

从卦名看，《未济》是借“未能济渡”喻“事未成”；就卦象析之，上卦离为火，下卦坎为水，火在水上燃烧，势难煮成食物，俨然是“事未成”的象征。而全卦大旨乃在于说明：当“事未成”之时，若能审慎进取，奋发努力，促使其成，则“未济”中必有“可济”之理。

试观卦辞，开句便是“亨”字，表明其时虽为“未济”，而勉力求济将能拓展“亨通”前景。不过，卦辞在指出这一前景的同时，仍不忘事物发展的另一面，又以“小狐”渡河将竟却“濡尾”、徒劳无益为喻，诫人此时若不慎始慎终必难成济。

卦中六爻之义，分别指出当“未济”之时而求济的不同情状及其努力的基本趋向——下卦三爻处于不利境地，尚未能济，爻义主于诫其“慎”；上卦三爻形势渐佳，已向“既济”转化，爻义主于勉其“行”。《周易折中》引邱富国之说，对此作了精要分析：“内三爻，坎险也，初言‘濡尾’之吝，二言‘曳轮’之贞，三有‘征凶，位不当’之戒，皆未济之事也；外三爻，离明也，四言‘伐鬼方，有赏’，五言‘君子之光，有孚’，上言‘饮酒，无咎’，则未济为既

济矣。”

可见，六爻的发展过程，已经明显披露出事物从“未济”通向“既济”的一条可行之路。而诸爻的寓意，以上六最为深长。就爻位言，其时虽已转为“既济”，但若因此而纵逸无度，荒废其事，必有重返“未济”之危，故爻辞既言“无咎”，又发“失是”之戒，意在揭明：事物的成败，是随时均可能转化的。《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五十八章）《序卦传》以为六十四卦终于《未济》，是表明“物不可穷”，即事物的对立、变化无时休止。那么，此卦的本旨，显然也是以设诫为最后归宿。

总而言之，《未济》卦的象征意义，广泛展示了事物的“完美”或“成功”只是相对的，“缺陷”或“未成”却是时时伴随着前者而存在。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一说道：“《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阙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诗中流露出浓厚的失意烦恼情绪；但如何化“阙陷”为“完美”，变“夕阳”成“朝日”，则隐隐体现了人生应当从“未济”中求得“可济”的哲理。

在今天的生活中，无数的人都在走着进取的路。读毕《未济》卦，人们或许会产生一种明确的认识——不论事业的追求达到何种境界，我们脚下的路大概都不应该划上句号吧？

〔思考〕

水火相遇的情形在生活中十分常见，在《周易》中因其彼此位置不同而被演绎为相反的两卦，根据生活常识，你能感悟到如此设卦蕴含着什么样的道理？

第四章



作易 淵源

我们在研读《周易》的过程中，对此书所展示的精奥哲理，往往至为惊叹，由此或许萌发出对其作者的崇仰心理，随着便要提出一个问题——《周易》的八卦、六十四卦及卦爻辞究竟是谁、在何种环境下创造的？

作为《周易》的“经”部分，神奇的八卦、六十四卦和寓意闳深的卦爻辞曾给历代读者带来无穷的哲理启迪，引起人们多方面的探讨。在这些探讨中，也包括对作《易》渊源的追溯、推测，并留下了不少富有传奇色彩的说法。

相传孔子撰述的《易传》（即《十翼》），尤其是《系辞传》、《说卦传》，记载了一部分涉及《周易》“经”部分创作过程的资料，这是反映作《易》渊源的较早期文献。

这里分别从《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摘取出八节文字，有的记叙远古时代八卦的诞生背景，有的分析殷周之际卦爻辞的撰写情状，有的泛述《周易》作者“观物取象”、“观象系辞”的创作原则，并往往旁及《周易》本身的哲学理趣，对治《易》者来说是值得认真领会的。

自古以来，人们把《周易》的作者称为“圣人”，这显然是由于对此书的推崇而产生的。事实上，那些开创华夏民族文化之根基的哲人们，是值得我们永远崇敬的。

观象与系辞的旨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繫辭上傳》

〔原文〕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系辞上传》

〔今译〕

圣人观察大自然的物象而创立六十四卦，各卦各爻下都撰系文辞藉以表明吉凶的征兆，卦中阴阳刚柔互相推移而产生无穷的变化。所以卦爻辞中的“吉”、“凶”，是处事或失或得的象征；“悔”、“吝”，是处事（微失而）有所忧患及愁虑的象征。诸卦反映的变化，是权衡进退的象征；刚爻柔爻，是昼夜阴阳的象征。六爻的变动，包涵着大千世界上至天、下至地、中至人的道理。所以君子能安稳地居处，正是符合《周易》所反映的特定位置；君子喜爱探研玩味的，是卦爻所系的精微文辞。因此君子平时居处就观察《周易》的象征并探研玩味其文辞，有所行动就观察《周易》的变化并探研玩味其占筮，这样就能获得（《大有》卦上九爻辞所说的）“从上天降下祐助，吉祥而无所不利”。

彖辞，是总论全卦象征哲理的；爻辞，是分析各爻的变化规律的。“吉”和“凶”，表明处事或失或得；“悔”和“吝”，表明处事稍有弊病；“无咎”，表明善于补救过失。所以展示尊贵与微贱的象征在于爻位，确定柔小与刚大的象征在于卦体，辨别“吉”与“凶”的象征在于卦爻辞，忧患“悔”与“吝”的象征在于预防纤介小疵，震惧“无咎”的象征在于内心悔悟。因此卦体有柔小和刚大之别，卦爻辞有凶险和吉顺之分；卦爻辞的意义，是分别指示所应趋避的方向。

〔述评〕

《周易》的“象”，包括卦象、爻象；《周易》的“辞”，包括卦辞、爻辞。这些“象”和“辞”，是如何创制出来的呢？

原来，作《易》的“圣人”是观察天下万物之象而设其卦，又因诸卦诸爻之象而系其辞，于是便产生了《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爻之象与卦爻之辞；依据卦爻的推衍情状，人们就可以探求事物在变化发展中的吉凶利弊之内在规律——这就是“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之理。

从这两段文字看，第一段内容可分上下两部分理解：先是追溯《周易》的创作，以及其所包涵的象征特色；后是说明“君子”观象玩辞、观变玩占，既足以明理，又可以趋吉避凶。第二段论述卦爻辞的象征义例：文中举出“吉”、“凶”、“悔”、“吝”、“无咎”几种最常见的占辞，结合卦体的大小、爻位的高低，辨析其基本内涵，最后指出卦爻辞的宗旨是示人趋吉避凶之道，以承应前段。

事实上，这里是兼涉“圣人”作《易》和“君子”学《易》两端。细察文中要旨，似乎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深刻领会：

其一，“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所谓“刚柔”，即指《易》卦中的阳爻和阴爻。这是指明《周易》的创作，是通过卦象以喻示事物吉凶、变化的道理。孔颖达《周易正义》云：“谓圣人设画其卦之时，莫不瞻观物象，法其物象然后设之卦象，则有吉有凶。”“有吉有凶，若不系辞，其理未显，故系属吉凶之文辞于卦爻之下，而显明此卦此爻吉凶也。”又曰：“八纯之卦，卦之与爻其象既定，变化犹少；若刚柔二气相推，阴爻阳爻交变，分为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委曲变化，事非一体，是而生变化也。”

其二，“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这是说明六十四卦中的刚柔变化，犹如人事的进退、昼夜的交替。朱熹《周易本义》说：“柔变而趋于刚者，退极而进也；刚化而趋于柔者，进极而退也。既变而刚，则昼而阳矣；既化而柔，则夜而阴矣。”

其三，“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这是提出读《易》者的用《易》之道，即“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以明动静吉凶之机。俞琰《周易集说》云：“君子平居无事之时，则观其象而熟玩其辞，以考其所处之当；动而将有为、将有行，则观其变而熟玩其占，以考其所占之吉凶。盖其动静之间。举无违理，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其四，“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这里的“险”，指凶险之辞；“易”，指吉亨之辞。文意是归结前段，说明卦分阴阳、辞有吉凶，卦爻辞之旨是分别指示趋避的途径。《周易折中》；引潘梦旂曰：“卦有小有大，随其消长有分；辞有险有易，因其安危而别。辞者，各指其所向，凶则指其可避之方，吉则指其可趋之所，以示乎人也。”

初看起来，“观象”与“系辞”是颇为简单的两件事，但其中却包涵着创作《周易》的往古“圣人”多少哲理之思考！而在研究《易》的漫长历史中，又经过多少贤哲的精深推阐，才让古老的《易》理焕发出耀人的哲学光华！《周易》思想的宝贵遗产，显然值得今天的读《易》者进一步开拓挖掘，发扬光大。

〔思考〕

古人对《周易》常用一个很特别的动词“玩”，其他的书是没有这个待遇的。从前面的卦例体会一下，什么是“玩”？

二

观物取象的创作原则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赜，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繫辭上傳》

〔原文〕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系辞上传》

〔今译〕

圣人发现天下存在幽深难见的道理，就把它譬拟成具体的形态容貌，用来象征特定事物适宜的意义，所以称作“象”。圣人发现天下万物具有运动不息的情状，就观察其中的会合变通，以利于施行典法

礼仪，并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下撰系文辞来判断事物变动的吉凶，所以称作“爻”。（《周易》）言说天下至为幽深难见的道理，而不可鄙视轻恶（其取象平凡）；（《周易》）言说天下至为纷繁复杂的变动，而不可错乱乖违（其内涵规律）。作《易》者先拟喻物象然后言说道理，先审议物情然后揭示变动，通过拟喻和审议就形成此书的变化哲学。

〔述评〕

众所周知，人类文学艺术作品的创造，通常是遵循“形象思维”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除了不违背从感性到理性的一般思维规律之外，还具有其独特的规律——即始终伴随着具体的形象，伴随着作家的想象、联想、幻想，伴随着强烈的感情和鲜明的思想倾向。这是文艺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

令人惊异的是，《周易》并非一部“文学”作品，而古人创作它的时候，却也运用了与“形象思维”极其类似的方式——“观物取象”之法。

这节文字，以精练的语言向我们概括了“圣人”作《易》的原则：拟取物象以喻事理，审辨物情以明变化。翻开《周易》，我们看到的八卦之象、六十四卦之象、卦爻辞之象，凡所拟取的形象，莫不是人类生活中可察、可见、可闻、可感之物，亲切而贴近，遂使这部深奥的哲学著作具备了形象生动的表现形式，并进而使读者在触类旁通的发挥衍生中感悟到至为广泛的象征意义。

依据此段文义，我们不难考索出古人运用“观物取象”的原则以创作《周易》的三方面理绪：

一是，《易》理之本。《周易》哲理，无不归原于天下万物的本有之理。所谓“见天下之赜”，正是表明作《易》者于创作之初，发现万物万事之理有幽隐难见者（“赜”），乃拟取常见的形象加以说明，这就是“《易》理”，这就是“拟诸形容，象其物宜”的动机所在。孔颖达《周易正义》云：“法象其物之所宜。若象阳物，宜于刚也；若象阴物，宜于柔也，是各象其物之所宜。六十四卦，皆‘拟诸形容，象其物宜’也。”

二是，《易》辞之义。《周易》的卦爻符号固是“象”，而卦辞、爻辞也是“象”。作《易》者既见“天下之动”，则观察事物在“动”中的“会通”规律，以利于施行“典礼”，并将此规律写成

判断吉凶的文辞系于六十四卦下以资日常借鉴，《周易》的创作由是而成。孔颖达《周易正义》云：“既知万物以此变动，观看其物之会合变通，当此会通之时，以施行其典法礼仪也。”《周易折中》引吴澄曰：“会通，谓大中至正之理，非一偏一曲有所拘碍者也。圣人见天下不一之动，而观其极善之理，以行其事；见理精审，则行事允当也。以处事之法为辞，系于各爻之下，使筮而遇此爻者，如此处事则吉，不如此处事则凶也。”

三是，《易》义之用。《周易》之义既是从现实生活的物象中归结出来的，则其应用必然广泛旁通而不限一端，读《易》、用《易》者不可轻恶《易》象平易，不可乖违《易》理规律。故《周易折中》又引吴澄曰：“六十四卦之象，所以章显天下至幽之义，而名言宜称，人所易和，则自不至厌恶其赜矣；三百八十四爻之辞，所以该载天下至多之事，而处决精当，人所易从，则自不致乱其动矣。”

准此三方面理绪，可以看出古代哲人在创作《周易》之时，因其不离“观物取象”的原则，尽括大自然及人类社会的事理，终于形成了这部“穷理尽象”的以象征为特色的哲学著作。那么，读《易》者自然应当缘“象”以明“意”，从各种喻象中探求有益于人生的《周易》哲理。

〔思考〕

卦和象之间的关系既有一对多，也有多对一，用当代科学的思路去清理肯定是要碰壁的。放掉我们固有的“常识”和“公理”，从头想一下，“观象”应该怎么做？

三

太极与河图洛书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繫辭上傳》

〔原文〕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

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齐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周易》卷七《系辞上传》

〔今译〕

孔子说：“《周易》为何被创作出来呢？《周易》撰成之后是被用于开启物智而成就事务，它包容着天下普遍的道理，如此而已罢了。”因此圣人用《周易》的理论会通天下的心志，确定天下的事业，解决天下的疑难。所以《周易》蓍数的性质圆通而神奇，卦体的性质方正而明智，六爻的意义充满变易而告人吉凶。圣人用《周易》洗濯净化其心，退而隐密深藏其功用，面对吉凶事态与百姓同处忧患；神奇地推知将来的局势，明智地含藏往昔的哲理。一般人谁能作到这样啊？只有像古代那些聪明睿智，神武而不用刑杀的（伏羲、文王这样的）君主才能如此啊！因此（创作《周易》的圣人）能够明审天的道理，察知天下百姓的事状，于是兴起神妙的蓍占之物引导百姓使用（以避凶趋吉）。圣人用《周易》修斋持戒，正是为了神奇地显明其道德吧！所以（《周易》展示着阴阳变化之理，恰如）关闭门户（包藏万物）叫做坤，打开门户（吐生万物）叫做乾，一闭一开（的交感沟联）叫做变化，往来变化无穷叫做会通；变化情状有所显现叫做表象，变化之后产生的形体叫做器物，制造器物以供人使用叫做仿效，器物利于反复运用、百姓时刻都在使用（却不知其来历）叫做神奇。所以《周易》创作之始先有混沌未分的太极，太极化生阴阳两

仪，两仪化生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四象，四象化生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八卦的变化推衍就能判定事物吉凶，吉凶得以判定就能化生盛大的事业。所以仿效自然没有比天和地更显著的；变化贯通没有比一年四季更显著的；高悬表象呈现光明没有比太阳和月亮更显著的；崇高煌赫没有比荣华富贵更显著的；创置各种实物供人使用，制造器具以便利天下，没有比圣人更显著的；探索微隐难见之理，钩致幽深遥远之物，以判定天下万事的吉凶，助成天下百姓勤勉不懈的功业，没有比著占龟卜更显著的。所以天生神奇的蓍草和灵龟，圣人取法它（创立卜筮）；天地呈现四季变化，圣人仿效它（制定律令）；天上垂悬日月星辰之象，显示吉凶的征兆，圣人模拟它（制造观天仪器）；黄河出现龙图，洛水出现龟书，圣人取则于它们（发明八卦和九畴）。《周易》有太阴、太阳、少阴、少阳这四象，是用来喻示事物变动的征兆；在六十四卦下撰系文辞，是用来告诉人们事物变化的情状；卦爻辞中确定了吉凶占语，是用来判断处事的得失。

〔述评〕

远古时代，哲人们对宇宙、大自然的观察是直感而又细微的，他们一方面获得精深的思维感悟，另一方面对自然规律充满着迷惑不解，于是产生了推测事物吉凶祸福及人类命运的思想动机——这也是《周易》创作的背景之一。

《系辞传》的这段论述，大致包涵三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层，指明《周易》创作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占筮。

文中先以孔子设问“《易》何为者也”发端，又用孔子自答“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应之，表明“圣人”作《易》而创造筮法，是用来开“智”成“事”，尽包“天下之道”。朱熹曰：“古时民淳俗朴，风气未开，于天下事全未知识，故圣人立龟与之卜，作《易》与之筮，使人趋吉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开物成务’。物，是人物；务，是事物；冒，是罩得天下许多道理在里。”（《朱子语类》）

接着，文中又言“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是兴神物以前民用”诸语，皆是针对《易》筮而言。“蓍”，指用以占筮的蓍草，也称为“神物”。韩康伯《系辞注》曰：“圆者，运而不穷；方者，止而有分。言蓍以圆象神，卦以方象知也。唯变所适，无数

不周，故曰‘圆’；卦列爻分，各有其体，故曰‘方’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陆绩曰：“神物，蓍也。圣人兴蓍以别吉凶，先民而用之，民皆从焉，故曰‘以前民用’也。”

第二层，展示《周易》创作的理论程序是始于“太极”。

这种程序，是事物由简到繁的发展模式，其初是阴阳未分的混沌状态“太极”，由太极生出天地阴阳“两仪”，由两仪生出象征四时（亦象征少阳、老阳、少阴、老阴）的“四象”，由四象生出《周易》的基础卦形“八卦”，然后出现了“吉凶”（占筮），并推广至天下万物发展变化之内在规律，《周易》的蓍占功用终于形成。故《周易乾凿度》云：“孔子曰：《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朱熹《周易本义》承邵康节之说，认为“太极”至“八卦”的衍生原理，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的过程，并谓：“此数言者，实圣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丝毫智力而成者。画卦揲蓍，其序皆然。”

第三层，拟测《周易》创作的全过程是接受大自然物象的启示。

这些启示，体现于四大要素：

一是“天生神物”的启示。即大自然诞生蓍草和灵龟之物，可供卜筮之用，作《易》者因之而立占筮之道。孔颖达《周易正义》曰：“谓天生蓍龟，圣人法则之，以为卜筮也。”

二是“天地变化”的启示。即大自然复杂万端的变化，提供了创制《周易》变化哲学的思想基础。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陆绩曰：“天有昼夜四时变化之道，圣人设三百八十四爻以效之矣。”

三是“天垂象，见吉凶”的启示。如日月五星运行得当与否，直接关涉到自然界是正常发展还是出现各种灾异，作《易》者由此也悟得人事吉凶之理。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宋衷曰：“天垂阴阳之象，以见吉凶，谓日月薄蚀，五星乱行；圣人象之，亦蓍九六爻位得失，示人所以有得失之占也。”

四是“河出图，洛出书”的启示。相传古代黄河上出现龙马，其身布有奇特图象，“圣人”效法“河图”以作八卦；洛水上出现神龟，其背也有奇特书文，圣人效法“洛书”以作“九畴”。朱熹《易学启蒙》引孔安国曰：“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

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

总此三层，实把《周易》创作的重大背景——占筮目的、理论程序、物象启示，均作了多角度的推测与概括。其中“太极”之说、“河图洛书”之说，对宋、明时代的《易》学发展有极大影响，尤其值得重视。

〔思考〕

据说，莱布尼茨提出二进制就是受了《周易》的启发，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传闻，《周易》蕴含的数理模式绝不只是简单的 2^n 。先从河图、洛书入手，看看有什么值得深入的地方。

从八卦到六十四卦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繫辭下傳》

〔原文〕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系辞下传》

〔今译〕

八卦创成而分列其位，万物的象征就都在其中了；依据八卦而重叠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就都在其中了；刚爻柔爻相互推移，变化的道理就都在其中了；在卦爻下撰系文辞而阐明吉凶，事物适时变动的规律就都在其中了。“吉”、“凶”、“悔”、“吝”，产生于变动；阳刚阴柔，是确立一卦的根本；变化会通，是趋赴合宜的时机。吉凶的规律，说明守正就无往不胜；天地恒久的道理，说明守正就受人瞻仰；日月运行的道理，说明守正就焕发光明；天下的种种变动，说明万物都应当专一守正。乾的特征，是坚确刚健而以平易显示于人；坤的特征，是柔弱温顺而以简约显示于人。爻，就是仿效事物的变动；象，就是模拟事物的情态。爻和象变动于卦内（的不同位置），吉和凶体现于卦外（的种种事物）；人们功业的创获体现于把握变动规律，圣人示教天下的弘深意旨体现于卦爻辞。天地的伟大德泽是“化生”，圣人的重大珍宝是“盛位”，用什么来守持盛位——是“仁人”；用什么来聚集仁人——是“财物”；经营财物、端正言辞而禁止百姓为非乱法就是“合义”。

〔述评〕

《周易》“经”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六十四卦符号。

这些符号是如何组构成的呢？这段文字的开篇四句便作出了回答：是由八卦符号重叠而成的。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创作步骤。只有在重卦之后，才形成了严密、完整的六十四卦符号体系，才出现了具有特定阴阳、刚柔意义的“爻”，才在此基础上撰立了与之相应的卦辞、爻辞。

因此，从某种角度言之，“重卦”是《周易》六十四卦象征哲学的生命线。孔颖达《周易正义》针对篇首四句解释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者，言八卦各成列位，万物之象在其八卦之中也。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者，谓因此八卦之象，而更重之，万物之爻在其所重之中矣。然象亦有爻，爻亦有象，所以象独在‘卦’，爻独在‘重’者，卦则爻少而象多，重则爻多而象少。故在卦举象，在重论爻也。”

八卦原是单独的卦体象征，重卦则含复杂的爻象变化。于是，此节文字在揭示“重卦”的重要意义之后，即转入对六十四卦吉凶悔吝、刚柔变通的分析，其要旨侧重于四点：

首先，六十四卦反映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集中于“贞”字。贞

者，正也。宇宙间万物，无论是天地、日月之大，还是寻常琐事之微，能“正”者必被景仰、必焕光明、必立于不败之地。而最后归结于“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揭明了“贞一”思想的宏大意义。孔颖达《周易正义》曰：“言天地日月之外，天下万事之动，皆正乎纯一也。若得于纯一，则所动遂其性；若失于纯一，则所动乖其理。是天下之动，得正在一也。”

其次，六十四卦哲学以“乾”、“坤”为出发点。乾，为纯阳之卦，其气“确然”刚健，其性平易；坤，为纯阴之卦，其气“隤然”柔顺，其性简约。明了乾坤阴阳之旨，刚柔易简之道，则六十四卦的大义必可贯通而明畅。俞琰《周易集说》云：“确然，健貌；隤然，顺貌。乾之德动而健，故确然而示人者易；坤之德静而顺，故隤然而示人者简。”

再次，六十四卦爻象吉凶的喻意揭示了以“生”为本的发展观。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即至为明确地指出大自然的内在功用是化生万物，而《周易》的思想也是沿循此道以示事物吉凶之旨。孔颖达《周易正义》说：“言天地之盛德，在乎常生，故言‘生’。若不常生，则德之不大；以其常生万物，故云‘大德也。’”朱熹也认为：“盖天地之间，品物万形，各有所事。惟天确然于上，地隤然于下，一无所为，足以生物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为道’。”（《朱子语类》）

复次，六十四卦旨趣注重人类守正之理。从“圣人”崇高位置的维护，到“聚人”、“理财”之事，均当谨守正道，这也是《周易》哲学的重要基点，并与前文“贞一”之旨切合通同。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宋衷曰：“守位当得士大夫公侯，有其仁贤，兼济天下。”孔颖达《周易正义》就“理财正辞”一语论曰：“言圣人治理其财，用之有节；正定号令之辞，出之以理；禁约其民为非僻之事，勿使行恶，是谓之义。义，宜也，言以此行之而得其宜也。”

显而易见，六十四卦创成之后，《周易》哲学便衍生出多方面的义理内涵。那么，从八卦到重卦的过程，实是研讨《周易》创作之渊源所不可忽视的极为重要的环节。

〔思考〕

六十四卦都是被视为两个三爻卦重叠的产物，每个六爻卦得名的由来应该在《周易》的哪个部分找？

五

伏羲开创的八卦文明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繫辭下傳》

〔原文〕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

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系辞下传》

〔今译〕

古时候伏羲氏治理天下，他抬头观察天上的表象，俯身观察大地的形状，观察飞禽走兽身上的纹理，以及合宜存在于地上的种种事物，从近处拟取人体自身作象征，从远处拟取各类物形作象征，于是才创作了八卦，用来贯通大自然神奇光明的德性，用来类比天下万物的情态。（伏羲氏）发明编结绳子的方法以制造罗网，用来围猎捕鱼，大概是接受了《离》卦（纲目相连而物能附丽）的象征启迪吧。伏羲氏去世，神农氏继起，他砍削树木制成耒耜的铧头，揉弯木条制成耒耜的曲柄，这种翻土农具的好处在于可用来教导天下百姓耕作，这大概是接受了《益》卦（木体能入而下动）的象征启迪吧。他又规定中午作为墟市时间，以便招致天下的百姓，聚集天下的货物，进行交换贸易然后归去，各人都获得所需的物品，这大概是接受了《噬嗑》卦（上光明下兴动而交往相合）的象征启迪吧。神农氏去世，黄帝、尧、舜先后继起，他们会通改变前代的器物和制度，使百姓进取

不懈；在实践中神奇地改良优化，使百姓应用适宜。《周易》哲理在于阐明事物发展穷极就出现变化，变化就能开拓畅通，畅通就可以长久生存，所以能够导致（《大有》卦上九爻辞所说的）“从上天降下祐助，吉祥而无所不利”。黄帝、尧、舜（改革服装）让人们穿着长垂的衣裳而天下大治，这大概是接受了《乾》、《坤》两卦（上衣下裳）的象征启迪吧。他们挖空树身成为船体，削制木料成为桨楫，船和桨楫的好处在于可用来济渡难以通行的江河，可以使人直达远方而便利天下，这大概是接受了《涣》卦（木在水上而流行如风）的象征启迪吧。他们驾牛乘马，载运重物而驰向远处，以施利于天下百姓，这大概是接受了《随》卦（下能运动而上者欣悦）的象征启迪吧。他们设置多重屋门而夜间敲梆警戒，以防暴徒强寇，这大概是接受了《豫》卦（设双门、敲小木而为豫备）的象征启迪吧。他们斫断木干作为捣杵，挖掘地面作为捣臼，捣臼和捣杵的好处，在于使万民用来舂米为食，这大概是接受了《小过》卦（上动下止）的象征启迪吧。他们弯曲木条并在两端安上弦绳作为弓弧，削尖木枝作为箭矢，弓和箭的好处，在于可用来威服天下，这大概是接受了《睽》卦（事物乖睽而用威制服）的象征启迪吧。远古的人居住在洞穴而散处在野外，后代圣人建造房屋改变了过去的居处方式，于是上有栋梁下有檐宇，可以用来防备风雨侵袭，这大概是接受了《大壮》卦（上动下健而大为壮固）的象征启迪吧。古时候丧葬的办法，只用柴草层层裹缠死者的遗体，掩埋在荒野之间，不堆坟墓也不植树木，没有限定居丧期数，后代圣人发明棺槨改变了过去的丧葬习俗，这大概是接受了《大过》卦（处事不妨过于厚盛）的象征启迪吧。远古的人们系结绳子作标记来处理各种事务，后代圣人发明契刻文字改变了过去的结绳方式，百官可用于治理政务，万民可用于稽察琐事，这大概是接受了《夬》卦（断事明决）的象征启迪吧。

〔述评〕

《周易》的创始人，是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伏羲——他生活于原始的渔猎畜牧时代，他的最伟大贡献，是奠定了《周易》哲学的内核：阴阳概念与八卦象征。

大自然和人类世界在伏羲的哲学王国里是这样呈现的：男人是阳的，女人是阴的，男女相对；上者是阳的，下者是阴的，上下相对；

暑季是阳的，寒季是阴的，寒暑交迭：白昼是阳的，黑夜是阴的，昼夜更替。依此类推，日与月，表与里，正与反，胜与负，大陆与海洋，火山与冰川，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或现象，无不体现着阴阳情态。假如伏羲生活在今天，懂得阴电与阳电、正极与负极、正数与负数等物理、数学现象，他必然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之纳入阴阳范畴——这就是伏羲所感悟的阴阳概念，亦即八卦象征体系的根基。

在阴阳象征确立的基础上，伟大的智者伏羲又展开了他非凡的洞察力，他遥望长空，俯视大地，近观人类自身，通过对阴阳符号的三画重叠，构成八种线形卦象，来象征大自然最基本的八种物质形态。这就是八卦：

乾卦(☰)，由三条阳画组成，象征“天”，其意义为刚健；

坤卦(☷)，由三条阴画组成，象征“地”，其意义为柔顺；

震卦(☳)，由上二阴下一阳组成，象征“雷”，其意义为震动；

巽卦(☴)，由上二阳下一阴组成，象征“风”，其意义为顺入；

坎卦(☵)，由中一阳上下各一阴组成，象征“水”，其意义为险陷；

离卦(☲)，由中一阴上下各一阳组成，象征“火”，其意义为附着；

艮卦(☶)，由上一阳下二阴组成，象征“山”，其意义为静止；

兑卦(☱)，由上一阴下二阳组成，象征“泽”，其意义为欣悦。

《系辞传》所言“包牺氏”(即伏羲氏)仰观俯察、远取近取，正表明了这位哲人对大自然与人类社会万物广博精细的观察，于是概括为八卦。而由八卦重成的六十四卦，则是以八卦象征为本体，发挥衍生出了蔚为闳奥深刻的《周易》象征哲学。故俞琰《周易集说》云：“夫伏羲以前，未有文字，为政则结绳而已。逮夫伏羲氏之王天下也，观象于天，观法于地，俯仰之间，天文地理之宜，如日月星宿、鸟兽、草木、昆虫之类，无所不观；又自一身，至于万物，若近若远，无所不取，于是始为之画而八卦作焉。八卦者，伏羲氏之心画也。精可以通神明之德，粗可以类万物之情。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其实只是八卦。”

更为引人瞩目的是，《系辞传》尚记载了八卦重叠成六十四卦之后，相继启迪了人类的文明思维，在创立礼法、器用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改革与进步。文中列举了从伏羲时代到神农、黄帝、尧、舜时代的漫长岁月中，人类文化、经济、生活等领域的十二项进步，均与六十四的卦象有关。其中罔罟、耒耜、舟楫、白杵、弓箭的发明，

集市贸易、牛马载重、设门防盗的出现，服装、住房的改进，丧葬制度的形成，尤其是书写文字的创造，无一不与人类的文明生活息息相关。由此观之，伏羲所开创的八卦象征，其“神奇”作用已远远超出《周易》哲学本身的范围之外了。

诚然，今天的学者们对《系辞传》记载的“观象制器”之例，未必以为尽合史实。然而，我们至少可借此考索八卦、六十四卦象征体式对远古时代人类文明所产生的某些启发作用，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文献上的旁证资料。

〔思考〕

尽管先民发明实用的工具并非都是受八卦的启发而来，但《系辞》的这一段“观象制器”的联想方法很有意思。如果你对此有兴趣，不妨用这种方法想一下，飞机、潜艇之类古人没有的东西可以配什么卦？

六
易为忧患之作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繫辭下傳》

〔原文〕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

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辩义，《巽》以行权。

——《系辞下传》

〔今译〕

《周易》的兴起，大概在殷商之末的中古时代吧？创作《周易》的人，大概心怀忧患吧？因此《履》卦（象征小心履礼），是树立道德的初基；《谦》卦（象征行为谦虚），是施行道德的柯柄；《复》卦（象征回复正途），是遵循道德的根本；《恒》卦（象征守正有恒），是巩固道德的前提；《损》卦（象征自损不善），是修美道德的途径；《益》卦（象征施益于人），是充裕道德的方法；《困》卦（象征遭困守操），是检验道德的准绳；《井》卦（象征井养不穷），是居守道德的处所；《巽》卦（象征因顺申命），是展示道德的规范。《履卦》，教人柔和小心而行走到目的地；《谦》卦，教人要谦虚才能被尊崇而光大其德；《复》卦，教人针对微小的征兆而辨析事物的善恶（及早回复正道）；《恒》卦，教人在正邪相杂的环境中（恒久守德）而不厌倦；《损》卦，教人先从事艰难的自损而后则能轻易地获益；《益》卦，教人施益于人长久充裕己德而不虚设其益；《困》卦，教人在困穷时守正而求得亨通；《井》卦，教人居得安适的处所而能广为迁施惠泽；《巽》卦，教人顺势发布号令而不自我显露。《履》卦的道理可以用于柔和小心地行走，《谦》卦的道理可以用于控制礼节，《复》卦的道理可以用于自我省知得失，《恒》卦的道理可以用于始终不移地纯一守德，《损》卦的道理可以用于自损不善而远离祸害，《益》卦的道理可以用于益人益己而广兴福利，《困》卦的道理可以用于处困守操而不怨天尤人，《井》卦的道理可以用于广养万物而辨明道义，《巽》卦的道理可以用于顺势利导而行使权力。

〔述评〕

旧传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国的商朝末年，商纣王逆天暴物，荒淫无道，西伯姬昌（即周文王）被纣王囚禁于羑里，身罹患难，于是推衍六十四卦，撰写《周易》卦爻解，喻示修身明德以处忧患之旨。这样，《周易》便被人们视为“忧患之作”。

《系辞下传》此节文字，开首就以“《易》之兴也，其于中古

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数语道出了这一创作背景。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所谓“文王拘而演《周易》”，正是指明这一史实。孔颖达《周易正义》云：“《易》之爻卦之象，则在上古伏羲之时；但其时理尚质素，圣道凝寂，直观其象足以垂教矣。但中古之时，事渐浇浮，非象可以为教，又须系以文辞，示以变动吉凶，故爻卦之辞起于中古。”来知德《周易集注》也就此发论说：“《易》之兴，指《周易》所系之辞。《易》仍伏羲所作，然无其辞，文王已前不过为占卜之书而已。至文王始有彖辞，教人以反身修德之道，则《易》书之著明而兴起者，自文王始也。因受羑里之难，身经乎患难，故所作之《易》无非处患难之道。”

事实上，《系辞传》在这里所论述的重点不在于卦爻辞的作者是谁，也不仅仅停留在作《易》者“有忧患”，而更在于揭示《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哲理足以垂教于后世，给人以排忧解难、立身处世的精深智慧。

人类生活在变动不息的宇宙、大自然与各种社会群体的复杂组合之中，不计其数的困惑和忧患随时都有可能闯入人们的生活领域。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和谐地生存？如何在动荡坎坷的人生格局中保持精神与道德的平衡？如何正视现实而冲破“忧患”之迷雾？这是古往今来任何有健康思维的人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周易》哲学之光的一个重要的穿透点，是通过超越时空的特定角度来透视人类过去、现在、将来的“忧患”所在，以寻求排除忧患的正确途径。这就是《周易》“忧患之学”最根本的价值。

因此，《系辞传》紧接着举出六十四卦中的九卦，三度反复陈说诸卦所蕴含的“修德防患”之道，表明人们自身道德的完善是防备患难的首要基础，才能无论何时皆立于不败之地。

这九卦分别是象征“小心履礼”的《履》卦、“行为谦虚”的《谦》卦、“回复正途”的《复》卦、“守正有恒”的《恒》卦、“自损不善”的《损》卦、“施益于人”的《益》卦、“处困守操”的《困》卦、“井养不穷”的《井》卦、“因顺申命”的《巽》卦。若能努力沿循这九个方向努力，则人格之崇高、道德之完美，可期而待，虽有人间重重患难，也将能安渡难关，化险为夷。

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得好：“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但于此九卦最是修德之基，故特举以言焉。”

古人常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周易》哲学既然充满着忧患意识，那么，当研读六十四卦之时，无论哪一卦哪一爻，均足以引人深思，催人惕怵。今天的人们，若能带着当代的“忧患感”深入领悟《周易》思想，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一座沟通古今的愈经忧患愈坚不可摧的精神情操之金字塔。

〔思考〕

《系辞》举例只到卦为止，请进一步列举一些爻辞来说明《周易》的忧患意识。

来自末世的希望之音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繫辭下傳》

〔原文〕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1〕}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

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系辞下传》

〔注释〕

〔1〕司马光《温公易说》据王弼《周易略例》引语，谓“侯之”二字为衍文。似可从。

〔今译〕

《周易》的兴起，大概是殷朝末年，周文王德业正隆盛的时候吧？大概在文王臣事殷纣王期间吧？因此卦爻辞多含警戒危惧的意义。戒惕畏惧可以使人平安顺畅，掉以轻心必将导致倾覆败乱；其中的道理至为弘大，各种事物赖以永恒地发展而不废绝。自始至终保持惕惧，其根本宗旨归于慎求“无咎”，这就是《周易》的道理。

乾，是天下最为刚健之气质的象征，表露的德性行为是恒久平易而能知晓艰险所在；坤，是天下最为柔顺之气质的象征，表露的德性行为是恒久简约而能知晓困阻所在。（平易简约就）能够使人心情畅悦，（知险知阻就）能够令人研磨思虑，并能判定天下万事吉凶得失，促成天下万物勤勉奋发。因此遵循《周易》的变化规律而有所作为，是为了使吉祥的事物得以呈现；乃至观察卦象就能明白器物的创作原委，占问事理就能推知将来的应验。天地设立了刚柔尊卑的位置，圣人依此撰成《周易》广施其用；于是人的谋虑沟通了鬼神的谋虑，连寻常百姓也能掌握《周易》的功用。八卦用卦形象征来展示哲理，卦爻辞模拟事物的情态来陈述卦义；六爻阴阳刚柔交错而居位，吉凶的道理就可以显示出来。各爻变化运动得当与否是用“利”或“不利”来表达，变化结局的“吉”与“凶”是依据拟喻的事物情态而推移。所以事物或相爱相求或相恶相敌而“吉”和“凶”就在矛盾交错中产生，事物或远者相应或近者相比而“悔”和“吝”就在取舍失当时产生，事物或真心相感或虚情相诈而“利”和“害”就在不同的交感中产生。凡是《周易》各爻所拟喻的事物情态，两相比近却互

不相得必有凶险；有的遭受外来伤害，也难免悔恨和憾惜。（《周易》喻示的物情与世人一样千姿百态，恰如）将要反叛的人其言辞必然惭愧不安，内心疑惑的人其言辞必然散乱无章，贤美吉善的人其言辞必然寡少精粹，焦躁竞进的人其言辞必然繁多冗杂，诬陷善良的人其言辞必然虚漫浮游，疏失职守的人其言辞必然亏屈不展。

〔述评〕

这两段文字，又是一开始就明确揭示《周易》哲学盛行之际的时代特色——那是殷商日趋衰败的末世，周文王（西伯姬昌）创建的德业正在悄然兴起。伴随着兴衰交替之运，一种特定的六十四卦体系，一种揭示事物变化发展规律的象征哲理——《周易》思想，奇迹般地出现在古老华夏民族的西北黄土地上。

这是来自末世的希望之音。

这是飘航于滔天洪水之上的“诺亚方舟”。

尽管周文王被囚演《易》而创作卦爻辞之说未必为所有的学者（尤其是今天的学者）所接受，但《系辞传》推测《周易》卦爻辞诞生于商末周初这一特殊时代，实是古代文献中较早且可取的论断。

既然《周易》哲学因“末世”而盛行，则势必留下时代的“烙印”，犹如在菱顿中给人敲响一声警钟，于危厉时示人诸多诫惕之语。因此，《系辞传》接着分析了《周易》卦爻辞示诫于人的三端要旨：

一端，《易》辞危微，其要无咎。

《周易》卦爻辞多含危惧警戒之义，正反映了作《易》者身处殷末衰世的思想状况；恰恰是这种“危辞”，足以使人避免“掉以轻心”不致陷入危境，其道之大，以至“万物”皆可赖以处忧患患而“不废”。于是唐人孔颖达释之曰：“以当纣世，忧畏灭亡，故作《易》辞多述忧危之事，亦以垂法于后，使保身危惧，避其患难也。”（《周易正义》）宋人朱熹申之曰：“危惧故得平安，慢易则必倾覆，《易》之道也。”（《周易本义》）明人来知德赞之曰：“若常以危惧之心，则凡天下之事，虽百有不齐，然生全于忧患，未有倾覆而废者矣。”（《周易集注》）

最为令人警醒的，是“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两句，深刻揭示了《易》辞诫人防微杜渐、持盈守成的旨趋，而以“无咎”补过为

《易》道之所归。清人胡远濬颇有感触地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易》六十四卦，一言以蔽之，曰‘惧以终始，其要无咎’。”（《劳谦室易说·读易通识》）

二端，乾坤易简，以知险阻。

《周易》卦爻辞发端于《乾》、《坤》两卦，从“乾坤易简”之道，即已展示出《周易》哲学一开始便以“知险”、“知阻”示诫，其理正合前文“终始知惧”之义。故朱熹《周易本义》云：“至健，则所行无难，故易；至顺，则所行不繁，故简。然其于事皆有以知其难，而不敢易以处之也，是以其有忧患。则健者如自高临下而知其险，顺者如自下趋上而知其阻。盖虽易而能知险，则不陷于险矣；既简而又知阻，则不困于阻矣。所以能危能惧，而无易者之倾也。”

三端，情伪相感，吉凶可见。

《系辞传》最后集中于“情”字，从“情伪相感”的角度，深刻剖析《周易》六十四卦所拟喻的物象因情态各异、矛盾交错，故产生“吉凶”、“悔吝”、“利害”等结果。篇末援举“人情”印证《周易》取喻之“物情”，通过六种人的言辞特征辨析其心理状态，寓意至深。元代王申子《大易缉说》对此详析曰：

歉于中者必愧于外，故将叛者其辞惭；疑于中者必泛其说，故中心疑者其辞枝；吉德之人见理直，故其辞寡；躁竞之人急于售，故其辞多；诬善类者必深匿其迹而阴寓其伎，故其辞游；失其守者必见义不明而内无所主，故其辞屈。

辨析人心之“情伪”，大概是自古迄今人与人相处中最关键的也是最难的问题，又何况生当末世危厄之时的作《易》者呢？

因此，《周易》立足“末世”而发出“希望之音”，显然是通过“危辞”以提示人们知险阻、辨情伪，达到明得失，察事机、见吉凶的目的。唯其如此，则可开辟人生光明之通途。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人们仍有不可轻忽的借鉴作用。

〔思考〕

《周易》的思想在今天哪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八

蓍草演出了性命之理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說卦傳》

〔原文〕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说卦传》

〔今译〕

从前圣人创作《周易》的时候，幽深赞祝神奇光明的造化而自然

界就生出供作揲筮的蓍草，于是采用“三”与“两”之类的天地数而建立阴阳奇偶的数字象征（来配合蓍占），并且观察阴阳数的变化规律而演算成卦，发动挥散卦中刚柔两画而产生各爻的变迁，然后和协顺成其道德而运用合宜的方法治理天下，遂能穷极奥理而尽究物性以至于通晓自然命数。

从前圣人创作《周易》的时候，是要用它来顺合展示万物的性质和自然命数的变化规律。所以确立天的道理有“阴”和“阳”两方面，确立地的道理有“柔”和“刚”两方面，确立人的道理有“仁”和“义”两方面。兼合（三画的八卦符号中）天地人三才的象征而每两卦相重，所以《周易》六十四卦的体式必须具备六画才形成一卦；六画又分阴位阳位，交迭运用刚爻柔爻来布居，所以《周易》的卦体必须具备六位才蔚然成章。

〔述评〕

一个神奇的传说告诉我们：《周易》的创作还与自然界的一种灵异植物——蓍草关系至为密切。

我们知道，《周易》创成之初的功用是占筮，而占筮的主要工具是五十根蓍草，通过蓍草的演算变化，得出《周易》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阴阳奇偶错综复杂的发展情状，以展示大自然万物的内在规律，以喻示人类社会的闳深哲理。

蓍草之神异，据旧籍记载，它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一本生百茎；若逢“天下和平”、“王道盛行”之时，则蓍茎可以长到一丈之高。而一旦蓍草生满百茎，其下有神龟守护，其上有青云覆罩，于是在这神草之旁，虎狼恶兽不敢出没，毒螫恶草无法生存（见《史记·龟策列传》及《经典释文》引《洪范五行传》）。用这样的“神草”占筮演卦，无怪乎古人对《周易》占卦的“灵验”性充满了崇拜的心理；或许又由于这种崇拜感，更进一步神化了有关蓍草的传说。

这两则文字是《说卦传》的一、二两章。《说卦传》的宗旨在于阐说八卦的取象问题，而这里的论述则是先从“圣人”作《易》入笔，说明作《易》者赞祝“神灵”以“生蓍”、“立数”、“演卦”、“推爻”的过程，以示《易》用广大，可以穷极“道德”、“性命”。孔颖达《周易正义》云：“蓍数既生，爻卦又立，《易》道周备，无理不尽。圣人用之，上以和协顺成圣人之道，下以治理断割人伦之正义。又能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究尽生灵所禀之性；物理

既穷，生性又尽，至于一期，所赋之命莫不穷其短长，定其吉凶。”

蓍草演《易》占卦是否像古人认为的那样“灵验”，这里姑且勿论，然而就《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创制言之，其中所含辩证思想、自然哲学、人生哲学的丰富内容，则无疑具有至为珍贵的价值。

我们不妨对第二段文字再作分析。这里又提到“圣人”作《易》的基本思想是用《易》以反映万物的“性命之理”。什么是“性命之理”呢？原来莫过于“天”所体现的“阴阳”之道，“地”所体现的“刚柔”之道，“人”所体现的“仁义”之道。合此三者，即形成天、地、人“三才之道”。

回顾《周易》的创作，是先有八卦之象。八卦中的每一卦，皆由三个横画符号组成，于是作《易》者以下画象征“地”，中画象征“人”，上画象征“天”，而八卦之象皆备“三才”之旨。

由八卦重成的六十四卦，每卦由六个横画符号组成，称为“六爻”。在上下卦“二体”的六爻之中，作《易》者又以初、二两爻象征“地”，三、四两爻象征“人”，五、上两爻象征“天”，因此六十四卦之象也赅备“三才”之义。

正是基于八卦、六十四卦的形体特点，《说卦传》便得出这样的结论：“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这就精妙地概括出了六十四卦所涵“三才二体”的精妙功用。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崔憬曰：“此明一卦立爻有三才二体之义。故先明天道既立阴阳，地道又立刚柔，人道亦立仁义，以明之也。何则？在天虽刚，亦有柔德；在地虽柔，亦有刚德。故《书》曰‘沈潜刚克，高明柔克’。人稟天地，岂可不兼仁义乎？所以《易》道兼之矣。”

从蓍草演出了性命之理，从《易》卦探知了“三才”之道——在作《易》的“圣人”看来，一部《周易》展示的是协调天、地、人关系的哲理。

我们生活在大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是否领悟到阴阳和谐则天时顺、刚柔得当则地利生、仁义兼备而人伦存的哲理呢？这里虽含抽象的说教因素，却包容着今天的人们仍需探讨的宇宙规律。

〔思考〕

《周易》是占卜书，但它却远远超越了占卜的固有层次，所以古人常说“善易者不占”。你初步了解了《周易》之后，如何看待它和占卜的关系？

第五章



明 易 本 旨

觉

得《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辞义弘深，卦象错综，而象征之旨趣旁涉广通，这是历来读《易》者深感此书艰奥难穷的关键所在。

德国诗人歌德曾说：“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么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此语原是针对文艺作品而发，但若将之用以品评《周易》六十四卦哲学，似乎亦甚切合。

大概越是奥妙难测的作品，越能激发人们对它的探测热情。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各种层次的知识界对《周易》研究的热潮几乎没有中止过。人们试图揭明六十四卦哲理的本旨，从中寻觅人类思想的本根，探求宇宙、大自然、生命的奥秘，以至历代研《易》的著述之多，是其他经典作品所不能比拟的。然而，明确的答案竟是那样寡鲜，那样不尽遂人意。因此，时至今日，人们对奇妙的六十四卦旨趣依然充满种种困惑、惊叹、猜想。

或许，我们回头检阅一番孔子时代产生的《易传》（《十翼》）对《周易》六十四卦经义的阐述，将会取得更直接的收益——因为这毕竟是最早期的、后来被列入“经”之行列的“圣人”之作。

这里选录了《文言传》两则分析《乾》、《坤》卦义的文字，《系辞上传》、《系辞下传》关于十八条爻辞象征内涵的解释，以及《序卦传》对六十四卦相承次序之义的阐发、《杂卦传》对卦象相错相综之旨的评说，均将展示两千多年前哲人们的精辟见解。

这对我们跨越历史的障碍，站在比较接近作《易》时代的角度理解六十四卦的意旨，显然是有帮助的。

君子和巨龙的美德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

「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亨」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間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乾》卦《文言傳》

〔原文〕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

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

“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乾，元，〔亨〕^{〔1〕}”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

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乾》卦《文言传》

〔注释〕

〔1〕“亨”字，据王念孙《读书杂志》补。

〔今译〕

《文言传》说：元始，是众善的尊长；亨通，是美好的会合；谐利，是事义的和畅；正固，是办事的根本。君子用仁心作为本体，可以当人们的尊长；寻求美好的会合，就符合礼；施利于他物，就符合义；坚守正固的节操，就可以办好事务。君子正是践行这四种美德的人，所以说，“《乾》卦象征天：元始，亨通，谐利，正固（四德俱全）”。

初九爻辞说：“巨龙潜伏水中，暂勿施展才用”，讲什么意思呢？孔子指出：“这是譬喻有龙一样品德而隐居的人。他不被污浊的世俗改变节操，不迷恋于创就功名；逃离这个俗世不感到苦闷，不被世人赞许也不苦闷；称心的事付诸实施，不称心的事决不践行，具有坚定不可动摇的意志，这就是‘潜伏的巨龙’。”

九二爻辞说：“巨龙出现田间，利于出现大人”，讲什么意思呢？孔子指出：“这是譬喻有龙一样品德而立身中正的人。他的平凡言论说到做到，日常行为谨慎有节；防止邪恶而保持诚挚，美行弘大而不津津自夸，道德广博而能感化天下。《周易》说：‘巨龙出现田间，利于出现大人’，正是表明出现具备君主品德的贤人。”

九三爻辞说：“君子整天健强振作，直到夜间还时时警惕慎行，这样即使面临险境也不遭咎害”，讲什么意思呢？孔子指出：“这是譬喻君子要增进美德、勤修功业。为人忠诚信实，就可以增进美德；修饰言辞出于诚挚的感情，就可以积聚功业。知晓进取的目标而努力实现它，这种人可以跟他探讨事物发展的细微征兆；明白终止的时刻而及时终止，这种人可以跟他共同保全事物发展的适宜状态。像这样就能居上位而不矜骄，处下位而不忧愁。因此一个人能健强振作不已而随时警惕慎行，即使面临险境也不遭咎害了。”

九四爻辞说：“（巨龙）或腾跃上进、或退处在渊，必无咎

害”，讲什么意思呢？孔子指出：“这是譬喻贤人的上升或下降是不一定的，并非出于邪念；他的进取或引退也是不一定的，并非脱离众人。君子增益道德、勤修功业，是想抓住时机进取，所以‘必无咎害’。”

九五爻辞说：“巨龙高飞上天，利于出现大人”，讲什么意思呢？孔子指出：“这是譬喻同类的声音相互感应，同样的气质相互求合；水向湿处流，火向干处烧；云随着龙而生，风随着虎而起；圣人奋发治世而万物著明显现；依存于天的亲近于上，依存于地的亲近于下，各自以类相从而发挥作用。”

上九爻辞说：“巨龙穷飞至极，终将有所悔恨”，讲什么意思呢？孔子指出：“这是譬喻某种人虽尊贵而没有实位，虽崇高而管不到百姓，贤明的人居下位而不辅助他，所以一旦轻举妄动就将‘有所悔恨’。”

“巨龙潜伏水中而暂勿施展才用”，说明地位低下微贱。“巨龙出现田间”，说明时势开始舒展。“整天健强振作不已”，说明事业付诸实践。“或腾跃上进、或退处在渊”，说明正在自我体验。“巨龙高飞上天”，说明形成最佳的局面。“巨龙穷飞至极而终将有所悔恨”，说明穷极带来了灾难。天有元始之德而“用（阳刚化为阴柔的）九数”，说明天下大治是势所必然。

“巨龙潜伏水中而暂勿施展才用”，说明阳气潜藏未现。“巨龙出现田间”，说明天下章彩明灿。“整天健强振作不已”，说明追随时光向前发展。“或腾跃上进、或退处在渊”，说明天道转化而出现变革。“巨龙高飞上天”，说明阳气旺盛正当天位而具备天的美德。

“巨龙穷飞至极而终将有所悔恨”，说明阳气随时节推展而穷尽衰落。天有元始之德而“用（阳刚化为阴柔的）九数”，这正体现大自然的法则。

“《乾》卦象征天：元始，[亨通]”，表明天的美德在于首创万物并使之亨通；“谐利，正固”，是天所蕴含的本性和内情。天一开始就能用美好的利益来施利天下，却不表白它所施予的利惠，这是极大的利惠啊！伟大的天啊！刚强劲健而居中守正，通体不杂而纯粹至精；《乾》卦六爻的运动变化，广泛会通万物的发展情景；犹如顺着不同时节套上六条巨龙，驾御着大自然而驰骋；行云降雨，带来天下太平。

君子把成就道德作为行动的目的，是每天都可以体现出来的行为。（初九爻辞）所讲的“潜藏”，犹言（巨龙）隐伏而不曾露身，微行而尚未显著，所以君子暂时不施展才用。

君子靠学习来积累知识，靠发问来辨决疑难，凭着宽阔的胸怀居于适当之位，用仁爱的心地施予一切行为。《周易》（的《乾》卦九二爻辞）说“巨龙出现田间，利于出现大人”，表明这种“大人”具备了当国君的品德。

九三由多重阳刚重叠而成，居位不正中，上不达于高天，下不立于地面，所以要不断坚强振作而随时保持警惕，这样即使面临险境也能免遭咎害。

九四是多重阳刚叠成的，居位不正中，上不达于高天，下不立于地面，中不处于人境，所以爻辞强调“或”。强调“或”的意思，在于揭明要有所疑虑而多方审度，这样就不致咎害。

（九五爻辞所说的）“大人”，他的道德像天地一样覆载万物，他的圣明像日月一样普照四方，他的施政像一年四季一样井然有序，他示人吉凶像鬼神一样奥妙莫测。他先于天象而行动，天不违背他；后于天象而处事，也能遵循天的变化规律。天尚且不违背他，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

（上九爻辞所说的）“穷飞至极”，是表明某种人只晓得进取而不知及时引退，只晓得生存而不知终将衰亡，只晓得获利而不知所得必失。大概只有圣人（才是明智的）吧！深知进取、引退、生存、灭亡的道理，而行为不偏离正确途径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述评〕

我们看到，这篇论述把《乾》卦的象征意蕴阐说得何等透彻。

《周易》六十四卦，以《乾》、《坤》两卦居首，足见这两卦的重要性。《十翼》之中又专以《文言传》分释《乾》、《坤》大义，上面所录即是释《乾》卦部分，也称《乾文言》。

有人要问：《文言传》的命名之义何在呢？古人或认为：“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周易正义》引庄氏语）或认为：“《乾》、《坤》为门户，文说《乾》、《坤》，六十二卦皆放焉。”（《周易集解》引姚信说）这两说的共同点是：把“文言”释为“文饰之言”，事实上正是指对《乾》、《坤》两卦

哲理涵义的推阐与发挥。

《乾文言》对《乾》卦的卦爻辞旨趣，多从“君子”修身立德的角度加以推阐。

首先，把卦辞“元、亨、利、贞”称为君子之“四德”，分别释为“善之长”、“嘉之会”、“义之和”、“事之干”，并云：“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从而，把展示着大自然阳刚元素之开创气质的卦辞形象地人格化了，转化为“君子”的四方面美德，这就更易于为人所领悟。俞琰《周易集注》指出“人道与天道一也。君子行此仁、义、礼、智，即行此元、亨、利、贞也。君子即乾也，仁、义、礼、智即元、亨、利、贞也。”

接着，《乾文言》又深入剖析《乾》卦六爻之义，运用孔子答问的形式把诸爻辞拟取的“巨龙”象征，也与“君子”、“圣人”的美德联系比较，进一步从“人事”意义上发挥爻旨，作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分析。其中谓初九“潜龙”有“遯世无闷”、“乐行忧违”之德，九二“见龙”有言行谨信、“闲邪存诚”之德，九三“君子”有“修辞立诚”、“知至知终”之德，九四待跃之龙有权衡进退、“进德修业”之德，九五“飞龙”有“声气应求”、万物纷从之德，唯上九“亢龙”由于“贵而无位，高而无民”乃至“动而有悔”。如此逐文解说，遂把全卦六爻的义理与“人事”之沟通揭示得至为明澈。

本来，《乾》卦大义至此已评说完毕，但《乾文言》意犹未尽，又回头从不同角度反复再作阐发，凡卦象爻位，辞理句义，无不辨析详尽。其中释初九之义曰“君子以成德为行”，释九二之义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释九五之义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义，与鬼神合其吉凶”等语，尤见警策，令人窥见各爻丰富而深刻的象外之旨。

至于《乾文言》末节所发上九“亢龙”之义，更是从正反两面解剖其象，让人留下至为深刻的印象。“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把阳刚亢进者的形象揭示得淋漓尽致。“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又从另一面把刚而能柔者的美德提高到“圣人”的境界倍加推崇。于是，真正的“巨龙”与真正的“君子”合而为一，成为众所共仰的圣人。来知德《周易集注》云：“进退者身，存亡者位，得丧者物。消长之

理，知之既明，不失其正，处之又当，故唯圣人能之。再言‘其唯圣人’，始若设问，而卒自应之，见非圣人不能也。”

可见，《乾文言》对《乾》卦义理的解说有两大特点：一是层层复叠，不厌其详；二是取譬君子，切合人事。因此，读毕此文，我们不但对《乾》卦的卦爻辞有进一步的理解，对“君子”美德有深刻的领会，而且对发端于《周易》而象征着华夏民族自强奋进精神的“中国龙”的文化将有更全面的感通。

〔思考〕

《文言》是以乾、坤两卦为例对卦爻辞进行的解读，从中你能体会到哪些读《周易》的基本要领？

二

溫柔敦厚的品格趋向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坤》卦《文言傳》

〔原文〕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坤》卦《文言传》

〔今译〕

《文言传》说：大地极为柔顺但变动时却显示出刚强，极为安静但柔美的品质却流布四方。（《坤》卦的卦辞表明）随从人后而有人作主于是保持顺德久长，包容一切而普载万物于是焕发无限光芒。大地的发展之道是多么柔顺啊！它禀承天的意志沿着四时运行得当。

修积善行的家族，必然留下许多吉庆；累积恶行的家族，必然留下许多祸殃。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作恶的由来是渐萌渐长！是由于君父不曾早日辨清真相。《周易》（的《坤》卦初六爻辞）说“踩上微霜，将迎来坚冰百丈”，大概是譬喻（阴恶事物的发展往往）沿循一定的趋向吧。

“正直”，表明品性纯正；“端方”，表明行为适宜。君子恭敬不苟于是内心正直，行为适宜于是外形端方。做到恭敬不苟而行为适宜，就能使美德广布而不孤立。（六二爻辞说）“正直、端方、宏大，不学习也未必不获利”，说明（美德充沛而）一切行为都无须疑虑。

阴柔在下者纵然有美德，只应含藏不露而用来辅助君王的事业，不敢把成功归属己有。这是地顺天的道理，妻从夫的道理，臣忠君的道理。（六三喻示）地顺天的道理正体现于不以成功自居而要替天效劳以奉事至终。

天地运转变化，草木繁衍旺盛；天地闭塞不通，贤人隐退匿迹。《周易》（的《坤》卦六四爻辞）说：“束紧囊口，免遭咎害而不求赞誉”，大概是譬喻谨慎处世的道理吧。

（六五喻示）君子的美德好比黄色中和的质调而通达文理，他身居正确的位置，才美蕴存在内心，畅流于四肢，发挥于事业：这是最美的美质啊！

阴气凝情于阳气必然相互交合。（作《易》者）是怕读者疑惑于《坤》卦没有阳爻，所以在上六爻辞中称“龙”（代表阳）；又因为阴不曾离失其配偶阳，所以在爻辞中称“血”（代表阴阳交合）。至于血的颜色为青黄相杂，这是表明天地阴阳之血交互混和：天为青色而地为黄色啊。

〔述评〕

《坤》卦，揭示大自然阴气的本质作用，展示了承应于阳刚的以温柔顺从为主的敦厚品格。

作为《文言传》的下篇，《坤文言》较《乾文言》显得简短些，以七小节的篇幅对《坤》卦的卦辞及六则爻辞进行了分析阐述。

第一节，解说卦辞。表明坤道虽柔，动之亦刚；而其德主于包容万物，顺“天”而行。程颐《周易程氏传》云：“坤道至柔，而其动则刚；坤体至静，而其德则方。动刚故应乾不违，德方故生物有常。阴之道不倡而和，故居后为得，而主利成万物，坤之常也。含容万类，其功化光大也。”又云：“‘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承天之施，行不违时，赞坤道之顺也。”

第二节，解说初六爻辞。指出阴气之生，积微至著。于是联系人事现象，揭明积善必有余庆，积不善必有余殃的道理。文中寓有防微杜渐的深刻意义。《周易折中》引吕祖谦曰：“‘盖言顺也’，此一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顺养将去；若顺将去，何所不至？惩治遏绝，正要人着力。”

第三节，解说六二爻辞。以“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揭示爻辞“直方”之旨，并强调“敬义立而德不孤”的品格境界。程颐《周易程氏传》申发此义曰：“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义形于外，非在外也。敬义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

第四节，解说六三爻辞。通过“地道”、“妻道”、“臣道”的譬拟，说明阴柔者以内含之美以顺从阳刚，代之“有终”的道理。故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宋衷曰：“臣子虽有才美，含藏以从其上，不敢有所成名也。地得终天功，臣得终君事，妇得终夫业，故曰‘而代

有终’也。”孔颖达《周易正义》也说：“地道卑柔，无敢先唱成物；必待阳始先唱，而后代阳有终也。”

第五节，解说六四爻辞。先言“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的自然与社会现象，然后揭出爻辞所取“括囊”之象的本旨在于诫人谨慎，故以“无咎无誉”为归。末句“盖言谨也”，与此爻《象传》“慎不害”之义正合。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孔颖达曰：“囊所以贮物，以譬心藏智也；闭其智而不用，故曰‘括囊’。不与物忤，故‘无咎’；功名不显，故‘无誉’。”

第六节，解说六五爻辞。用“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释爻辞“黄裳”之义，并称其柔顺之德蕴含内心而畅发于四肢，是至为纯美的品格。程颐《周易程氏传》曰：“黄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达于理，居正位而不失为下之体。五尊位，在《坤》则惟取中正之义。美积于中，而通畅于四体，发见于事业，德美之至盛也。”

第七节，解说上六爻辞。重在说明上六处《坤》之极，阴极返阳，乃至阴阳交合，于是爻辞有“龙战”、“其血玄黄”之象。尚秉和先生《周易尚氏学》指出：“称龙，所以明有阳也。”又云：“言此血非阴非阳，亦阴亦阳，为天地所和合，故能生万物。”又云：“阴阳和为‘类’，离则为独阴独阳。独阴独阳不能生，即不成为‘血’；既曰‘血’，即阴阳类也，天地杂也。”

总此七节，通过对卦爻辞的逐次分析，把《坤》卦所喻示的阴柔气质的基本内涵，及阴气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阐发得至为明晰。其中也往往侧重于结合“君子”之德，从人事角度指明人类温柔敦厚气质的美好风范。

〔思考〕

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这和“积善之家”、和“弑父弑君”有什么关系？分别对应两卦的卦爻辞，看一下孔子作了哪些发挥。

三

天尊地卑的义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繫辭上傳》

〔原文〕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系辭上傳》

〔今译〕

天尊高而地卑低，乾坤的位置于是确定了。卑低尊高一经展示，事物显贵和微贱就各居其位。天的动和地的静有一定的规律，阳刚阴柔的性质就判然分明。天下各种意识观念以门类相聚合，各种动物植物以群体相区分，吉和凶就（在同与异的矛盾中）产生。悬于天上的（如日月星辰）成为表象，处在地面的（如山川动植）成为形体，事物变化的道理就可以（从这些形象中）显现出来。所以阳刚阴柔互相摩切交感（而生成八卦），八卦又互相推移变动（而衍成六十四卦）。恰似雷霆在鼓动，风雨在滋润；日月往来运行，寒暑先后交替（这是天上表象的阴阳变化）。又如乾道构成男性，坤道构成女性（这是地面形体的阴阳变化）。乾的主导力体现于（万物的）太初创始，坤的作用力体现于（承乾而）生成万物。乾以平易为人所知，坤以简约见其功能；平易就容易使人明瞭，简约就容易使人顺从；容易明瞭就（能意志通同）有人亲近，容易顺从就（能齐心协力）可建功绩；有人亲近处世就能长久，可建功绩立身就能弘大；处世长久是贤人的美德，立身弘大是贤人的事业。明白乾坤的平易和简约，天下的道理就都懂得了；懂得天下的道理，就能（遵循天地规律而）居处适中合宜的地位。

〔述评〕

《周易》六十四卦始于《乾》、《坤》两卦，于是明确“乾坤”大旨，是掌握《周易》哲学的一个重要“入口”。

人类生活在广袤无涯的大自然之中，每日一抬头就见到辽阔的天空，一举足就接触厚实的大地——日月运行，寒暑更迭，“天”之雨露和“地”之膏泽养育着人类及大自然万物。天地的变化，风雨寒温，阴晴霜雪，动静炎凉，无不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存现状。因此，天地变化规律，成为人类自古以来最为敏感的问题，也成为以探究“天人”之学为主要内容的《周易》哲学的一条主线。居于六十四卦之首的《乾》、《坤》两卦，便是这条主线之引端。

《系辞上传》在开篇第一章就着笔于对“天地”、“乾坤”之道的论述，正是抓住了《周易》的主线以揭明要旨。从这章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作者展示的理论层次约有三重：

其一，乾坤阴阳奠定了《周易》哲学的基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用一个“定”字，表明天地阴阳在

《周易》象征哲学中的重要作用。有此之“定”，遂使天下万物的贵贱、动静、刚柔、吉凶，在变化发展程序中见其形而成其象。孔颖达《周易正义》云：“谓天以刚阳而尊，地以柔阴而卑，则乾坤之体安定矣。若天不刚阳，地不柔阴，是乾坤之体不得定也。”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者，象谓悬象，日月星辰也；形谓山川草木也。悬象运转而成昏明，山泽通气而云行雨施，故变化见也。”

其二，八卦刚柔本于乾坤之道。

《周易》六十四卦既由八卦重叠而成，而八卦的刚柔爻画实即乾坤阴阳二气的交错组合，故此章从乾坤定位引出“刚柔相摩，八卦相荡”之旨。并由大自然雷霆、风雨、日月、寒暑又引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义，强调八卦刚柔的象征皆归本于乾坤阴阳之道。来知德《周易集注》指出：“八卦者刚柔之体，刚柔者八卦之性；总则刚柔，分则八卦。摩荡者，两仪配对，气通乎间，交感相摩荡也。惟两间之气交感摩荡，而后生育不穷，得阳气之健者为男，得阴气之顺者为女。然成男虽属乾道，而男女所受之气皆乾以始之；成女虽属坤道，而男女所生之形皆坤以成立。分之则乾男而坤女，合之则乾始而坤终。此造化一气流行之妙，两在不可测者也。”又说：“故乾所知者惟始物，坤所能者惟成物。无乾之施则不能成坤之终，无坤之受则不能成乾之始。惟知以施之，能以受之，所以生育不穷。”

其三，乾坤易简为《周易》哲理的重要内涵。

乾坤易简的意义，无非是说明阳刚之道在于主动奋发而平易不难，阴柔之道在于被动应承而简约不烦，一动一静，刚柔交变，则万物的发展易知易从，足以创立“贤人”之德业，囊括天下之至理，乃至“成位乎”天地之间——这便是《周易》哲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俞琰《周易集说》道：“乾之始物以其易也，坤之成物以其简也。易者，平易而不难，非轻易之谓；简者，简约而不烦，非苟简之谓。乾立乎健，要动便动，故易；坤顺乾而行，凡其所能，皆顺从乎乾而不敢为主，故简。”又曰：“人之所为，如乾之平易而心无巇险，则人皆得而知；如坤之简约而事不烦扰，则人皆可得而从。易知则与之同心者多，故有亲；易从则与之协力者众，故有功。有亲则存诸内者日以崇，故可以长久；有功则其著于外者日以广，故可以宏大。可以长久者贤人之德也，可以宏大者贤人之业也。”又曰：“易如乾之易，

简如坤之简，则天下万事万物虽众而其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则成位乎天地之中，而与天地参矣。”

显然，天尊地卑的义理弘深广博。在研读《周易》六十四卦的过程中，深入领会这一义理，实有益于融会贯通全《易》之大旨。

〔思考〕

在我们通俗的概念中，有的反义词组是有明显的褒贬色彩的，有的没有。在《周易》中，所谓的尊、贵和卑、贱究竟应该如何理解？

四

从君子言行到慢藏冶容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繫辭上傳》

〔原文〕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系辞上传》

〔今译〕

（《中孚》卦九二爻辞说：）“鹤鸟在山阴鸣唱，其同类声声应和；我有一壶美酒，愿与你共饮同乐。”孔子解释道：“君子平居家中，发出美善的言论，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也将闻风响应，何况近处的人呢？平居家中，若发出不善的言论，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也将违逆背离，何况近处的人呢？言论出于自身，要被百姓所听闻；行为作于近处，远方的人也能看见：言论和行为，犹如君子门户开合的机要。门户机要的开启发动，恰是或荣或辱的关键；言论和行为，正是君子用来鼓动天地万物的，岂能不慎重呢？”

（《同人》卦九五爻辞说：）“和同于人，起先痛哭号咷，后来欣喜欢笑。”孔子解释道：“君子立身处世的道理，有时外出进取而有时平居安处，有时沉默寡言而有时畅发议论。两人心意相同，犹如利刃可以切断金属；心意相同的语言，气味就像兰草一样芬香。”

（《大过》卦初六爻辞说：）“初六，用洁白的茅草衬垫承放（奉献尊者的物品），必无咎害。”孔子解释道：“假如直接把物品放在地上也是可以的，又用茅草衬垫承放，哪有什么咎害呢？这是敬慎之至的行为。茅草是微薄的东西，但可以发挥重大作用。慎守这种恭谨的方法而前往，必将无所过失吧。”

（《谦》卦九三爻辞说：）“勤劳谦虚的君子，保持谦德至终，吉祥。”孔子解释道：“勤学而不自夸其善，有功而不自居其德，确实是敦厚至极啊。这是称赞有功勋而能谦下于人的君子。道德务须隆盛，礼节追求恭谨；谦虚的旨趣，在于要求人们致力于恭谨以保存既有的地位。”

（《乾》卦上九爻辞说：）“巨龙穷飞至极，终将有所悔恨。”孔子解释道：“这是譬喻某种人尊贵而没有实位，崇高而管不到百姓，贤明的人居下位而不辅助他，所以一旦轻举妄动就将‘有所悔恨’。”

（《节》卦初九爻辞说：）“不跨出门庭，必无咎害。”孔子解释道：“祸乱的产生，往往是言语不守机密引起的。君主不守机密就使臣下受损失，臣下不守机密就使自身受损失，办事的初始不守机密就危害成功。因此君子处事总是慎守机密而不妄出言语。”

孔子说：“《周易》的作者大概了解盗寇之事吧？《周易》（的《解》卦六三爻辞）说：‘背负重物而身乘大车，必致强寇前来夺取。’背负重物，是小人的事务；所乘大车，是君子的车具。小人却乘坐君子的车具，盗寇就要思谋夺取了；上者任人轻慢而下者骄奢暴虐，盗寇就要思谋侵伐了。轻忽于收藏财物就是招人为盗，妖冶其容貌姿致就是诱人淫荡。《周易》说‘背负重物而身乘大车，必致强寇前来夺取’，盗寇正是这样招引来的啊。”

〔述评〕

《周易》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则爻辞。每则爻辞皆从各爻的爻位特点喻示该爻的象征意义，包涵着丰富的哲理内容。

这段引自《系辞上传》的文字，通过直叙孔子之言，评析了七则

爻辞的含义，显然足以作为人们明瞭《周易》爻辞寓旨的典型范例。这七则爻辞分别是：

第一则，《中孚》卦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之义。孔子是用“君子”的言行来印证此爻所明“中心诚信”之道，认为君子发言不论远近，均将产生影响，故得出“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的结论，诫人要时刻保持纯正诚信之心。俞琰《周易集说》云：“此释《中孚》九二爻义。谓户之动发于枢，矢之动发于机，言行乃君子之枢机，要当慎其所发。发而善则荣，发而不善则辱。由身而加乎民，自迩而见乎远，极其至则动天地，不可不慎也。”

第二则，《同人》卦九五爻辞“同人，先号咷而后笑”之义。孔子用“君子”深明事物有同有异的道理，能选择适宜的时机与人“同心”，来阐发爻旨，故先言君子“出处语默”之道，然后盛称人间知己之“同心”有“金兰”似的坚利、芬香美德。朱熹《周易本义》云：“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后实无间。‘断金’、‘如兰’，言物莫能间，而其言有味也。”

第三则，《大过》卦初六爻辞“借用白茅，无咎”之义。孔子通过对“白茅”承物喻象的分析，指明此爻所涵以敬慎之道处事将立于不败之地的道理。俞琰《周易集说》云：“薄莫薄乎茅，重莫重乎藉。茅之为物虽薄，用之以荐藉，则可重也。当知薄在物，可重在人。用之轻则轻，用之重则重，亦在人用之何如耳。慎守斯术，推而行之于事，其亦无所失矣。……节斋蔡氏曰：凡天下之事，过则有失，惟过于慎则无所失，故无咎。”

第四则，《谦》卦九三爻辞“劳谦君子，有终，吉”之义。孔子从论述“劳谦”的含义入手，提出“德言盛，礼言恭”的见解，最后以“致恭以存其位”归结此爻的象征旨趣。来知德《周易集注》云：“盖人之言德者，必言盛；人之言礼者，必言恭。今九三劳则德盛矣，谦则礼恭矣。德盛礼恭，本君子修身之事，非有心为保持其禄位而强为乎此也。然致恭则人不与争劳争功，岂不永保斯位！所以‘劳谦’、‘有终吉’者以此。”

第五则，《乾》卦上九爻辞“亢龙有悔”之义。此处孔子解说爻辞之语，与《文言传》中的一节重复。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这是特举“亢龙”之穷高与前文“劳谦”之卑恭相对照，以“证骄亢不谦

也”。王宗传《童溪易传》也说：“知圣人深予乎《谦》之九三，则知圣人深戒乎《乾》之上九，可知也。”

第六则，《节》卦初九爻辞“不出户庭，无咎”之义。孔子用处事不守机密将导致各种危害以引伸爻旨，强调君子深知“慎密而不出”的节制之理。俞琰《周易集说》云：“大抵几微之事不密，则祸从口出，而其害立成。是以君子之慎密也，不惟其身不妄动，言语亦不妄发也。”

第七则，《解》卦六三爻辞“负且乘，致寇至”之义。孔子先是辨析“负”、“乘”的涵义，接着用“上慢下暴”、“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来发挥爻旨，表明舒解隐患之重要性。《周易折中》引胡瑗曰：“小人居君子之位，不惟盗之所夺，抑亦为盗之侵伐矣。盖在上之人，不能选贤任能，遂使小人乘时得势而至于高位，非小人之然也。”

总此七则，从“君子言行”到“慢藏”、“冶容”之喻，皆是引用孔子对爻辞义理的阐发，揭示出《周易》象征哲学的深刻内涵，并多与人类的道德观念、品格修养有关，不但有益于读者探明《易》旨，也颇足以供人们引为立身处世的借鉴。

〔思考〕

《系辞》中的这部分内容类似孔子读《周易》时作的旁批，彼此之间未必有很强的逻辑关系，但每个单元是各有深意的。以上内容和孔子在《论语》等著作中的哪些话能够对应？

殊途同归展开的象外之旨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繫辭下傳》

〔原文〕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屢校灭趾，无咎。’此之

谓也。”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系辞下传》

〔今译〕

《周易》（的《咸》卦九四爻辞）说：“心意不定地频频往来，友朋终将顺从你的思念。”孔子解释道：“天下事何必思念又何须忧虑？天下万物（通过自然感应就能）沿着不同的道路走向共同的目标，使千百种思虑合并为统一的观念，天下事何必思念又何须忧虑？恰如太阳西落于是月亮东升，月亮西落于是太阳东升，太阳月亮交相推移而光明常生；寒暑归去于是暑季前来，暑季归去于是寒暑前来，寒暑暑季交相推移而年岁形成。‘往’就是回缩，‘来’就是伸展，回缩和伸展交相感应而利益常生。尺蠖毛虫回缩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巨龙长蛇冬眠潜伏，是为了保存自身。（学者）精研道义而潜心

神理，是为了谋求施用；利于施用而安处其身，是为了增崇美德。超越‘求用’和‘崇德’的境界再往前发展，就没有谁能知晓其最终结局了；至于穷极神奥之理而通晓变化之道，那是品德纯美隆盛之时所自然产生的。”

《周易》（的《困》卦六三爻辞）说：“困在巨石下（石坚难人），凭据在蒺藜上（棘刺难践）；即使回到家中，也见不到自己配人为妻的一天，有凶险。”孔子解释道：“困在不妥当的处所，名声必受损辱；凭据在不适宜的地方，其身必遭危险。既受损辱又遭危险，灭亡的日期行将来临，哪有可能见到配人为妻的一天呢？”

《周易》（的《解》卦上六爻辞）说：“王公放箭射击窃据高城上的恶隼，一举射获，无所不利。”孔子解释道：“恶隼，是禽鸟。弓箭，是武器。发箭射击的，是人。君子身上预藏器物，等待时机而行动，哪会有什么不利呢？有所行动而毫无滞碍括结，因此外出进取必有收获。这是强调要预先配备现成的器物然后再行动。”

孔子说：“小人不知羞耻而不明仁德，不畏正理而不行道义，不见到利益就不想勤勉，不受到威胁就不能戒惕。若遭受微小惩罚就获得重大鉴诫，这倒是小人的幸运。《周易》（的《噬嗑》卦初九爻辞）说：‘足著刑具而伤灭脚趾，不致咎害。’讲的正是这一道理。”

（孔子说：）“善行不积累不足以成就美名，恶行不积累不足以灭亡其身。小人把小善看成无益的事而不屑于施行，把小恶看成无伤大体的事而不愿意除去，所以恶行积累满盈而无法掩盖，罪孽发展深重而难以解救。因此《周易》（的《噬嗑》卦上九爻辞）说道：‘肩荷刑具，遭受伤灭耳朵的重罚，有凶险。’”

孔子说：“凡是颠危的，都曾经逸乐安居其位；凡是灭亡的，都曾经自以为可长保生存；凡是败乱的，都曾经自恃万事整治。因此君子安居而不忘颠危，生存而不忘灭亡，整治而不忘败乱，这样自身就能长安而国家可以永保。《周易》（的《否》卦九五爻辞）指出：‘（心中如能自警：）将要灭亡、将要灭亡，那便能像系结于丛生的桑树一样安然无恙。’”

孔子说：“才德浅薄而地位尊崇，智能狭小而图谋宏大，力量微弱而身负重任，（这样的人）很少有不涉及灾祸的。《周易》（的《鼎》卦九四爻辞）说道：‘鼎器难承重荷折断鼎足，王公的美食

全被倾覆，鼎身沾濡一派齷齪，有凶险。’正是说明力不胜任的情状。”

孔子说：“能够预知几微的事理应该算是达到神妙境界了吧？君子与上者交往不谄媚，与下者交往不谄慢，这可以说是能够预知几微的事理吧！几微的事理，是事物变动的微小征兆，吉凶的结局因之而先有隐约的流露。君子一发现几微的事理就迅速采取相应的行动，不会稽留到一天终竟。《周易》（的《豫》卦六二爻辞）说：‘耿介如石，不需等候一天终竟（就悟知欢乐必须适中之理），守持正固可获吉祥。’既然有耿介如石的品德，又岂需等候一天终竟（才领悟道理）呢？当时必定就能断然明知！君子知晓隐微的征兆就懂得昭著的结局，知晓阴柔的功益也就懂得阳刚的效用，这是千万人所属望的杰出人物。”

孔子说：“颜渊这位贤弟子，他的道德大概接近完美了吧？一有不善的苗头，没有不自知的；一知不善的行为，没有再次重犯的。恰如《周易》（的《复》卦初九爻辞）所说：‘起步不远就回复正道，必无灾患与悔恨，至为吉祥。’”

（孔子说：）“天地二气缠绵交结，万物化育醇厚；男女阴阳交合其精，万物化育孕生。《周易》（的《损》卦六三爻辞）说：‘三人同行（欲求一阳），必将损彼阳刚一人；一人独行（专心求合），就能得其强健友朋。’正是表明阴阳相求必须专心致一。”

孔子说：“君子先安定其身然后有所行动，先平和其心然后发表言论，先确定交往然后向人求助：君子能修美这三种德性，所以于人于己两全其益。自身倾危而急于行动，百姓就不予协助；内心疑惧而发表言论，百姓就不予响应；无所交往而向人求助，百姓就不愿给予；无人给他利益，于是损害他的人就跟着来了。正如《周易》（的《益》卦上九爻辞）所说：‘没有人增益他，有人攻击他；居心不常安（而贪求无厌），有凶险。’”

〔述评〕

这段文字，与《系辞上传》所释七则爻辞之义的体式完全相同，都是引用孔子的言论阐发爻辞的象外之旨，皆属解说《易》理的精辟之例。

此处所释，凡十一则爻辞，涉及《咸》、《困》、《解》、《噬

嗑》、《否》、《鼎》、《豫》、《复》、《损》、《益》十卦。其中所发掘、引申的各卦各爻之义，无不透彻明畅，给人以丰富的哲理启示。

如《咸》卦九四爻辞“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孔子便以“天下何思何虑”的设问开始，逐层揭示万物自然感应的道理，若日月往来、寒暑相推、尺蠖之屈、龙蛇之蛰，皆纳入感应之道，于是得出天下殊途同归、一致百虑的结论。蔡清《易经蒙引》就此论曰：“天下感应之理，本同归也，但事物则千形万状，而其途各殊异；天下感应之理，本一致也，但所接之事物不一，而所发之虑亦因之有百耳。夫虑虽百而其致则一，途虽殊而归趋则同，是其此感彼应之理，一皆出于自然而然，而不必少容心于其间者。吾之应事接物，一惟顺其自然之理而已矣，天下何思何虑？”

又如《噬嗑》卦初九爻辞“屡校灭趾，无咎”，孔子根据此爻所寓用小刑以治小过之义，引申出对“小人”秉性的细腻分析，然后以“小惩大诫”为“小人”之幸而阐发爻辞“无咎”之旨，发论至见酣畅淋漓。来知德《周易集注》指出：“可耻者莫如不仁，小人则甘心不仁；可畏者莫如不义，小人则甘心不义。利以动之，而后为善；曰‘劝’者，即劝其为仁为义也。威以制之，而后去恶；曰‘惩’者，即惩其不仁不义也。故小有惩于前，大有诫于后，此则小人之福也。不然，不仁不义，不劝不惩，积之既久，罪大而不可解矣，何福之有？《易》曰‘屡校灭趾，无咎’者，正此止恶于未形，小惩大诫，为小人之福之意也。”

又如《否》卦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含有反否成泰、虑亡而能安的诚意，孔子即顺沿此意，说明事物之“危”、“亡”、“乱”，均来自于昔日的“安”、“存”、“治”，并推出“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的道理。孔颖达《周易正义》解曰：“所以今有倾危者，由往前安乐于位，自以为安，不有畏慎，故致今日危也。”“所以今日灭亡者，由往前保有其存，恒以为存，不有忧惧，故今致灭亡也。”“所以今有祸乱者，由往前自恃有其治理也，谓恒以为治，不有忧虑，故今致祸乱也。”

再如《豫》卦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表明处“豫”之时要迅速悟知愉悦当需适中之理，孔子由此引发出君子“知几”的重要性，并提出“上交不谄，下交不渎”的为人准则。俞琰

《周易集说》云：“君子当豫之时，不屈己以徇人，而无上交之谄；不屈人以徇己，而无下交之渎，其知几乎！众皆迷而忘返，君子则见几而动，何待终日？他日吉凶既判，果如所料，然则君子之不谄不渎者，非其有先见之明畴克尔耶？知几以理言，见几以事言；知在内，见在外也。”

综此十卦十一爻之说，从《咸》卦九四“殊途同归”感应之道的展开，到《益》卦上九对居上位者不得民心将无益而有害的分析，皆是结合爻辞之义而从“象内”引申到“象外”，运用了精纯的哲理思维，颇为深刻地揭示了各爻特定的象征意旨。由此既可深窥《易》理之精蕴，又可看出孔子《易》学以“阐理”为主的重要特点。

〔思考〕

孔子将《周易》用于分析生活中的事与理，成为后来义理派易学的基本模型。面对同样的道理，孔子首先想到尺蠖、想到颜回，别人可能想到其他。如果你对孔子这些论说有所感悟，试就同样内容另做一些自主分析。

六

前三十卦的排列理緒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原文〕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序卦传》

〔今译〕

有了天地然后万物才开始产生。最初充盈天地之间的只有万物（初生之际的絪縕气息），所以（《周易》先有象征天地的《乾》、《坤》两卦），接着是（象征事物“初生”的）《屯》卦；屯表示（阴阳初交时的孕育之气）充塞满盈，屯的意思又指事物开始萌生。事物初生必然蒙昧无知，所以接着是《蒙》卦；蒙表示蒙昧，就是物体幼稚的意思。物既幼稚不可不加以养育，所以接着是《需》卦；需含有需待饮食的道理。面临饮食问题必然有所争讼，所以接着是《讼》卦。争讼必然导致众多力量的兴起，所以接着是《师》卦；师是兵士众多的意思。物既众多必然有所比辅，所以接着是《比》卦；比是比辅的意思。相互比辅必然有所畜聚，所以接着是（象征“小有畜聚”的）《小畜》卦。物既相畜聚然后就必须用礼节规范行为，所

以接着是（象征循礼“小心行走”的）《履》卦。循礼小心行走而导致通泰，然后万事均安，所以接着是《泰》卦；泰就是安泰亨通的意思。事物不可能终久通泰，所以接着是（象征“否闭”的）《否》卦。事物不可能终久否闭，所以接着是（象征“和同于人”的）《同人》卦。与人和同，外物必然纷纷归附，所以接着是《大有》卦。大获所有的人不应当盈满自傲，所以接着是《谦》卦。所获既大又能谦虚的人必然愉悦，所以接着是（象征“愉悦”的）《豫》卦。与人共相愉悦必然有人随从，所以接着是《随》卦。以喜悦之心随从于人必然要有所用事，所以接着是《蛊》卦；蛊含有治理事务的意思。能够拯治事务而后功业可以盛大，所以接着是《临》卦；临含有功业盛大（而居高治下）的意思。物既尊高盛大然后可以受人观仰，所以接着是《观》卦。既可受人观仰而后上下有所沟通融合，所以接着是（象征“啮合”的）《噬嗑》卦；嗑是相合的意思。物不可草率交合，所以接着是《贲》卦；贲是文饰的意思。过分致力于文饰然后亨通的路途就穷尽了，所以接着是《剥》卦；剥是侵蚀剥落的意思。事物不可能终久穷尽，剥落穷极于上就导致回复于下，所以接着是《复》卦。能回复正道就不致于胡作妄为，所以接着是（象征“不妄为”的）《无妄》卦。能够不妄为然后可以畜聚外物，所以接着是（象征“大为畜聚”的）《大畜》卦。物既畜聚至多然后可以施用于颐养，所以接着是《颐》卦；颐是颐养的意思。没有充裕有余的颐养就不可能振作兴动，所以接着是（象征“大为过甚”的）《大过》卦。事物不能终久过甚，（过极必险）所以接着是《坎》卦；坎是险陷的意思。遭罹险陷必然要有所附着（才能获援脱险），所以接着是《离》卦；离是附着的意思。

〔述评〕

这是《序卦传》的前段，揭示《周易》上经自《乾》到《离》凡三十卦的编排次序，并揭示诸卦前后相承的意义。

此段当与后段的下经卦序相合以作分析，故述评之语统见后篇。

后三十四卦的序次寓意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巽者人也。人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序卦傳》

〔原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序卦传》

〔今译〕

有了天地然后才有万物，有了万物然后才有男女，有了男女然后才能配成夫妇，有了夫妇（以繁衍后代）然后才产生父子，有了父子然后（人类发展渐多而需加治理）才出现了君臣，有了君臣然后才形成上下尊卑的名分，有了上下尊卑的名分然后礼义才有所安置。于是（象征“交感”的《咸》卦所揭示的）夫妇道理不能不恒久永存，所以（《咸》卦之后）接着是《恒》卦；恒是恒久的意思。物不可能长久安居于一个处所，所以接着是《遯》卦；遯是退避远去的意思。凡物不可能终久退避，（必将重新振兴盛大）所以接着是（象征“大为强盛”的）《大壮》卦。物不可能终久安守壮盛（而无所进取），所以接着是《晋》卦；晋是进长的意思。往前进长必然会有所损伤，所以接着是（象征“光明殒伤”的）《明夷》卦；夷是损伤的意思。在外遭受损伤的人必然要返回家中（以求家人的慰藉），所以接着是《家人》卦。家道失于节制必致困穷而产生种种乖违事端，所以接着是《睽》卦；睽是乖背睽离的意思。物既乖睽必然导致蹇难，所以接着是《蹇》卦；蹇是蹇难的意思。物不可能终久蹇难，所以接着是《解》卦；解是舒展缓解的意思。过于舒缓必然有所损失，所以接着是《损》卦。不停地自我减损（以施益他人）必然也受人增益，所以接着是《益》卦。增益不止必致盈满流溃而被断然决除，所以接着是《夬》卦；夬是坚决果断（以清除邪恶）的意思。决除邪恶必然会有喜遇，所以接着是《姤》卦；姤是相遇的意思。物相遇合而后会聚，所以接着是《萃》卦；萃是会聚的意思。会聚而能上进者便称之为升迁，所以接着是《升》卦。上升不止必然导致困穷，所以接着是《困》卦。困穷于上的必然要返归于下（以求安居），所以接着是（象征“水井”的）《井》卦。水井的发展规律是（历久必秽而）不能不适时加以变革整治，所以接着是（象征“变革”的）《革》卦。变革事物没有比鼎器（化生为熟）更显著的，所以接着是（象征“鼎器”的）《鼎》卦。主持鼎器（以示掌握权力）的人没有比长子更有威望的，所以接着是（象征权威“雷动”的）

《震》卦；震（有长子之象又）是雷震奋动的意思。事物不能终久处于奋动状态，应当适当抑止，所以接着是《艮》卦；艮是静止的意思。事物不可能终久静止（而必将逐渐前进），所以接着是《渐》卦；渐是渐进的意思。渐进必将有所依归，所以接着是（象征“嫁出少女”以获归宿的）《归妹》卦。物既获得依归必然趋向丰大，所以接着是《丰》卦；丰是丰大的意思。穷极丰大的人必将丧失安居的处所，所以接着是（象征“行旅”的）《旅》卦。行旅而无处容身（务必顺从于人才进入客居之所），所以接着是《巽》卦；巽含有顺从则能入的意思。进入（适宜的处所）而后心中欣悦，所以接着是《兑》卦；兑是欣悦的意思。心中欣悦然后能扩散其所悦，所以接着是《涣》卦；涣是涣发离散的意思。事物不能终久（无节制地）涣发离散，所以接着是（象征“节制”的）《节》卦。有所节制就应当用诚信来守持，所以接着是（象征“中心诚信”的）《中孚》卦。坚守诚信的人必然要（过为果决地）履行职责，所以接着是（象征“小有过越”的）《小过》卦。（美善的行为）有所过越者办事必能成功，所以接着是（象征“事已成”的）《既济》卦。事物的发展不可能穷尽（而成功之后又将带来新的未成功的因素），所以接着是（象征“事未成”的）《未济》卦以作为《周易》六十四卦的终结。

〔述评〕

这是《序卦传》的后段，揭示《周易》下经自《咸》到《未济》凡三十四卦的编排次序及其前后相承的意义。

《序卦传》，顾名思义，即叙其卦序之谓。此传的创作宗旨，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二篇，其先后之次，其理不见，故孔子就上下二经，各序其相次之义，故谓之《序卦》焉。”

合前后两段以作分析，可以看到《序卦传》的文字是颇为简约的，在揭示六十四卦次序的同时，又对各卦递相承接的呼应贯通之旨作了扼要概括。文中所概括的诸卦含义，有与卦义切合者，也有仅取其一端为说者，目的均在揭明卦与卦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不在于阐释各卦的完整意义。故韩康伯指出：“《序卦》之所明，非《易》之蕴也。”（《周易正义》引）苏轼也说：“《序卦》之论《易》，或直取其名而不本其卦者多矣，若赋诗断章然，不可以一理求也。”

（《东坡易传》）

自然界万物的发展，皆在变化情状中显示着富有内在规律的程序——春夏秋冬四时的更替，每年二十四节气的推展，日月五星的运行，乃至草木荣枯、社会兴衰、人类之生老病死，无不如是。《周易》的六十四卦哲理，是综合了“天人”之学，既明天道，又及人事，故在六十四卦次序的编排上，自始至终均表现了至为精密的哲理之沟通。如果把六十四卦贯串一体的次序，视为大自然万物诞生与发展的演变模式，或许是颇为合理的。从这一卦序体系中，我们不难想见作《易》者在编定此序时体现的非凡的哲学“匠心”。

《序卦传》在分析六十四卦排次之理的同时，集中揭示了事物“相因”、“相反”的两种发展规律。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即指明事物沿正面的趋势进展；而“损而不已必益”，“益而不已必决”，则指明事物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蔡清曰：“《序卦》之义，有相因者，有相反者。相反者，极而变者也；相因者，其未至于极者也。总不出此二例。”（《周易折中》引）视文中释义尽管简约，但卦次编排的原理，作者的辩证哲学观点，都得到明显的反映。可以说，《序卦传》是一篇颇具哲理深度的六十四卦推衍纲要。

细察《序卦传》对六十四卦始于《乾》、《坤》，终于《既济》、《未济》这一现象的阐说，其义至见深刻。篇首用“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一句，表明象征“天”、“地”的《乾》、《坤》两卦代表了创生万物的阳气和阴气，因之冠居六十四卦之首。俞琰《周易集说》指出：“天地者，万物之父母，故‘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人亦物也，言万物则人在其中矣。天地乃乾坤之形体，乾坤乃天地之性情。不言《乾》、《坤》，而言天地，以见《乾》、《坤》为《易》之蕴。”至若篇末云“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这是说明事物虽有“既济”之时，但以发展的眼光看，“既济”必含有“未济”的因素，因此《周易》最后以《既济》、《未济》告终。此中寓意，既明事物发展未有穷尽，又勉人不可因成功而固步自封。韩康伯《序卦注》曰：“有为而能济者，以己穷物者也；物穷则乖，功极则乱，其可济乎？故受之以《未济》也。”

《序卦传》还披露了一个客观事实：今本六十四卦的卦序及上下经的区分，是相沿已久的。张载曰：“《序卦》相受，圣人作《易》当有次序。”（《横渠易说》）项安世说：“《易》之称上下经者，

未有考也。以《序卦》观之，二篇之分，断可知矣。”（《周易玩辞》）两人所论，正是基于上述事实而发。

读竟《序卦传》，显然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明瞭《周易》六十四卦的组构规律，对于进一步探研各卦各爻的内在哲理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同时，对远古时代编排卦序的《周易》作者之精奥思维，后人也不能不油然而生景仰敬佩之情。

〔思考〕

1、《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序是从义理的角度来安排的，如果抛开这个固有的定式，看看还有哪些其他的排序方式？

2、六十四卦分为两个部分本来就像我们把一本厚书分为两册一样未必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但并非上下经各三十二卦，不免令后来的学者产生很大关注。为什么上经终于坎、离而下经始于咸、恒？

杂然错落的卦理韵律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兑》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剥》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子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
《雜卦傳》

〔原文〕

《乾》剛，《坤》柔。《比》樂，《師》忧。《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

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时也，《无妄》灾也。《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兑》见而《巽》伏也。《随》无故也，《蛊》则飭也。《剥》烂也，《复》反也。《晋》昼也，《明夷》诛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咸》速也，《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大壮》则止，《遯》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离》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子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杂卦传》

〔今译〕

《乾》卦阳刚，《坤》卦阴柔。《比》卦欢乐，《师》卦烦忧。《临》、《观》两卦的意义，或施予或营求。《屯》卦生机萌现而不失所居，《蒙》卦交错于明暗而童真昭著。《震》卦奋动振起，《艮》卦稳静安止。《损》、《益》两卦，是盛衰互转的开始。《大畜》卦适时畜聚，《无妄》卦谨防飞灾。《萃》卦会聚共相处，而《升》卦上升不返来。《谦》卦轻己必重人，而《豫》卦纵乐必懈怠。《噬嗑》卦啮合如口进食，《贲》卦美饰不需色彩。《兑》卦欣悦外现，而《巽》卦顺从内伏。《随》卦毫无成见，《蛊》卦用心治乱。《剥》卦烂熟剥落，《复》卦重返正本。《晋》卦如白日太阳进长，《明夷》卦似暮夜光明殒伤。《井》卦滋养广通，而《困》卦前途被挡。

《咸》卦感应神速，《恒》卦恒心永久。《涣》卦离披涣散，《节》卦制约不流。《解》卦松懈舒缓，《蹇》卦坎坷艰难。《睽》卦乖违于外，《家人》卦和睦于内。《否》、《泰》两卦，是相反的事类。《大壮》卦强盛知止，《遯》卦时穷退避。《大有》卦所获众多，《同人》卦与人亲近。《革》卦革除弊旧，《鼎》卦推陈取新。《小过》卦小有过越，《中孚》卦中心诚信。《丰》卦丰大则多事，

亲朋寡少是《旅》卦。《离》卦火焰炎上，而《坎》卦水势流下。《小畜》卦畜聚甚少，《履》卦循礼慎行不敢安处。《需》卦耐心等待不躁进，《讼》卦争讼纷起不相亲。《大过》卦颠倒常理，《姤》卦不期而遇，阴柔遇合阳刚。《渐》卦如女子出嫁宜待男子礼备而成双。《颐》卦养身持正，《既济》卦事成安定。《归妹》卦女子终得依归，《未济》卦男子穷极行事。《夬》卦处事决断，阳刚决除阴柔；于是君子之道盛长，小人之道困忧。

〔述评〕

这篇《杂卦传》，为什么取名于“杂”呢？前人有“杂糅众卦，错综其义”之论。孔颖达《周易正义》详为解说道：

上《序卦》，依文王上下而次序之。此《杂卦》，孔子更以意错杂而对辨，其次第不与《序卦》同。故韩康伯云：“《杂卦》者，杂糅众卦，错综其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也。”虞氏云：“《杂卦》者，杂六十四卦以为义，其于《序卦》之外别言也。”此者圣人之兴，因时而作，随其事宜，不必皆相因袭，当有损益之意也。故《归藏》名卦之次，亦多异于时。王道蹊驳，圣人之意或欲错综以济之，故次《序卦》，以其《杂》也。

可见，本篇的宗旨，是打散《序卦传》所揭明的卦序，把六十四卦重新分为三十二组两两对举，以精要凝练的语言说明卦义。谓之“杂”者，并非杂乱无章之意，而是杂然错落、别开生面的意思。

《杂卦传》把六十四卦分组对举，于相关联的两卦之间，一般在卦形上非“错”（旁通）即“综”（反对），在卦义上多呈相反。如《乾》卦纯阳（☰），义主“刚健”；旁通为《坤》卦纯阴（☷），义主“柔顺”——这两个旁通卦对举，称为“《乾》刚《坤》柔”。又如《睽》卦下兑上离（☱☲），义主“乖睽于外”；反对为《家人》卦下离上巽（☲☴），义主“相亲于内”——这两个反对卦对举，称为“《睽》外也，《家人》内也”。之所以如此对举见义，一方面由于事物的发展往往在正反相对的因素中体现其规律；另一方面六十四卦的卦体形式均存在反对、旁通现象，故尚秉和先生云：“卦象正则如此，反则如彼也。”（《周易尚氏学》）

这种“错”、“综”规律，是《杂卦传》作者着重表现的内容，集中揭示了《周易》六十四卦在卦形结构上反映的辩证思想。

但文中自《大过》卦以下八卦，不以相对卦为说，历代《易》家

颇有不同看法。尚秉和先生《周易尚氏学》认为诸卦“虽不对举，而义仍反对”。

《杂卦传》除了以两卦对举明义为特点外，在六十四卦的整体排列上，还可以看出作者用心细密之处：如前部分三十卦始于《乾》、《坤》，后部分三十四卦始于《咸》、《恒》，既合上下经卦数，又各以上下经的居首两卦为首；而篇末以《夬》卦居终，义取“刚决柔，君子道长，小人道忧”，深合《周易》推尚“阳刚正道”的宗旨，并与全《易》始于《乾》卦相应。清人沈善登《需时眇言》曾论曰：“《杂卦传》以‘《乾》刚《坤》柔’始，以《夬》‘刚决柔’还复为《乾》终，是举全《易》浑成一《乾》。”尚秉和先生极称：“此说最得《夬》卦居终之义。”（《周易尚氏学》）由此可知，《杂卦传》虽“杂”叙众卦，其条理却秩然分明，实当视为《序卦传》的姐妹篇。

还应当提及，《杂卦传》属于通篇用韵的韵文（此与《象传》、《彖传》等多叶韵又相应合），逐行读来，其语句之严整，节奏之和谐，令人觉得犹如在品赏一首讲论六十四卦的哲理诗歌。

然而，作为评析卦旨的作品，《杂卦传》的最大价值，则是通过最简练的文字，从特殊角度指明了六十四卦哲学相反相成的内在旨趣。

甚而至于，当我们静心品味篇中杂然错落的哲理韵律之时，世界万物对立矛盾的纷繁景象，或将与六十四卦的象征情状相互融通而映入我们的脑海，并产生更为深刻的人生感悟——相传清代学者焦循读《杂卦》而病愈（《易通释·序》），或许便是出于此因吧！

〔思考〕

《杂卦》给每卦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如果我们读过每卦的卦爻辞，大部分都会觉得很通顺，但也有些会“愣一愣”：比为什么乐？谦为什么轻？离、坎为什么只是下和上？

第六章



治易途径

研

治任何一门学问，均须把握正确的途径，才能渐趋深入，有所创获。

北宋大儒程颐曾说：“学者要自得，《六经》浩渺，乍来难尽晓，且见得路径后，各自立得一个门庭，归而求之，可矣。”朱熹的学生问道：“门庭岂容各立耶？”朱熹曰：“此是说读《六经》，是要从师讲问，且识得如何下工夫，便是立得门庭，却归去依此实下工夫，便是归而求之。”学生又问：“如何是门庭？”朱熹答曰：“是读书之法，如读此一书，须知此书当如何读，……此便是读业之门庭。”（见江永《近思录集注》）

当然，程、朱所论，是一种树立门户、成一家言的高层次的治学境界。但其中所言“见得路径”、“识得如何下工夫”，则是接触一切学问的学者都要遵循的最基本准则。

研治《周易》，探讨六十四卦经旨，首要步骤自然也是辨识“途径”。而对于初学者来说，认清六十四卦哲学体系的主要特征及卦象的取喻领域，则又是至为关键的。

《易传》中的《系辞传》、《说卦传》等篇，有不少章节涉及治《易》途径问题，对研《易》者颇有启发作用。这里选录《系辞传》的六节文字，多言《周易》古经的内容特色、思想要领、象征理趣；另录《说卦传》的两节文字，主于指明八卦多层次的象喻角度。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将发现前哲展示的宽阔而明朗的治《易》之途，足以开拓我们探索六十四卦精深哲理的各方面思路。

一

弥纶天地的阴阳之道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繫辭上傳》

〔原文〕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

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系辞上传》

〔今译〕

《周易》（的象征）与天地相准拟，所以能普遍包涵天地间的道理。（用《周易》的法则）仰观天上日月星辰的文彩，俯察地面山川原野的理致，就能知晓幽隐无形和显明有形的事理；推原事物的初始并返求事物的终结，就能知晓死和生的规律；考察精气凝聚成为物形，体魂游散造成变化，就能知晓鬼神的情实和状态。（人们掌握的《周易》哲学）和天地的道理相似相通，所以行为不违背天地自然的规律；智慧周遍于万物而道德足以匡济天下，所以动止不会偏差；（权力）广泛推行而不流溢淫滥，乐其天然而知其命数，所以无所忧愁；安处自身的环境而温柔敦厚地施行仁义，所以能泛爱天下。（可见《易》道之大）足以拟范周备天地的化育而不致偏失，足以曲尽细密地助成万物发展而不使遗漏，足以会通于幽明昼夜的道理而无所不知，所以说神奇奥妙之旨不泥于一方而《周易》的变化不定于一体。

一阴一阳的矛盾变化规律就叫做“道”。传继此道（发扬光大以开创万物）的就是“善”，蔚成此道（柔顺贞守以孕育万物）的就是“性”。仁者表现“道”（与仁德相通）就称之为仁，智者发现“道”（与智德相通）就称之为智，百姓日常应用此“道”却茫然不知，因此君子所提出的“道”的全面意义就很少人懂得了。（天地阴阳之“道”）显现于仁德，潜藏于日用，（在自然无为中）鼓动化育万物而与圣人体“道”尚存忧患之心有所不同。（然而圣人努力效法“道”的）盛美德行和弘大功业也算至极无比了！大获所有而众物归附称作弘大功业，日日更新而自我完善称作盛美德行。阴阳转化以致生生不绝叫做变易，画卦形成天的象征叫做乾，画卦仿效地的法式叫做坤，穷极著数以预知将来叫做占筮，会通万物的变化叫做天下的事态，阴阳矛盾变化不可测定叫做微妙的神。

〔述评〕

无论哪一位治《易》者，当他触及《周易》哲学之时，首先要正视的便是“阴阳”概念。

何谓“阴阳”？可以说，《周易》一书的“阴阳”大义，是关于宇宙间万事万物对立统一的运动、变化、发展这一哲学原理，在特殊的“象征”形式中的深刻反映。朱熹说：“天地之间，无往而非阴阳；一动一静，一语一默，皆是阴阳之理。”（《朱子语类》）这句话正可作为《周易》“阴阳”喻象贯穿全书的注语。

《系辞上传》这两节文字，便是侧重揭示《周易》的阴阳之道体现于宇宙万物的哲理内涵。其要旨约见于如下三点：

一曰，阴阳之道弥纶天地，其理贯通“死生之说”。

就广义言之，《周易》思想本是融会“天人之学”，其创作之初即是“与天地相准拟”，因此其理足以包络万物，涵盖“天地之道”。然而，阴阳之理与人类的生命哲学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人类永远为之困惑的“死生之说”。《系辞传》直接把《易》理与“死生”观念结合起来探讨，提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的看法，是颇有价值的认识论。尤其是把“神”的概念理解为阴阳精气所聚，视为生命存在的本质因素；把“鬼”的概念理解为精魂游散所变，视为生命消亡的象征，其意义至见深刻。孔颖达《周易正义》对此释曰：

“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游魂为变者，物既积聚，极则分散，将散之时，浮游精魂，去离物形，而为改变；则生变为死，成变为败，或未死之间变为异类也。”又曰：“但极聚散之理，则知鬼神之情状也。言圣人以《易》之理而能然也。”

二曰，阴阳之道神奥无方，《易》理变化不拘一体。

《周易》的阴阳之道既能“弥纶天地”，则其应用之广，也无所不及，足以“范围天地”、“曲成万物”，于是《系辞传》又提出“神无方而《易》无体”的结论。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曰：“否泰盈虚者，神也；变而周流者，《易》也。言神之鼓万物而无常方，《易》之应变化无定体也。”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云：“自阴阳言之，谓之神，故神之鼓万物无常方；自乾坤言之，谓之《易》，故《易》之应变化无定体。”

三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

这里，《系辞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一阴一阳之谓道”，对《周易》思想的本质作了高度概括。文中先泛论“道”的蕴义，接着辨析《周易》中“阴阳变化”之理的体现，最后以“阴阳不测”作结。韩康伯《系辞注》云：“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

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故曰：‘阴阳不测’。”孔颖达《周易正义》也说：“天下万物，皆由阴阳或生或成，本其所由之理，不可测量之谓‘神’也。”

在当代“量子力学”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定律，为“测不准定律”；从哲学角度看，此定律之所谓“测不准”，正由于宇宙间万物时刻都在矛盾对立中变动（《易学应用之研究》第一辑《序》引李政道语）。以此与《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及“阴阳不测”之旨相对照，可知《系辞传》提出的这类《易》学命题实涵有至为浓厚的辩证色彩。

《周易》哲学既是以喻示“阴阳之道”为本，那么，治《易》者在寻讨研究途径之时，自然必须始终把握“阴阳”二字以明事物的变化之理——这是《周易》学说的第一概念。

〔思考〕

电脑能够呈现给我们一个五彩缤纷的虚拟世界，但究其本质，无非是亿万个0和1。这或许是阴阳之道的最生动实例，但电脑终有许多无法企及人脑的地方，也有许多事物无法模拟，问题出在哪里？

二

变化之理广配天地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
不禦，以言乎邇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
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静也專，其動也
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
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
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
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
《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
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
《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
門。」

——《繫辭上傳》

〔原文〕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系辞上传》

〔今译〕

《周易》的象征哲理是何等广大啊！将它应用于远处则变化穷深遥无止境，将它应用于近处则宁静端正不见邪僻，将它应用于天地之间则完备充实万理俱在。象征纯阳的乾卦，当宁静的时候是专一涵养，当兴动的时候是直遂不挠，所以产生刚大的气魄；象征纯阴的坤卦，当宁静的时候是闭藏微伏，当兴动的时候是开辟展布，所以产生宽柔的气质。（《周易》哲理中）宽柔刚大的象征可以配合天地之象，变化交通的象征可以配合四季规律，阳刚阴柔的意义可以配合日月的情态，平易简约的美善原则可以配合至高的道德。

孔子说：“《周易》的道理应该是至善至美啊！《周易》，是圣人用来增崇道德而开拓事业的。智慧贵在崇高而礼节贵在谦卑，崇高是仿效天，谦卑是取法地。天地设立了上下尊卑的位置，《周易》的道理就在其间变化流行。（能够用《易》理修身以）成就美善德性而反复涵养蕴存，就是找到了通向‘道义’的门户。”

〔述评〕

《周易》哲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所揭示的阴阳变化之理既反映着大自然万物的发展规律，又与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相应合，甚至可用于修身以培养人类的纯美道德——这就是《周易》既明天道又及人事的哲理内涵之所在。

这两节出自《系辞上传》的文字，集中阐发了《周易》六十四卦哲学的上述特点。这里，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约有三事：

一是：《易》道广大，喻旨无穷。

《系辞传》所谓“《易》广矣大矣”之说，一语道出了《易》理取喻领域之广博无穷，不论近比远拟，皆见其义，而将之喻于“天地之间”则可呈现其充实完备之旨。孔颖达《周易正义》云：“言乎《易》之变化，穷极幽深之远，则不有御止也，谓无所止息也。”又云：“言《易》之变化，在于迩近之处，则其理宁静端正，不见邪僻也。”俞琰《周易集说》也指出：“《易》之为道也广大，其为书也亦广大。以言乎远，以言乎迩，以言乎天地之间，无所往而非《易》。以远而言，则其理通行而不御；以迩而言，则其理具在目前，静而且正；以天地之间而言，则万事万物之理无不备焉：可谓广大矣！”

二是：乾坤之义，可配至德。

乾、坤两卦的重要性，在《系辞传》中是反复强调的。之所以

重要，在于这两卦为纯阳、纯阴的象征，无论八卦、六十四卦还是三百八十四爻，均本于乾坤的阴阳两画。而《周易》的动静、变化之旨，也完全建立在乾坤阴阳大义之基点之上。于是，这里又就乾坤一动一静的性质，说明其义足以和天地、四时、日月以及人的“至德”相匹配，进一步揭示“《易》道广大”之理。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宋衷曰：“乾静不用事，则清静专一，含养万物矣；动而用事，则直道而行，导出万物矣。一专一直，动静有时，而物无夭瘁，是以大生也。”又曰：“坤静不用事，闭藏微伏，应育万物矣；动而用事，则开辟群蛰，敬导沈滞矣。一翕一辟，动静不失时，而物无灾害，是以广生也。”来知德《周易集注》也说：“《易》之广大，得于乾坤，则《易》即乾坤矣。由此观之，可见《易》之广大亦如天地之广大，《易》之变通亦如四时之变通；《易》所言阴阳之义与日月阴阳相似，《易》所言易简之善与圣人之至德相似。所谓‘远不御而近静正’、‘天地之间悉备’者，在是矣！此《易》所以广大也。”

三是：崇德广业乃道义之门。

对于人类来说，《周易》哲理的一方面重大作用显然在于修身培德，这也是前哲强调“《易》为君子谋”的蕴义所钟。这里，《系辞传》揭出《易》理中含藏的“知崇礼卑”之旨，从“成性存存”的角度说明深研《易》理足以引导人通向美好的“道义之门”。俞琰《周易集说》就此分析曰：“至矣乎，赞《易》道之至极而无不尽也！圣人本诸天地而作《易》，圣人之德业即天地之德业也。圣人之所以崇德广业，于《易》见之矣。”又曰：“高明莫如天，卑顺莫如地。知欲其高明而不卑污，盖效天也；礼欲其卑顺不高傲，盖法地也。”又曰：“人之性浑然天成，盖无有不善者。更加以涵养功夫，存之又存，则无所往而非道，无所往而非义矣。谓之‘门’者，道义皆自是而生也。”

值得注意的是，《系辞传》所言“知崇礼卑”，反映了重视智能与礼节教育的思想；所言“成性存存”，则是强调后天修养的重要性——这两方面，对于我们今天的“修身”之道，仍有明显的借鉴意义。

〔思考〕

学《易》深入到一定程度，有些内容可能会超越语言，即心有所得却无以言之。按理说，乾、坤两纯卦都是“极端”，应该是失之偏颇的，但《周易》为什么如此推崇它们？

三 圣人之道的展示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繫辭上傳》

〔原文〕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系辞上传》

〔今译〕

《周易》含有圣人常用的四方面道理：用它来指导言论的人崇尚它的文辞精义，用它来指导行动的人崇尚它的变化规律，用它来指导制作器物的人崇尚它的卦爻象征，用它来指导卜问筮决的人崇尚它的占卦原理。所以君子将有所施为，有所行动之时，就用《周易》来撰著占问而据以发言处事，《周易》便能如响应声地承受占筮者的著命，不论遥远切近还是幽隐深邃的问题，都能推知将来的物状事态。若不是通晓天下极为精深的道理，谁能做到这样？三番五次地研求卦变，错综往复地推衍著数：汇通其卦变，就能蔚成天地的文彩；穷究其著数，就能判定天下的物象。若不是通晓天下极为复杂的变化，谁能做到这样？《周易》之理并非冥思苦想而生，是自然无为所成，通过阴阳交感之象就能贯通天下万事。若不是通晓天下极为神妙的规律，谁能做到这样？《周易》，是圣人用来穷究幽深事理而探研细微征象的书。只有明了幽深事理，才能会通天下的心志；只有知悉细微征象，才能成就天下的事务；只有神奇地融会《易》道，才能不需急疾而万事速成，不需行动而万理自至。孔子称“《周易》含有圣人常用的四方面道理”，说的就是这种意思。

〔述评〕

《周易》是一部怎样的书？它的主要作用究竟有哪些？此类问题若不解决，必将影响人们对《周易》哲学的全面理解。

佛典《涅槃经》中记载一则“盲人摸象”的故事，描述一群盲人各以手摸大象，摸到象牙的说象形如萝卜，摸到象耳的说象形如簸箕，摸到象脚的说象形如石臼，摸到象脊的说象形如大床，摸到象腹的说象形如巨瓮，摸到象尾的说象形如绳子——众盲各执一词，相争不下。

倘若对《周易》的内容和作用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我们不是也要犯与盲人同样的错误吗？

《系辞传》从引导人们研《易》的角度，展示了《周易》所寓“圣人之道”的四方面内涵：曰尚辞之道、尚变之道、尚象之道、尚占之道。尽管学者所尚不同，但《周易》六十四卦哲理的最主要应用，却略备于此四端。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崔憬曰：“圣人德合天地，智周万物，故能用此《易》道，大略有四：谓尚辞、尚变、尚象、尚占也。”俞琰《周易集说》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曰辞，曰变，曰象，曰占。得其主而用之者，各有所主。是故用之于言

者主乎辞，用之于动者主乎变，用之于制器以尽创物之智者主乎象，用之于卜筮以明龟策之吉凶者主乎占。”

当然，偏主于《周易》的某一方面作用者，本出自人们见仁见智之好尚所别，固当有其各自的创获。但若是对《周易》进行全面的研讨、分析、评价，则又当综此四点而统论之，不可有所偏执。

同时，明了上述《周易》的四点功用之后，我们还应当进一步研索《周易》哲学思想的其他种种特征。《系辞传》这里提及的《易》理特色，有两方面值得人们认真汲取：

其一，《易》主参伍错综之义。

无论治《易》者侧重于《周易》的哪一点功用，皆难以偏离《周易》的“变化”之道。用《系辞传》的话说，就是：“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可见，探明《周易》的象数变化，是研《易》领域不可忘忽的重要问题。来知德《周易集注》指出：“参伍其蓍之变，错综其卦之数，通之极之，而成文成象，则奇偶老少不滞于一端，内外贞悔不胶于一定，而变化无穷矣。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其二，《易》明无思无为之旨。

《周易》的变化哲理，反映着宇宙客观的变化规律，全然出乎自然，非任何外加的“思”、“为”而致；其理所趋，由阴阳交感而万事皆通。因此，《系辞传》又提出“《易》无为无思”之说，把《易》理与大自然万物的交感之道作了深刻阐述，归纳出“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的结论。孔颖达《周易正义》曰：“任运自然，不关心虑，是无思也；任运自动，不须营造，是为无为也。”又曰：“既无思无为，故寂然不动；有感必应，万事皆通，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又曰：“以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故不须急疾而事速成，不须行动而理自至也。”

《周易》六十四卦的哲学内涵及《易》理功用是多方面的。《系辞传》在此概括出辞、变、象、占之用，并进而推导至《周易》的参伍错综之变、无为无思之旨，对于明辨治《易》途径显然很有意义。诚然，这节短短的文字未必能尽赅《周易》经义之整体蕴蓄，但毕竟为人们描画出一个较为实在的轮廓——即使对今天的研《易》者来说，这也是弥足珍贵的。

〔思考〕

你更喜欢《周易》的哪个方面？准备从哪些角度尝试深入？

四

抽象与具象的交汇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赜，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繫辭上傳》

〔原文〕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赜，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

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1〕}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系辞上传》

〔注释〕

〔1〕自“圣人有以见”至“是故谓之爻”，与《系辞上传》前文重。朱熹《周易本义》承孔颖达之说，谓是“重出以引起下文”。

〔今译〕

孔子说：“文字难以完全表达人的语言，语言难以完全表达人的思想。”那么，圣人的思想难道就无法体现了吗？孔子指出：“圣人创立象征形象来全面展示他的思想，设制六十四卦来全面反映物情的真实与伪诈，在卦下撰系文辞来全面表述他的语言，又变化会通三百八十四爻来全面施利于万物，于是就能鼓励推动天下人来全面发挥《周易》的神奇道理。”乾坤两卦，应该是《周易》的精蕴吧？乾坤分列上下，《周易》哲理就确立于其中了；要是乾坤的象征毁灭，就不可能出现《周易》哲学；《周易》哲学不能出现，乾坤化育的道理或许差不多（无人知晓而）要止息了。因此居于形体之上的精神因素叫做“道”，处于形体以下的物质状态叫做“器”，（两者相互作用而导致）事物交感化育并互为裁节叫做“变”，顺沿变化规律推广而旁行叫做“通”，将这些道理交给天下百姓使用叫做“事业”。因此所谓“象”，是圣人发现天下存在幽深难见的道理，就把它譬拟成具体的形态容貌，用来象征特定事物适宜的意义，所以称作“象”。圣人发现天下万物具备运动不息的情状，就观察其中的会合变通，以利于施行典法礼仪，并在六十四卦下撰系文辞来判断事物变动的吉凶，所以称作“爻”。足以穷极天下幽深难见道理的在于《周易》卦形的象征；足以鼓舞天下百姓奋动振作的在于卦爻辞精义；足以促使万物交相感化而互为裁节的在于各爻的变动；足以让万物顺沿变化规律推广而旁行的在于各卦的会通；足以使《周易》的道理神奇而明畅的在于运用《周易》的人；（学《易》者）能够默然而有所成就，不需凭借言辞便能取信于人，在于美好的道德品行。

〔述评〕

有人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绿。

还有人说：哲学是抽象思维的结晶，艺术是形象思维的果实。

然而，翻开《周易》，我们却惊奇地发现：映入眼帘的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一不是绿色和灰色的结合体，无一不显示着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高度和谐。原来，从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到卦辞、爻辞，皆是作《易》者拟取特定的喻象来说明深邃的哲理，足以使读者透过外在的生动形象而感悟出内在的广及“天人之道”的思想光华——这就是《周易》哲学独具一格的表现特色：象征。

《系辞传》这节文字，始于孔子论《周易》“立象尽意”、“设卦尽情伪”、“系辞以尽言”之旨，进而提出“形上”、“形下”的道器之说，最后归结到治《易》者应当因其象、意而树立起修美“德行”的至高境界。其中对《周易》象征特色的揭示，堪称精辟之论。综其要旨，约见诸三端：

第一，从形象中见抽象。

人的思想，往往是很难用语言来彻底表达的，《系辞传》引孔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语，即明此理。但孔子又指出，“圣人”所要穷究的宇宙哲理，可以通过“立象”、“设卦”、“系辞”来“尽”之——于是便直接涉及《周易》哲学的象征特色，即从具体可见的象征形象中展示出幽深隐奥的抽象哲理。孔颖达《周易正义》曰：“书所以记言，言有烦碎，或楚夏不同，有言无字，虽欲书录，不可尽竭于其言，故云‘书不尽言’也。”又曰：“意有深邃委曲，非言可写，是‘言不尽意’也。”又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则尽其言，可以说化百姓之心；百姓之心自然乐顺，若鼓舞然，而天下从之，非尽神其孰能与于此？”尚秉和先生《周易尚氏学》也说：“意之不能尽者，卦能尽之；言之不能尽者，象能显之。故‘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

第二，道与器的内涵。

为了深入阐发《周易》形象与抽象相交融的象征哲学，《系辞传》又分析了乾坤阴阳之象在《易》理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命题，从而把《周易》哲学的象征特色置于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这里所言“道”，指主导形体运动的

精神因素，如《周易》的阴阳变化之理；所言“器”，指表现形体的物质状态，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构成形式。道器之说，旨在阐述“道”指导“器”、“器”因“道”而致用的辩证关系，故下文申言“化裁”生“变”、“推行”致“通”之义。孔颖达《周易正义》云：“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谓之器’也。”

第三，“存乎德行”的治《易》要领。

《周易》哲学的表现形式既是形象与抽象、道与器的结合，则深刻理解“象”中之寓“意”是至为重要的。于是《系辞传》又论及“圣人”因象设卦、系辞明理的作《易》过程，指出后人治《易》应当从《易》理中感悟人生、修美品德，达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的美好境界。故孔颖达《周易正义》云：“若有德行，则得默而成就之，不言而信也；若无德行，则不能然。”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云：“得于心为德，履于身为行；《易》之存乎人者，盖有存乎心身，而不徒存乎书言者矣。”马其昶《重定周易费氏学》亦云：“君子学《易》，贵默成其德行。”

可见，《系辞传》此节所述，既集中阐明了《周易》哲学以抽象与具象相交汇的象征特色，又揭示了研治《周易》者所必须确立的指导思想。这些，对研《易》者无疑有着指引迷津的重要作用。

〔思考〕

道和器、形而上和形而下、抽象和具象，这些都是为了语言表达而勉强生造的词汇，并不能完全表示其本意。你能否通过思考一些实例来体悟二者的关系？

五

洞明奥理的门户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繫辭下傳》

〔原文〕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系辭下傳》

〔今譯〕

孔子說：“《乾》、《坤》兩卦，應該是《周易》的門戶吧？”

乾，是阳刚物象；坤，是阴柔物象。阴阳气质相配合而刚柔各具形体，可以用来体察天地的撰述营构，用来贯通大自然神奇光明的德性。《周易》卦爻辞所称述的物名，尽管繁杂却不逾越卦爻义理；稽考卦爻辞所表述的事类（多有忧虞警诫之意），或许是流露作者处在衰危之世的思想吧？《周易》（的主旨），是揭明往昔的变故而察辨将来的事态，显示初微的征兆而阐述幽深的道理。（作《易》者）阐释卦爻（撰系文辞）使各卦各爻名义适当而物象明辨，使语言周正而措辞决断以至天下万理俱备。卦爻辞所称述比譬的物名虽然多是细小平凡的，但所取喻的事类却十分广泛博大，它的意旨深远，修辞颇具文彩，语言曲折切中事理，所用典故明白显露而哲理隐奥。运用（《周易》）阴阳两方面的道理济助百姓的行动，可以让人们明确感受到事物吉凶得失的应验。

〔述评〕

要是把《周易》比作一座哲学殿堂，那么，如何探明这座殿堂的“门户”，将是想要“入乎其内”者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系辞传》这节文字，重在为治《易》者指明进入《易》理世界的门户。而打开“大门”的要领包括如下三方面：

首先，明察乾坤之旨。

《系辞传》强调“乾坤”旨趣之重要性，可谓不止一处。但这里引用了孔子之言，明确指出“乾、坤，其《易》之门邪”的看法。

《周易》哲学在于阐发天地阴阳之理，乾坤即象征阴阳，最见《易》理的内核。因此，在八卦之中，乾、坤有“父母”之象；在六十四卦之中，《乾》、《坤》尊居开首两卦。明白了乾、坤大旨，无异于跨进了《周易》哲学的门槛。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阴阳相易，出于乾坤，故曰‘门’。”孔颖达《周易正义》曰：“《易》之变化，从乾坤而起；犹人之兴动，从门而出。”项安世《周易玩辞》也说：“《易》不过乾坤二画；乾坤，即阴阳刚柔也。六阴九阳以象其德，故可以通神明所有之德；奇刚耦柔以定其体，故可以体天地所具之物。”

其次，辨知《易》辞之义。

《周易》的卦爻辞，无论所称述的名物是如何琐细繁杂，均寓涵着作者深刻的思想，并流露出处于衰危之世的忧患意识。这里，《系辞传》所谓《易》辞“杂而不越”、颇有“衰世之意”，正是揭明这一情

实。至于“彰往察来”、“微显阐幽”、“当名辨物”、“正言断辞”诸语，则是进一步展示卦爻辞所体现的囊括天下万事万理的精奥义旨。来知德《周易集注》曰：“一卦有一卦之称名，一爻有一爻之称名，或言物象，或言事变，可谓杂矣。然不过体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而已。二者之外，未尝有逾越也。……意者衰世民伪日滋，所以圣人说此许多言物事类出者亦不得已也。”又曰：“彰往者，明天道之已然也，阴阳消息，卦爻之变象有以彰之；察来者，察人事之未然也，吉凶悔吝，卦爻之占辞有以察之；日用所为者显也，《易》则推其根于理数之幽以微之，使人敬慎而不敢慢；百姓不知者幽也，《易》则就其事为之显以阐之，使人洞晓而无所疑。开而当名辨物者，各开六十四卦所当之名以辨其物，如乾马、坤牛、乾首、坤足之类，不使之至于混淆也；正言断辞者，所断之辞吉则正言其吉，凶则正言其凶，无委曲，无回避也。如是则精及无形，粗及有象，无不备矣。”

再次，领悟卦爻之喻。

《周易》哲学，不论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符号，还是上下经的卦辞、爻辞，皆属象喻之物，皆可以由此及彼而触类引申。《系辞传》在此指出《周易》的辞象“称名小，取类大”、“旨远辞文”、“言曲而中”、“事肆而隐”，正是表明《周易》假象以喻意的象征特色，与《诗经》之“兴”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故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援引《系辞》之语以为说：“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这种意味深长的象征，也正是《周易》阴阳变化的哲理足以“济民行”、“明失得”的重要因素之一。韩康伯《系辞注》释“称名”、“取类”诸语曰：“托象以明义，因小以喻大。”孔颖达《周易正义》亦云：“近道此事，远明彼事，是其旨深远”；“不直言所论之事，乃以义理明之，是其辞文饰也”；“变化无恒，不可为体例，其言随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

总此三端——明察乾坤之旨，辨知《易》辞之义，领悟卦爻之喻，则《周易》哲学的主要内涵必能大致把握住了。研治《周易》者若能循此而进，《易》学之大门将訇然而敞开，《易》理之隐奥将焕然而畅晓。

〔思考〕

《系辞》反复强调乾、坤两卦，那么，为什么不能只读这两卦的内容而不及其余呢？

六
一部不可远离的经典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繫辭下傳》

〔原文〕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

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系辞下传》

〔今译〕

《周易》这部书，（对于人生处世）不可须臾远离。它所体现的道理屡屡推迁旁通，变化运行而不居止，周遍流动于各卦六爻之间，上下往来没有定准，阳刚阴柔相互更易，不可执求于典式纲要，只有“变化”才是它趋赴的方向。（《周易》哲理可以启迪人）当出入行藏之际多加考虑遵守法度，使人处内外隐显之时知晓惕惧得失。又可以使人深明于预防忧患与察鉴往事，虽然没有师保的护持，却好像面临父母的教诲。处事之初若能遵循《周易》卦爻辞的意旨，揆度行动的法则，就掌握了（适应事物变化的）经常可行的规律。假如没有贤明的人（精研传扬），《周易》的道理就难以凭空推行。

《周易》这部书，以推原事物的初始而归纳事物的结局形成卦体大义。各卦六爻相互错杂，在于反映特定的时宜和阴阳物象。六爻之中初爻的意义较难理解，上爻的意义容易明白：因为前者是本始而后者是末端；初爻的爻辞拟议事物产生的苗头，到了上爻事物发展完结而卦义最终形成。至于错杂各种物象而撰述阴阳德性，辨识事物发展过程的是非得失，要是撇开中间四爻那就无法全面理解。是啊！（明白了中间四爻的意义）也就大体把握了事物存亡吉凶的规律，即使平居无为也能知晓事理。明智的人只要观察分析卦辞，就可以把全卦大义多半领悟了。第二爻和第四爻同具阴柔的功能而分居上下卦不同之位，两者象征的善恶得失也不相同：第二爻（处下卦而居中）多获美誉；第四爻（处上卦而居下）多含惕惧，因为逼近君位。阴柔的道

理，不利于有太远大的抱负；其要旨在于慎求“无咎”，其效用在于柔和守中。第三爻和第五爻同具阳刚的功能而分居上下卦不同之位：第三爻（处下卦的极位）多有凶危，第五爻（处上卦的尊位而居中）多见功勋，这是尊卑贵贱的等差所致。（大略言之）柔爻处三与五位颇有危患，刚爻处之就都能胜任吧？

《周易》这部书，道理广大周备：含有天的道理，人的道理，地的道理。兼合（八卦中）天地人“三才”的象征而各卦两两相重叠，就出现了六画的（六十四）卦；六画，没有别的涵义，正是象征天地人“三才”的道理。《周易》之道在于变化运动，仿效事物变动情状的就称作六爻；六爻各有上下等次，就称作物象；阴阳物象交互错杂，就称作文理；文理有的适当而有的不适当，所以吉凶就产生了。

〔述评〕

《周易》六十四卦哲学自诞生之后，就以神奇的魅力吸引了无数的研究者、崇拜者，以至当中国古代的官方学术界选定经典著作之时，把它列入群经之首。此后，这部经典便成了华夏民族文化本源的象征，成了中国人立身处世不可远离的“教科书”。

《周易》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它究竟是一部何种性质、何种类型的书？《系辞传》的这三节文字分别从三个层次作出了回答：

第一层，《易》道变动不居，明于忧患。

人类生活在瞬息万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而《周易》六十四卦正是揭示事物的变化哲理，可见，《易》与人生的关系至为密切。因此，《系辞传》在下了“《易》之为书，不可远”这一定论之后，马上转入阐述《周易》哲学的“变化”特性，称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同时又指出《易》道之变化，足以指导人生知晓“忧患”之所在，虽无“师保”的护持，却如常临“父母”的教诲，于是可以排忧解难，使人生之路顺畅无碍。然而，《易》道虽妙，其用则在于人，故《系辞传》又强调“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表明《易》道的推行与发扬，非贤圣者不可。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孔颖达《周易正义》曰：“若非通圣之人，（便不晓达《易》之道理，）则《易》之道不能虚空而行。”

第二层，《易》道原始要终，见其吉凶。

在这一层中，《系辞传》先提出“《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的观点，揭明《周易》的六十四卦，皆是推始事物发生之初的情状，归终事物发展到最后阶段的结局，由此而形成《周易》的卦体大义，以之喻示天下万物万事之吉凶利弊。接着，分别论述了诸卦六爻的位次特点，集中辨析中四爻位置的象征内涵。文中既论爻位，又强调观研卦辞可以“思过半”，可视为一段精练扼要的“读《易》简例”。何楷《古周易订诂》谓其：“统论爻画，而归重于彖辞，说《易》之法，莫备于此。”

不过，此节中所言《易》道“原始要终”、《易》理“其要无咎”之旨，于人事吉凶最为贴近。俞琰《周易集说》云：“人之为人，无咎最难。今既无咎矣，则不必问其利也，故其要在乎无咎也。”来知德《周易集注》云：“《易》之为书也，不过卦与爻而已。一卦分为六爻，六爻合为一卦。卦则举其始终以为体。爻之刚柔虽相杂而不一，然占者之决吉凶，惟观其所值之时、所值之物而已，虽相杂而实不杂也。《易》之为书盖如此。”

第三层，《易》道兼具三才，广大周备。

《周易》哲学所蕴含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在《系辞传》、《说卦传》中多次提及，而这里所论则尤见明确深刻——文中一语道明：“《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然后专述六爻位次的“三才”喻象，并论及六爻阴阳错杂而变动之理。俞琰《周易集说》曰：“《易》之为书，至广至大，天道、人道、地道靡所不有，是为悉备。道非二不立，故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爻画言之，三画有上中下之别，以象天、地、人三才；六画则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此所谓‘兼三才而两之，故六也’。六者何？即阴阳、刚柔、仁义是也。故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来知德《周易集注》曰：“三才之道，变动不居，故曰爻。爻也者，言乎其变，效天下之动者也。‘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夫一道也，为爻、为物、为文、为吉凶，而皆出于《易》，此其书所以广大悉备也。”

我们看到，这三节文字皆以“《易》之为书也”开头，揭示了《周易》之书的基本性质。这对于人们理解此书的重要作用，并进而

深入研讨这部“不可远离”的经典，显然是颇有益处的。

〔思考〕

“不可为典要”和“不可远离”是什么关系？它们不矛盾吗？

七

八卦喻旨和天地的子女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人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說卦傳》

〔原文〕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

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说卦传》

〔今译〕

乾，表示强健；坤，表示温顺；震，表示奋动；巽，表示潜入；坎，表示险陷；离，表示附着；艮，表示静止；兑，表示欣悦。

乾为马象，坤为牛象，震为龙象，巽为鸡象，坎为猪象，离为雉象，艮为狗象，兑为羊象。

乾为头象，坤为腹象，震为足象，巽为大腿象，坎为耳象，离为目象，艮为手象，兑为口象。

乾，是天的象征，所以称作父；坤，是地的象征，所以称作母。（父母阴阳相求，阳求合于阴得男而阴求合于阳得女，于是）震作为乾初次求合所得的男性，所以称为长男；巽作为坤初次求合所得的女性，所以称为长女。坎作为乾再次求合所得的男性，所以称为中男；离作为坤再次求合所得的女性，所以称为中女。艮作为乾第三次求合所得的男性，所以称为少男；兑作为坤第三次求合所得的女性，所以称为少女。

〔述评〕

八卦的喻象，是《周易》六十四卦象征体系的重要基础。研《易》者若不理解八卦的喻旨，则显然无法领会由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的象征哲理。

《说卦传》这四节文字，既指明八卦的基本象征意义，又列举了八卦的三种拟象体式。就其内容，略可分析如次：

一是，八卦的象征本旨。

《说卦传》用健、顺、动、入、陷、丽（附着）、止、说（悦）这八字，概括了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的内在意义，亦即八卦的象征旨趣。这是八种基本不变的意义。但为何限定于这八种含义呢？孔颖达《周易正义》释曰：“乾象天，天体运转不息，故为健也”；“坤象地，地顺承于天，故为顺也”；“震象雷，雷奋动万物，故为动也”；“巽象风，风无所不入，故为入也”；“坎象水，水处险陷，故为陷也”；“离象火，火必著于物，故为丽也”；“艮象山，山体静止，故为止也”；“兑象泽，泽润万物，故为说也”。

二是，八卦的拟象可以“远取诸物”。

文中第二节称八卦又可以分别拟取马、牛、龙、鸡、豕、雉、狗、羊为象，其寓意则不离“健”、“顺”等八义。朱熹《周易本义》云：此“略明‘远取诸物’也”。

三是，八卦的拟象可以“近取诸身”。

文中第三节称八卦又可以分别拟取人类身体的首、腹、足、股、耳、目、手、口这八个部位为象，其寓意也不离“健”、“顺”等八义。朱熹《周易本义》云：此“略明‘近取诸身’也”。

四是，八卦的拟象可以取“父母子女”为喻。

文中第四节称八卦的乾象天，犹如“父”；坤象地，犹如“母”；而其余六卦，则如天地父母所生的三男三女——此即前人所谓“乾坤六子”之义。其例以乾阳求合坤阴得男性，故一索、再索、三索得震长男、坎中男、艮少男；以坤阴求合乾阳得女性，故一索、再索、三索得巽长女、离中女、兑少女。阴阳卦之长幼，又见于主爻所居位序之先后，故震阳居初位（䷳）谓“长男”，坎阳居二位（䷜）谓“中男”，艮阳居三位（䷳）谓“少男”；巽阴居初位（䷸）谓“长女”，离阴居二位（䷝）谓“中女”，兑阴居三位（䷹）谓“少女”。朱熹曰：“男女指卦中一阴一阳之爻而言。”（《周易本义》）又曰：“乾求于坤，而得震、坎、艮；坤求于乾，而得巽、离、兑。一、二、三者，以其画之次序言也。”（《朱子语类》）

《周易》哲学的鲜明特点是“假象喻意”，全书六十四卦所拟取的物象集中体现于八卦的象征。《系辞传》反复申言“《易》者，象也”，《说卦传》通篇立足于阐说八卦取象，正是极力解明这种“象喻”体系。

《周易》的“象”，用今天的概念来表达，就是“象征”。而“象征”概念的内涵，可析为两端：一为形象，一为意义；象征形象是可变的，象征意义是不变的（如“狮子”、“老虎”并可象征勇敢，“狮”、“虎”可变，“勇敢”之义不变）。八卦的象征尽管复杂，大体上不离这一原则。文中所叙“健”、“顺”等八义，即是“乾”、“坤”八卦的基本不变的象征意义。由于义虽不变，象可博取，因之，八卦既以“天”、“地”等八种物质为最初象征形象，又广取他物为象；文中“马”、“牛”、“首”、“腹”、“父”、

“母”，皆可为乾、坤之象，便是一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曰：“触类可为其象，合意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所论至为精切。

显然，明确八卦的立名之义、取象之旨，是深入理解《周易》六十四卦象征哲学的一个重要前提。

〔思考〕

看到各个卦象这象那，谁都不免会问为什么。不要急着尝试回答，也不要急着去前人那里找答案，先想想看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它是否和一般的问题一样适合问“为什么”？

八

五彩缤纷的象征世界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夷，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莚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發，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輳，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贏，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闔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說卦傳》

〔原文〕

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旉，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莨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赢，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周易》卷九《说卦传》

〔今译〕

乾为天象，为圆环象，为君主象，为父象，为玉象，为金象，为寒象，为冰象，为大红颜色象，为良马象，为老马象，为瘦马象，为驳马象，为树木果实象。

坤为地象，为母象，为钱币流布之象，为锅釜象，为吝啬象，为平均象，为育子牛的母牛象，为大车象，为文彩章理象，为众多象，为柯柄象，对于地来说为黑色土壤之象。

震为雷象，为龙象，为青黄颜色交杂之象，为花朵象，为宽阔大路象，为长子象，为刚决躁动象，为青嫩幼竹象，为萑苇象；对于马来说为擅长鸣啸的马象，为左后足长有白毛的马象，为前两足腾举的马象，为额首斑白的马象；对于禾稼来说为顶着种子甲壳萌生之象；此卦发展至极则化为刚健之象；为草木繁育鲜明之象。

巽为树木象，为风象，为长女象，为笔直的准绳象，为工巧象，

为白色象，为细长象，为高象，为抉择进退之象，为迟疑不决之象，为气味象；对于人来说为头发稀少象，为额首宽广象，为眼白偏多者之象，为亲好于利而交易必获三倍利益者之象；此卦发展至极则化为急躁卦之象。

坎为水象，为沟洼渎泊象，为隐伏象，为矫輮屈曲象，为弯弓转轮象；对于人来说为频生忧虑象，为常患心病象，为耳内疾痛象；为鲜血卦之象，为红色象；对于马来说为脊背美丽的马象，为内心焦急的马象，为头部下垂的马象，为蹄频频踢地的马象，为艰难地拖曳着行走的马象；对于车辆来说为行驶多灾的车象；为贯通象，为月亮象，为盗贼象；对于树木来说为坚硬多生小刺之象。

离为火象，为太阳象，为闪电象，为中女象，为护身甲冑象，为戈矛兵器象；对于人来说为妇女大腹怀孕象；为干燥卦之象；为鳖象，为蟹象，为螺象，为龟象；对于树木来说为柯干中空而上部枯槁之象。

艮为山象，为斜径小路象，为小石象，为门阙象，为果蓏象，为闾人寺人象，为手指象，为狗象，为鼠象，为黑喙刚猛的禽鸟象；对于树木来说为坚硬多生节纽之象。

兑为泽象，为少女象，为巫师象，为口舌象，为毁灭摧折象，为附从于决断之象；对于地来说为土壤刚硬不生植物之象；为妾象，为羊象。

〔述评〕

这段文字，广泛援举八卦取象的例子，是《说卦传》的主体部分。

《说卦传》的命名之义，即表露了它的宗旨在于阐说《周易》的卦象，使人有章可寻，有径可觅。这里以八节文字，按“乾坤六子”的顺序，分别列举各卦之象。其中乾卦之象十四例，坤卦之象十二例，震卦之象十六例，巽卦之象十六例，坎卦之象二十例，离卦之象十四例，艮卦之象十一例，兑卦之象九例，共计一百一十二例。

在众多的例子中，最基本的象征是：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为木），坎为水，离为火（为日），艮为山，兑为泽。这是《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必用之象，故可视为八卦的本象。由“本象”扩展的卦象虽至为复杂，但其取义大体上皆不离乾健、坤顺、震动、巽入、坎陷、离丽（附着）、艮止、兑说（悦）这八种基本不变的象

征内涵。

在这里，我们至感惊讶的是：八卦的取象竟是如此的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以至于将之比作中国古代象征文化之渊薮也不为过分。若探究八卦取象纷繁复杂的原因，约可从两方面推测：其一，作《易》者为阐述哲理方便，广引物象，多方譬喻，故《系辞传》有“仰观”、“俯察”、“远取”、“近取”之说。其二，用《易》者为占筮推理的需要，扩展卦象，旁衍其说，故《说卦传》所列诸象或有未见于六十四卦经文者。当然，由于时代久远，以及前人不同角度的阐说，导致《易》象失传、失解者，颇有其例。这些都有待于今天的研《易》者进行认真辨析和深入探讨。朱熹曾说：“（《说卦》之象）其间多不可晓者，求之于经，亦不尽合也。”（《周易本义》）尚秉和先生曰：“诚哉其有不合。盖《说卦》乃自古相传之象，至《周易》愈演愈精，故经所用象，不尽与《说卦》同。”（《周易尚氏学》）

宋人林光世《水村易镜》说过：

古之君子，天地、日月、星辰、阴阳造化、鸟兽草木无所不知，不必读卦辞、爻辞，眼前皆自然之《易》也。世道衰微，《易》象几废，孔圣惧焉，于是作《大象》、《小象》，又作《系辞》，……令天下后世皆知此象自仰观俯察而得也。

水村所谓“古之君子”，殆指当时的治《易》大师，推想《周易》的卦象盛行之时人们对《易》象普遍熟知理解的程度。这种推想，似乎也可为我们展示出《说卦传》记载如此众多象例的某种历史原因。

《说卦传》既通过广举《易》象指明治《易》的一条重要途径，那么，它值得今天的学者继续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于——探索远古时代《易》象创立的背景、推衍的规律及其在解《易》、用《易》中的重要功用。这一研究，自然应当立足于对《周易》“以象为本”的特色的科学辨析，以利于揭示六十四卦特异的象征哲学体系。

《易》以象为本，故《说卦传》专言“卦象”以揭其纲。汉代学者说《易》，莫不重象，《九家易》逸象、虞翻逸象，又一再伸延其绪。至三国王弼提倡“得意忘象”说之后，象学虽渐衰微，但唐之李鼎祚、宋之朱震、元之吴澄、明之来知德，以及清儒之讲汉《易》者，无论其精粗深浅，皆能认识《易》象。近现代研究《易》象者，尤以尚秉和先生的贡献最为卓越。尚先生探象的特点，是以精研《周

《易》经传为本，进而深究《左传》、《国语》、《逸周书》，尤其是《易林》中由来久远为人忘忽的象例，发现了众多失传的《易》象，包括六十四卦的内外卦象、互象、对象、正反象、半象、大象等百二十余例的应用规律。他的发明多见于所著《焦氏易詁》、《焦氏易林注》、《左传国语易象释》、《周易尚氏学》诸书。于省吾称“先生对《易》象的贡献是空前的”（《周易尚氏学序》），实非虚美之辞。因此，今天的研《易》者如欲深入探讨《说卦传》的象例，或进而广泛研究先秦两汉以来各家《易》说，以新的科学方法总结出《周易》六十四卦的象征规律，则尚秉和先生的学说实是不可或缺的津梁。

〔思考〕

《说卦》只是一堆公式，回到卦爻辞去看一下，这些象是以什么方式嵌入的？

篇目索引

周易
◇
玄妙的天书

《乾》：3

《坤》：7

《蒙》：39

《讼》：43

《泰》：12

《否》：16

《同人》：47

《谦》：51

《蛊》：73

《剥》：20

《复》：24

《大过》：77

《咸》：55

《恒》：59

《家人》：63

《损》：81

《益》：85

《夬》：28

《姤》：33

《革》：89

《鼎》：93

《中孚》：67

《既济》：97

《未济》：101

《系辞上传》：107, 110, 113, 151, 155, 183, 187, 190, 193

《系辞下传》：118, 121, 126, 130, 161, 197, 200

《文言传》：140, 147

《说卦传》：134, 205, 209

《序卦传》：167, 171

《杂卦传》：176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周易 玄妙的天书

作者=张善文著

页数=215

SS号=12106690

出版日期=2008.7

前言

目录

出版说明

前言

第一章 易喻阴阳

- 一、刚强劲健的中国龙
- 二、柔顺的大地之母
- 三、走向通泰之路
- 四、摆脱否闭之境
- 五、善处“剥落”之道
- 六、揭示正道复兴的自然规律
- 七、君子制裁小人
- 八、追寻美好遇合

第二章 易明人事

- 一、辉煌的启蒙之光
- 二、化干戈为玉帛
- 三、憧憬大同世界
- 四、谦谦君子的风范
- 五、心灵世界的感通
- 六、坚不可摧的恒久之道
- 七、古老的治家准则
- 八、纯诚信实的人格

第三章 易长于变

- 一、治与乱的交转
- 二、物态的反常和变异
- 三、为道日损的真谛
- 四、在义与利的天平上
- 五、变革途径的开拓
- 六、推陈出新的气象
- 七、大功告成之后
- 八、没有句号的人生进取

第四章 作易渊源

- 一、观象与系辞的旨趣
- 二、观物取象的创作原则
- 三、太极与河图洛书
- 四、从八卦到六十四卦
- 五、伏羲开创的八卦文明
- 六、易为忧患之作
- 七、来自末世的希望之音
- 八、蓍草演出了性命之理

第五章 明易本旨

- 一、君子和巨龙的美德
- 二、温柔敦厚的品格趋向
- 三、天尊地卑的义理
- 四、从君子言行到慢藏冶容
- 五、殊途同归展开的象外之旨
- 六、前三十卦的排列理绪
- 七、后三十四卦的序次寓义
- 八、杂然错落的卦理韵律

第六章 治易途径

- 一、弥纶天地的阴阳之道
- 二、变化之理广配天地
- 三、圣人之道的展示
- 四、抽象与具象的交汇
- 五、洞明奥理的门户
- 六、一部不可远离的经典
- 七、八卦喻旨和天地的子女
- 八、五彩缤纷的象征世界

篇目索引